

大明穆宗庄皇帝宝训序

朕以冲昧未烛于理践祚之初即日考古帝王遗文故事讲而行之庶几高山在前仰止不远顾以旁搜于异代不若家庭授受之为真而实录所纪多附以臣下之奏牍又不若通求

圣谟明徵定保之为要此我

皇考穆宗庄皇帝宝训所为辑也钦惟

皇考躬神圣之资抚熙洽之运虽

在御甫及六年而

亲郊耕藉幸学讲武古帝王经世大法略已施行至于百姓虽已安业而蠲贷之诏屡下四夷虽已誓服而戒备之令尤严海内臣民固莫不忻戴而咏歌之矣惟是垂衣端拱雅尚恭默故精神性术之蕴不可悉得而窥然其言依古训动合图箴聪明涵于内照条理辨于物宜则如日月行天望而见者盖可因用而识体焉朕尝视膳宫中观大官所奏御日无加籩四方灾变来闻辄吁食靡宁威孚正于厥家法纪行乎至近左右凛凛谨守官籥无敢违越尺寸此其崇护国脉培养元气之道尤为切至外廷所不闻宜其敷之训辞播为声教彰明较著如斯也夫唐虞道在于典谟文武功存于雅颂彼其继世皆神明齐圣之主犹恐惧德之不类绎思褒序口为著龟矧予小子其敢师心自用以忝

先烈爰命儒臣彙括实录所载关切理道之要者得若干条厘为八卷藏之金匱使与典谟雅颂并传而因叙其景行之意云

万历二年七月十三日

大明穆宗庄皇帝宝训序终

大明穆宗庄皇帝宝训卷之一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圣孝

○隆庆元年正月戊午

上敕谕礼部曰朕惟自古明君谊主莫不称述其亲之功德荐之美溢垂诸无穷盖所以广仁而崇孝也我

皇考大行皇帝英姿天挺

圣学日新临御四十五年裁决庶政威权无一日不在于朝廷子惠群生意念无一时不存于海宇恩流如雨露令发如雷霆外清夷虏之氛内奠邦家之祚斯则成功巍然不可尚矣至于肇明典礼植万古之纲常屡布训词阐千圣之秘蹟制作大备声教四敷其文章焕然又莫或并焉朕方与天下臣民均切怙戴

昊天不吊

龙御上宾眷惟< 耳少 >冲嗣奉丕绪既仰承于佑启敢或后于显扬谨按彝规升荐

鸿号爰稽颂德之公论用昭传美之至情尔礼部其集文武群臣定拟尊谥择日恭上册宝钦哉

○己未敕谕礼部曰朕仰荷

皇天眷命遵奉

皇考遗诏嗣守丕基君临万国溯惟庆源所自我

生母荣淑康妃恩实大焉朕曩居外邸奉养之礼既莫罄于生前光扬之典又未崇于身后追思罔极痛切于衷夫孝在笃于所生爱必由于亲始今朕方以孝治天下而母恩未报大礼未举其何以表因心之谊立成教之本哉昔我

皇伯祖考孝宗皇帝上

生母淑妃尊谥曰

孝穆慈惠恭恪庄僖崇天承圣皇后祔葬

茂陵建

奉慈殿于大内岁时祀享万世称孝焉兹当如故事仰稽

懿德恭荐

鸿称举迁祔之上仪营祀享之专字尔礼部其会官详议来闻

○己卯

万寿圣节

上以

大行皇帝梓宫在殡哀痛倍切谕免百官朝贺

○壬午敕谕礼部曰

皇妣孝洁皇后

皇妣孝烈皇后昔

皇考虽已定有谥号而

尊称尚未备兹将届祔葬祔享之期尔礼部会官议拟并具合行礼仪来闻

○五月庚辰敕谕太师兼太子太师成国公朱希忠等曰兹者恭脩

皇考世宗肃皇帝实录已敕礼部采取事迹命尔希忠为监脩官大学士阶春芳朴以勤居正为总裁官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高仪等为副总裁官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姜金和等为纂脩官于隆庆元年六月初一日开馆朕惟我

皇考临御天下四十有五年功德巍巍如天之固未易以名言然其政令赏罚之施制作文章之盛言为典谟动成轨范其事布之天下其文具在有司可得而称述也兹命尔等稽古义例纂辑成编以启后人贻法万世其一时吏职之称否臣下之媿恶亦得附见以垂鉴戒尔等宜悉心综理夙夜勤事毋忽以致遗毋夸以失实毋偏以废公毋怠

以玩岁殫乃心力用亟成一代之令典以覲扬我

皇考之耿光称朕意焉钦哉

○隆庆四年九月辛卯掌吏部事大学士高拱等言近者审录重囚阅方士王金陶世恩陶放申世文刘文彬高守中等狱词不觉隐恻流涕曰

先帝受诬一何至此哉古之人君有殁于非命不得正而终者其名至为不美盖实有其事而不容掩故有以流传而取讥于后也以我

先帝是果不得正终实有其事否乎

先帝聪明睿智事无大小悉洞烛其微至于保爱

圣体尤极详慎即用太医院官一剂亦必有御札与辅臣□确实安肯不问可否轻服方士之药又安有既服受伤不以为言又复服之之理此自

陛下所明知也

先帝临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寿考令终盖自古所罕有者末年抱病经岁从容

上宾曾无暴遽此亦天下所共知也今乃曰金等妄进药物遂损

圣体比金等子杀父律谓

先帝是金等所害

皇天后土在上然耶否耶议事者乃假

先帝为词诬以不得正终其将谓

先帝为何如且

陛下以父子之间而明于

陛下前诬

先帝以不得正终其将谓

陛下为何如今罪招中明开

先帝为人所害是何事体每岁审录大廷之上明说

先帝为人所害是何语言凡在臣民皆不忍闻久怀痛愤九重高远此等情状何由得知臣如不言其谁为

陛下言者若不极明其事恐天下后世信以为真卒使

先帝抱不白之冤于天上留不美之名于人间则天地古今之变无有大于此者而

陛下亦何以为情也伏望敕下法司会同多官从公再讯务见的确实然后涣发纶音明其事于天下宣付史馆明其事于后世使皆知

先帝以正而终更无他说则不惟可以仰慰

先帝在天之灵而

陛下为

亲昭雪亦可以明父子之恩臣等为

君昭雪亦可以尽君臣之义万代瞻仰在此举也至于金等恶孽滔天自有当诛之

罪只宜以本等罪名诛之万死何足惜哉

上曰兹事情重大法司其会同多官讯实以闻于是刑部会府部大臣及锦衣卫科道官于承天门外鞫之尽反金等狱词言金等进药无事寔前所坐悉妄第他罪恶尚多不当轻纵请更下法司改传正律

上曰我

皇考神圣睿智荷

天笃祐寿考正终享国享年乃自古帝王所罕及者何尝轻用方药却乃委罪于人兹事既会鞫明白其宣付史馆纪录垂示万世金等既有别罪依拟更论具奏

圣学

○隆庆元年三月乙酉敕谕礼部曰朕惟讲学乃帝王进德图治之首务兹

山陵事毕经筵日讲宜即举行尔礼部择日具仪并合行事宜来闻

○四月癸巳命太师兼太子太师成国公朱希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徐阶知经筵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李春芳郭朴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高拱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陈以勤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张居正同知经筵事赐之敕曰朕惟帝王脩齐治平之道具在经史然必讲明之无疑庶几推行之有效肆我

祖宗

列圣法古帝王讲明正学经筵盛典世世举行朕以眇躬君临万国仰承丕绪恒思克荷之艰祇率旧章冀获多闻之益今将以四月二十二日御经筵命尔希忠尔喈知经筵事尔春芳尔朴尔拱尔以勤尔居直同知经筵事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赵贞吉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林树声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掌院事潘晟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殷士儋国子监祭酒林火口廉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吕调阳翰林院侍读吕昊王希烈脩撰诸大绶丁士美编脩孙铤张四维林士章陈栋充经筵官阶春芳朴拱以勤居正并晟士儋大绶四维日侍讲读夫君以脩德为要宜勤讲学明理之功臣以辅德为忠务尽责难陈善之实卿等其尚端志竭诚稽于古训启沃朕心凡经史所载理欲消长之端政治得失之故人才忠邪之辨统业兴替之由明白开陈毋有所隐务俾学缉熙于光明治允跻于隆盛上以副

皇天

祖宗眷托之重下以敷海宇黎庶熙皞之休而卿等引君当道辅成上德人臣之职斯无忝矣钦哉

谨天戒

○隆庆元年六月丙申

上谕辅臣曰连日霖雨不止有伤民间禾稼朕甚忧之其令户部查覆被灾地方以闻内外仍痛加脩省是日礼部议上脩省祈祷及停刑禁屠事宜

上曰内外百司其各务省愆脩职以副朕畏

天恤民至意祈祷自明日始各衙门官青衣角带及停刑禁屠俱五日诸司奉行不以实者该科劾奏

○丙午御史刘翮言北直隶武清县等处山东汶上县等处水灾异常漕河堤岸桥闸与民间庐舍田禾没者过半请下抚按臣查勘蠲赈脩理事宜即条上之以俟裁处

上曰暑雨为灾内外官其勉脩实政共图消弭因下其章于户工二部

○七月丁卯

上谕礼部曰秋霖不止重为民灾朕祇畏

天戒轸念时艰深用忧惕内外各官着各痛加脩省自十五日始青衣角带办事仍禁屠五日顺天府祈祷晴日止

○十二月丙申礼部言今岁四方奏报灾异特多请

上敬

天法祖勤学亲贤深以佚欲为戒

上曰

上天示异理宜脩省事关朕躬者自当加慎尔大小臣工其各秉忠君体国之心脩举职业消弭以尽交脩之义

○隆庆二年三月戊寅京师地震礼部尚书高仪等请令百官脩省青衣角带办事三日仍愿

上亲贤远佞勤政讲学以佚欲为深戒以励精为远图绌粉饰之弥文崇交脩之实政

上曰灾变非常委宜知儆事关朕躬者当自加慎尔等百司其痛加省勉尽职业毋□虚文

○十二月庚子礼部类奏是岁四方灾异比往年特多而山西天鸣地震男子化女及浙江水旱尤为异常宜痛加脩省

上曰

上天示警朕夙夜兢惕不敢怠荒尔内外臣工其务实心体国脩举职业共图消弭以仰承仁爱之意

○隆庆三年八月辛亥以是岁灾异频仍诏天下暂免刑

○十一月癸巳吏科给事中戴凤翔以京师雨水冰冻弭盗安民六事章下礼部因类奏灾异并覆凤翔< 硃-金 >请行内外诸臣痛加警省仍劝

上勤政事虚听纳以仰答

天戒

上曰然今岁灾变异常

上天示警朕心深切兢惕尔内外臣工务痛加儆省脩举实政共承

天意

端储教

○隆庆元年正月戊辰礼部请册立 东宫

上谕曰皇子年尚幼且先赐名徐议册立

○甲戌赐 皇子名

上亲告

奉先殿

大行皇帝几筵而命皇子以辞曰朕兹恭请命于

祖考赐尔名曰 夫钧者言圣王制驭天下犹制器者之转钧也其为义大矣尔其念之哉

○隆庆二年正月癸亥礼部尚书高仪等复上< 册 统-金 >请立东宫其略言自古明王图治忠臣□□莫不以建储为重所以定国本安人心也恭惟

皇上笃生元嗣已踰六龄主器得人臣民欢戴早建预养宜在此时臣伏睹宣德弘治中

皇子皆二龄而册立成化中

皇子六龄而册立具在国史今

皇子虽在冲年而旧典可据且奇表秀发睿质异常必册立之仪既行则教养之道可举惟

皇上早从众心择日册立实

宗社万年无强之休< 册 统-金 >入

上乃许之曰卿等请建皇储至于再三沥诚弥切陈义甚正特允所请其择日具仪以闻

○三月辛酉

上御皇极殿传制册立皇子 为皇太子命成国公朱希忠为正使持节太学士徐阶为副使捧册宝诣文华殿行礼册文曰盖闻万国之本属在元良主器之重归于长子朕恭膺

景命嗣抚丕图远惟古昔早建之文近考

祖宗相承之典爰遵

天序式正储闱咨尔元子 日表粹和天姿颀异诞祥虹渚凤彰出震之符毓德龙楼允协继离之望是用授尔宝册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于戏启克敬承是以识姒传之衍诵能基命是以卜姬祚之长尔尚式彼徽猷定乃幼志勤春夏秋冬之学用广聪明亲左右前后之贤豫端蒙养俾三善悉备百度惟贞益绵

宗社之洪休普慰华夷之仰戴斯予一人永有庆焉钦哉

○隆庆五年正月庚寅大学士李春芳等言

先朝故事

东宫未出阁时阁臣以朔望次日行谒见礼即今春和宜命臣等举行如例不惟臣等获遂仰瞻之私而

东宫殿下亦可闲习礼仪养成储德且今岁来朝官员咸愿一睹

睿容请于二月上旬之吉许臣等率诸臣于文华殿门朝见以慰天下臣民之心

上许之令以二月二日谒见

○隆庆六年二月庚戌以

东宫出阁讲学命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高仪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张四维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脩撰余有丁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编脩陈栋充侍班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马自强陶大临翰林院编脩陈经邦何洛文检讨沈鲤张秩充讲读官检讨沉渊许国充校书官制敕房办事大理寺左寺正马继文徐继申充侍书官先是大学士高拱等请选

东宫辅导官僚会同吏部推举

上曰东宫官宜加慎选不必备员于是拱等< 拱 铨 金 > 名以闻

上从之仍谕拱居正提调各官讲读

遵成宪

○隆庆元年六月丙申先是御史张橧言皇极等殿门宜悉复

圣祖旧额太监李芳言南北二郊当合祀

上俱下礼部会官详议至是上议曰

天子正朝之殿所以临御万邦其名义实至重我

皇祖缔造之初名以奉天盖用明王奉若天道之意

先帝因

天心示变革故鼎新之余更曰皇极盖取洪范皇建其有极之意为义并精所包皆广至于他殿阁名额先后虽殊意各有当夫

皇祖为创业垂统之圣君

先帝实中兴礼乐之英主凡有制作莫不仰顺

天心远稽古训皆非臣下所敢轻议但窃见我

皇上御极以来善继善述因革得宜凡事关典礼纲常安危治乱遗诏所载者俱次第厘正其遗诏所□□□□更张者则率循成宪不愆不忘盖厘正者所以新一时更化之宜而率循者所以存三年无改之义

圣明举措高出千古若殿门等额遗诏未载关系颇缓今使于

先帝山陵甫毕之后一旦举而尽更之窃恐

皇上纯孝之心有所未忍臣等以为宜遵旧名为当又言臣等谨按周礼言圜丘方丘之制甚详列载燎坛瘞坎礼乐象舞之数亦各有别则知天地分祭之说在成周已然

矣秦汉之初去古未远皆主分祭自是而后则分合靡常而议论不一然大抵主分祀者十之六七主合祀者十之二三程颐朱熹号称大儒一则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一则曰天下有二大事一是天地不当合祭则分合之当否概可见矣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一时廷臣斟酌考订建

圜丘于钟山之阳以冬至祀 天建

方丘于钟山之阴以夏至祀 地盖亦仿周礼而为之至洪武十年偶感阴雨始改合祀我

世祖皇帝应运中兴乃集廷议更定四郊如洪武初年之制当时诸臣亦多辩论

先帝折衷断自

圣心锐然举行然非

先帝作而为之实遵

圣祖初制也恭遇

皇上嗣登大宝遵奉遗诏凡一应郊社等礼下之廷议令参稽旧典斟酌改正中间如大享之礼祈谷之祭与天帝社稷之祭原不系

祖宗旧典及与古礼不协者俱已厘正惟此四郊二祀原为

圣祖成制臣等如旧请行荷

圣明允俞北郊之礼又以脩举若复轻议更改臣等未见其可窃以为当如初议

上曰殿门等名出自

皇考钦定

郊坛分祀亦

皇考复议

皇祖初制俱如旧遵行不必更改

○隆庆四年九月甲午诏复京营旧制自京营改六提督法令不一人人持意见择便利旬月不决兵科都给事中温纯言京营之弊其失在不择将而添将不增军而增官不讲训练而讲营制

陛下柰何以一辅臣故而用三大将以一勋臣故而用三侯伯又以三侯伯故而用三文臣假令北六人尽才且贤惟一心犹惧有十羊九牧之患况一分兵马輒起异同不惟文武不相能即文臣中亦自相矛盾矣千把总受参游令倏焉而副将之令至又倏焉而文提督之令至又倏焉而武提督之令至多指乱视多言乱听居常犹忌之以之临敌蔑不败矣各卫所官军杂置三营中即有公移则以一官往来六提督之门其费可知也且三营各二副将将各领兵五枝不可谓分乎分矣得其人则合之为三大营分之六副将又合之为一总督一协理盖俱用

先帝之制而诸副将之分属统领者又适当辅臣分制之议夫谁曰不可故臣等以为文武大统帅则莫如复

先帝制便其诸副将参游等官仍从近议分统

上是之乃罢六提督更推总督协理大臣如故

○十二月壬寅礼科右给事中戢汝止言宗室之请名封选婚宜改属巡按御史代
为具奏则可免王府需索之毙而婚礼不至愆期

上谓

祖制不可更报罢

听纳

○隆庆元年四月庚寅命建翔凤楼于宫中都给事中冯成能等言

皇上初御宇内

山陵甫毕正宜脩举政事以新天下之观瞻今他务未遑而亟于翔凤之作流闻四方
以为工作复起诏令之口信举动之不当从此始矣今四方多虞公私耗竭一毁一建
工费不赀昔文帝作露台惜百金之费而止翔凤之费不止百金而

陛下之仁优于文帝臣窃谓

圣心必有不妥于是举者惟

陛下重明诏恤民穷亟赐停止

上嘉纳其言遂罢之命以紫极殿等材收贮别用

○七月丙辰

上谕内阁曰朕即位以来赖卿等辅弼乃科道官不谙事体屡肆欺言卿等宜有以
处之于是工科都给事中冯成能上< 疏 铤-金 >极言

圣明之世不当以言为讳宜发德音明示天下使晓然知前日之谕乃一时有为之
言而非

皇上本意庶忠言日闻无壅蔽之患

上报曰听谏朕之素心若所言当理无不嘉纳昨谕乃谓妄言失实者此后尔等进
言各宜审择以称朕意

○八月戊申

上谕内阁欲亲诣

天寿山行秋祭礼大学士徐阶等上< 疏 铤-金 >言

皇上重

祖宗弓剑之藏切岁时霜露之感欲躬脩

陵祭此乃

圣孝所发视他游幸不同但

天子之孝以保安

社稷为大故

累朝旧制发引之送止于午门而祭祀之礼惟

太庙亲奉其

山陵皆止遣官即在常时尚未轻出凡以重

社稷也乃今东西二虏旦夕窥伺蓟辽宣大警报屡闻此何时耶

皇上顾欲冒危而往万一至彼稍有震惊于时悔之亦复何及此不独臣等及诸臣民不愿

皇上有此举动窃惟

祖宗在天之灵爱护

圣躬记念

社稷尤不乐

皇上有此行也乞深留

圣恩特赐停止

上初不允令如前旨传行于是阶等三上< 臣 疏 金 >极言

天寿山之后即黄花镇黄花镇之外即虏地今虏既结聚万一猝入何以御之适据边将报称东虏土蛮等欲犯喜峰口西虏把都儿等欲犯古北口此系岂轻小者

皇上熟计之毋以万乘之重轻试于危险

上悟乃止命以事宁之日奏行

○九月丙辰兵科都给事中欧阳一敬等巡视京营给事中孙枝御史韩君恩等各上< 臣 疏 金 >言内臣不当坐营且团营裁革已久亦无可坐乞追寝前命

上以示辅臣徐阶等言

太祖时原无团营团营之设起于景泰年间至嘉靖二十九年已经

先帝裁革特以大明会典脩于正德中未及明载今内臣委无团营可坐事体有碍施行言官所言无非仰望

皇上远遵

太祖之初制近守

先帝之定制以应俯从

上不悦因诘阶等何故不奉诏令且以意对阶等对言

皇上有旨臣等岂敢不遵但团营先于嘉靖二十九年

先帝因虏贼入犯惩戒戎务之废弛考

太祖之初制将团营裁革内臣取回数年以来事权稍得归一操练渐觉有效良法美意诚万世所当遵行者也今命内臣坐营若据见在之制则已无营可坐若必欲用内臣则湏将

先帝定制尽行更变不惟臣等不敢窃惟

圣心亦有所未安者且团营始于景泰革于

先帝臣等下情实愿

皇上惟以

先帝为法是以昨蒙发下科道之<䷆ 铨-金 >輒有陈奏无他意也

上纳其言遂命罢之

○十二月乙酉尚衣监太监高相等奏以物料不充乞如嘉靖十七年例增额召买工部执议今诏书方务节省而相等首开糜费之端不宜听许得旨如部议

○壬寅沧州盐山县丞王邦直应诏陈十事一减赋役以招流移二实仓廩以备□荒三戒有司以去奢僭四清驿递以革冒滥五禁势豪以除暴横六正仕途以塞奔兢七重功绩以明考课八慎作养以剔繁冗九严简练以脩武备十振纪纲以励风俗

上曰此奏多切时毙该部看议以闻勿以官卑废言

○隆庆二年正月戊午孟春时享

太庙先是

上已命成国公朱希忠代行礼官请

上亲祭不允于是大学士徐阶等<䷆ 铨-金 >言祭祀者国家之大礼春祭者四时之首禋在

皇上必躬奉裸将而后为孝为敬在

祖宗列圣亦必得

皇上之躬亲对越而后来格来歆故孔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自非有甚不得已之事未有可以遣官代行者易曰<䷆ 卅衣十 >亨王假有庙言<䷆ 卅衣十 >聚精神总摄众志之道莫大乎宗庙也仰惟

皇上当万国来王之初朝觐官吏会试举人四夷朝使咸集阙下正宜致谨

庙享以<䷆ 卅衣十 >合天下之心而乃无故遣代恐非所谓<䷆ 卅衣十 >之道也且自宫至庙其路不远奠献有数其礼不繁

皇上躬一奉行劳亦不甚夫以宗庙大礼虽劳且不当避况非甚劳者乎臣等谨披沥上请惟

圣明鉴允仍亲诣

太庙行礼

上乃从之

○四月壬午先是

上令内承运库太监崔敏以户部银六万两买金一万两进用户部尚书马森等言皇上知太仓之积不足以供边饷故出内库银买金甚盛心也第黄金产自云南所出有限岁额不过二千尚多逋者至于□人尤难责办

先帝时曾买金二千日积月累仅能足数不能足色寻诏停止以此金暂贮太仓今欲于数日之内即满一万之数臣等知其不能请先进见贮太仓者督云南布政司亟进年例以供

上用又

祖宗时御札皆司礼监传之阁臣转示各部院无司礼监径传者更望

陛下率由旧章以示崇重命令之意得旨银两且不必发取见在金进用

○丙申诏脩理禁门城楼及< 司礼监 毓-金 >浚御河工科给事刘继文言今财力诎乏边务方殷不宜兴不急之务以滋劳扰工部亦以为言

上乃命工部会同内官监酌量缓急次第脩理

○隆庆四年三月甲申尚衣监崔敏传旨令南京加造段疋数至十余万工科都给事中龙光执奏今江南各处大水道殫相望即岁办犹恐不前若复重以额外加扰民何以堪于是工部覆言加徵不如趣正供之为易新派不如责旧逋之为速宜命所司亟查原造之数立限催徵庶公用不乏民困亦纾

上然之乃诏于加派数中惟供御用者别造三分之一其他悉以准岁造之额

○六月丙寅命工部建光泰殿祥瑞阁于长信门南工科给事中龙光上< 司礼监 毓-金 >谏不纳工部尚书朱衡等复言帝道宜静不宜动今隆道英明等阁工役甫竣

皇上正宜凝神渊默导迎和气若再兴大役非惟禁地不安亦恐财力有限臣等菟菟之见不敢不尽其愚

上遽命止之

节俭

○隆庆元年四月丙午礼部覆户科左给事中何起鸣言往时西番进狮光禄寺日饲一羊损上供之费以□□用又南京进鲜马快船承天府增进香米等物扰害地方俱当诏罢太常寺岁用牲三千有余例以行户上纳价未及领而上纳之费已数倍当令科道官会同该寺给散牲价及稽察奸毙得旨进鲜船骚扰及太常寺一切宿毙如议禁革承天府香米等物及外夷珍禽异兽即行停止不许进献

○五月庚午诏罢宝坻县等处采取鱼鲜自今荐新上供但令光禄寺备办毋得奏遣内臣著为令

○七月丙寅光禄寺少卿李键条陈议处供应十事一传帖用印信以防奸欺一申明宴享规制一服制未及大祥乞罢张饮设乐一宝坻县鱼鲜每年止办一次荐新一清理器皿一查革冒支工食一畜饲狮羊糜费无益宜停止一革回内差常数之外隶籍本寺者一夷人朝贡事毕趣令出境一库银见存不及二十万乞加意撙节下礼部覆议皆如其言得旨狮子除已贡者今后勿令再进寿羊除隆庆元年以前尽数发出余悉依拟

○十二月戊戌

上谕户部查内库太仓粮银出入数尚书马森奏太仓见存银一百三十五万四千六百五十二两岁支官军俸粮之需该银一百三十五万有奇边饷二百三十六万有奇补发年例一百八十二万有奇通计所出湏得银五百五十三万有奇以今数抵筭仅足三月京仓见存粮六百七十八万三千一百五十一石岁支官军月粮二百六十二万一

千五百余石遇闰又加二十二万余石以今岁筭抵仅足二年有余时势至此万一有不虞灾变供费浩烦计将安出臣愚以为生财未若节财多取不如俭用恭惟

皇上登极首诏锐情节省止土木之工罢珍宝之市捐无益之费捐不急之官其一念节俭天下固已喁喁然歌咏盛德兹复稽帑藏出入大数忧深虑远之心更出寻常万万臣切以为

皇上兴念及此国家之福也然书有之曰慎乃俭德惟怀永图夫俭美德也慎之诚是也而必曰惟怀永图盖惧夫俭德之不终也伏愿上计国储之匱乏下恤民生之艰难视银数之少若此则百金之费必思所以惜之视粮数之少若此则九年之蓄必思何以致之持守此心终始不变由朝廷以及百官由百官以及万民共成恭俭之化渐致殷富之盛则一切权宜摻括可以勿行而

皇上忧国爱民之心亦当少慰<䷗ ䷑ ䷑ 金 >入

上手诏曰帑藏之积何乃缺乏至此朕于一切用度十分省减正供之外未尝妄费分毫尔等尚当悉心措处以济国用

○隆庆二年三月丙寅御用监奏合用金箔漆朱等料□减定数目请行工部办送本监工部以漆朱等料皆□例所未有宜以嘉靖初年为则其金箔等如数处办自今各监局物料仍如节年事例不得加增

上从部议

<䷗ 宀 十 见 >仁

隆庆元年八月辛卯南京刑工二部以徒犯钱金等援登极恩诏乞赦各持论不合移刑部议刑部侍郎樊深等议言臣谨按大明令凡徒犯以主配所者例不许放还祇因市板讹谬流传不一故工部执以为可许刑部执以为不可许以法言之则刑部当是无可疑者第徒流著役之人虽律令俱称不宥然以臣所闻大明律内一款又有赦书临时定罪名特免之文则是国家立法之意凡遇霈恩若止是传旨肆赦不别定罪名者则当拘常赦不原之律其余自当别论今

皇上登极覃恩既不止于传旨肆赦而临时所定又各条有罪名岂可以常赦所限而拘之乎且诏书所云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者罪无大小咸赦除之徒流著配之人独非已结正者乎臣惟国家赦宥有法所以立万世之经使人难犯登极有赦所以溥旷荡之恩使人自新今遵行明诏而又胶柱乎律令奉扬殊典而又掣肘于常法宜乎其执滞不通也况上稽洪武近及嘉靖年间赦书往往于此辈有开释者亦未闻谓其与律令背驰且徒流之罪例许拆赎此辈独以无力故就胥靡今伪印发冢诸死罪不应拆赎者既蒙<䷗ 宀 十 见 >宥而此辈独以已至配所反不得一沾殊恩恐非所以昭我

皇上乐与天下更始之意第事不归一故人持两端伏乞明示德音布告中外使奉法之吏有所依守<䷗ ䷑ ䷑ 金 >上

上曰登极覃恩与常不同徒流人已至配所者特许放还

○隆庆三年正月壬申云南道试监察御史詹仰庇巡视皇城遇医官自禁中出言皇后迁于别宫寝疾危困仰庇上〈附 疏-金〉曰臣闻天子之有后所以分理阴教正位六宫之首故宫闈之教修而后阴阳之理顺今

皇后殿下乃

先帝所择以配

陛下以为

宗庙

社稷之主四方家人之则者也臣昨闻道路流言

皇后移居别宫已近一年又有言睿体抑郁成疾

皇上略不省问者有如一且不可讳是上累

圣德而貽天下万世之议臣寔痛之入朝之际尝窃问大小臣工亦无不忧懣泣下者而事涉宫禁不敢明言臣谓人臣之义知而不言当死言而犯忌讳亦当死臣今日固决死然愿

陛下一听臣言复

皇后于中宫时加卞 □尉问则臣死贤于生

上曰后侍朕多年无子近且病乃移居别宫冀稍安适却疾耳尔不晓宫中事多言姑不究初仰庇〈附 疏-金〉上众谓祸且不测仰庇亦自分重谴及命下中外闻者翕然称

圣德焉

正典礼

○隆庆元年正月丙寅礼部遵诏会议郊社诸典礼及祔葬祔享之制一郊社之礼臣等谨议天地分祀昉于周礼圜丘方丘之文自汉以来历代分合不常诸儒议论不一我

太祖定鼎之初与一时儒臣斟酌考订首建分祀之礼其后因感斋居阴雨始改合祀至我

皇考大行皇帝仍建四郊如洪武初年之制盖

太祖始分而后合

皇考改合而后分然

皇考之更制即

太祖之初制也今分祀以久似难纷更宜照例

南北二部于冬夏至日恭请

圣驾亲诣致祭仍奉

太祖高皇帝配其东郊以甲丙戊庚壬年西郊以丑辰未戌年圣驾

圣驾亲祭余岁遣官代行其太岁仍于岁暮孟春遣官专祭至如天神地祇已从祀

南北郊其仲秋神祇坛之祀不宜复举一祈穀之礼臣等谨议礼称元日祈穀于上帝具详亦不可考我国家先农之祭盖即祈穀之遗意自

皇考俯纳言官之请肇举此典夫既祭先农复云祈穀二祀并行于仲春不无烦数且玄极宝殿当禁严之地而使百官陪祀宵分出入事体深有未安臣等窃以为宜罢祈穀之礼止于先农坛行事为当恭遇

圣主登极则亲祀先农并行耕藉礼其余每岁仲春仍遣顺天府官代行庶合祖宗旧典一大享之礼臣等谨议明堂大享虽称古制而制度之详亦不可考见皇考肇举此祀无非追崇

睿宗以昭

严父配

天之孝但自

皇考视

睿宗则

睿宗为

严父自

皇上视

睿宗则

睿宗为

皇祖若以今日仍奉

睿宗配

帝以于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义不甚相协恐非所以妥

睿宗之灵而安

皇考之心也故臣等以为大享之礼可罢一社稷之礼臣等谨议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名曰

太社

太稷而帝社稷之名则自古及

祖宗朝皆无之国初

太社稷之建悉遵古礼而

皇考仍以勾龙后稷配寔合

太祖初制无容别议至于

帝社稷之祭不无嫌于烦数臣等窃以为正宜照旧奉

太社

太稷之祭其

帝社

帝稷宜罢勿举一
陵葬
庙祔之礼臣等谨议我国家自
宣宗以前
陵寝合葬皆止一后至
裕陵则二后同祔葬
茂陵则三后同祔葬若
太庙祔享则惟一帝一后又后惟元配始得升祔恭惟
孝洁皇后为
皇考大行皇帝元配礼应合葬
永陵祔享
太庙先年
神主回京时本部曾请祔享以其时未有本室暂祔
奉慈殿侧以俟
孝烈皇后虽曾正位中宫然非元配今先已祔
庙又奉
孝洁皇后同祔则二后并配非
祖宗旧制若因
孝烈皇后先祔而遂使
孝洁皇后不得升祔则舍元配而祔继配亦非
祖宗旧制况
孝洁皇后宜祔之礼
皇考先年已有钦依近日复有遗命臣等窃以为
皇考大行皇帝升祔
太庙之时宜请
孝洁皇后祔享而移奉
孝烈皇后于别所仍于
大行皇帝发引之先迁奉
孝洁皇后梓宫于
永陵与
圣母梓宫同日祔葬
孝烈皇后既以祔葬似当以次列祔其
孝洁皇后
孝烈皇后尊谥乞敕臣等撰拟议文奏进荐上册宝庶几名分正而典礼全矣

上曰礼官既会议允当其如议行之

○二月甲辰先是礼部言国朝

庙制一后配

帝其礼甚严如先年

孝肃皇太后

孝穆太皇太后

孝惠太皇太后神主皆祀于

奉慈殿近年乃迁奉各

均祀于别所令

孝烈皇后改题神主宜敕所司于太内别建殿宇奉安以副

皇上一体孝事之意

上命会官定议以闻至是上议言

列后奉祀别所例有二端非祀于大内之别殿则祀于

陵寝然内殿之祀似近而专

陵寝之祀稍疏而远今

孝烈皇后以

先帝祀之则位非元配

太庙祔享之礼固当迁改以

皇上视之则分为

母后近方祇奉尊称若使迁于

陵寝则于

皇上追崇之孝臣民瞻戴之情均有未安臣等反复详议惟大内别殿之祀为当

＜臣 毓-金 > 入得旨俱如议行遂以景云殿奉

孝烈皇后专祀

○乙巳礼部言

睿宗献皇帝

慈孝献皇后既升祔

太庙奉祀内殿凡行礼之日已与

列圣同临鉴享而复有玉芝宫诸祭祀似为烦数请悉罢之止存日供之膳

上谓玉芝祀典出自

皇考孝思复命详议以闻于是尚书仪等复言我朝

宗庙之常礼如每年四孟及岁暮大袷则止行于

太庙大小节辰及

列圣考妣忌辰则止行于内殿未尝有并祭者国有大事或告于

太庙或告于内殿亦未尝有并告者今于玉芝宫则无所不祭无所不告是列圣皆一祭一告而于睿宗则两祭两告也其在

先帝行之则以为豊于祔庙未为不可今

睿宗于

皇上为

皇祖凡事必两祭两告则远而

列圣近而

先帝

皇上将何以处之此所谓礼之难行难继者也至于日供之膳则有可言者谨考南

京

奉先殿原奉

太祖以上

列祖神位于中迨北京

奉先殿成南京

奉先殿各祭俱罢而供膳至今不辍盖以奉安神位之所而特存有举莫废之义也

今玉芝宫既为

睿宗原庙近又设有

二圣神位故臣等以为日供之膳宜加旧奉设而悉罢其四时享裕及节序忌辰并

有事奉告之祭庶国家之典礼

先帝之孝思可以两全

上从其议

○四月甲辰始命夏至祭

方泽以卯时行礼先是冬至祀

天孟秋享

太庙春秋祭

社稷先师孔子历代帝王俱用子时祭朝日坛以卯时祭夕月坛以西时孟春孟夏

孟冬时享及裕享

太庙俱午时夏至祀

地时未有定至是太常寺以请遂定于卯时

崇道术

○隆庆元年八月癸未朔

驾幸太学行释奠礼于先师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徐阶少

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李春芳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陈

以勤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张居正袭封衍圣公孔尚贤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杨博兵部尚书郭乾吏部左侍郎兼学士掌詹事府赵贞吉分奠四配十哲两庑礼部侍郎潘晟致奠启圣祠毕

上御彝伦堂命文武三品以上及翰林学士坐赐茶授祭酒司业经坐讲上宣谕师生曰取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尔师生其勉之

○乙酉敕谕国子监师生曰朕以< 耳少 >躬纘承洪绪总亿兆君师之责深惟古昔帝王临御天下莫不建学立师宣明教术育贤善世以底休平朕甚慕之思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爰循旧典纪元之初躬亲太学祇谒先师孔子因进尔师生讲角羊经义厥礼告成尔师生其曷以称塞朕意夫学校之设以明人伦也五伦之道根于性命之自然而推极其用则化成天下恒必由之六经垂宪炳如日星所以发挥斯道者甚备会其旨要身体而力行之以措诸事业非今日教学之所急与朕方立极绥猷为天下先尔等夙夜祇懋相与讲求经术之微惇叙彝伦之大期于体立用广以成化于今上追古雍熙太和之盛无令唐虞三代得专其美不亦善乎若乃徒事辞章离经畔道率忘其性命之实而靡适于世用非所望于尔师生者也钦哉

○隆庆五年九月戊辰先是六科给事中韩楫等十三道御史马三乐等交章请以故礼部侍郎薛瑄从祀下礼部会廷臣禘议至是上议曰臣等谨按瑄山西河津县人方幼年一见濂洛诸书即叹曰此道学正脉也遂弃去词赋专心于是其学以复性为的以居敬穷理为功以反躬践履为实潜心体玩至老弥精充养之纯超然自得此其学问之大原也平生言动举止悉合于矩辞受取与一揆诸义居家则孝友无间与人则乐易可亲中正足以矫枉律遍刚直足以廉顽立懦此其行履之大略也所著有读书录有河汾集虽不专以述作为事而只字片言皆可师法微词粵议悉合圣谟至今学者莫不尊信而诵习之此其著述之大旨也至于立朝行己之际不拆节于权门不谢恩于私室不屈于贵近不慑志于临刑荣辱不以关其心死生无以易其操此其树立之大节也故一时信从者有河东夫子之称一代真儒之许至今无异议焉间有疑其著述之寡者不知学贵心得道在躬行矧瑄所著书且十余万言不为不多又有言宋时罗从彦李侗诸儒尚未遍祀瑄不应独祀者不知从彦等皆讲求圣学于大明之日而瑄乃兴起于既绝之后课其难易功实倍之惟

陛下博采人言俯垂临决早赐施行其于世教士风非小补也< 足 毓-金 >入上曰瑄公论既定其准从祀

重选举

○隆庆元年七月甲子礼科给事中何起鸣奏申饬科场事宜一曰重怀挟之罪一曰革传递之奸一曰慎同考之选一曰正谄谀之风一曰预监临之差一曰严诬骗之罚得旨怀挟传递诸弊依疑枷号重处今后科场搜检不严关防不密责在外帘举动不慎校阅不公责在内帘礼部并都察院分别参奏余悉如议行

○甲戌遣御史凌儒陈联芳监顺天乡试

上以科场事重近年毙多谕儒等悉心综理严加禁革以副朝廷求才之意先是两京监试御史皆临期方遣礼部以为仓卒之际不便防奸故是岁遣官特早去

○隆庆二年正月壬申河南道御史王好问条陈科场四毙一号舍二怀挟三代替四透漏俱宜严法关防礼部覆奏

上曰奸毙不祛何以得真才监试御史其尽心严察不得_三六十见>纵

○二月壬寅礼部覆提学御史周弘祖奏正士风五事一广恩贡以实国学二申卧碑事例以整浇风三久任教职以收成效四责成有司以惩玩愒五试题湏善恶并陈以革剽窃之习

上曰开贡本为求才各提学官其严选毋滥廷试之日发回三名以上者提学官以不职论降一级

睦宗亲

○隆庆元年正月戊辰复郑王厚烷爵管理国事如旧仍岁加禄米一百石释鄢凌王府镇国中尉勤熨及其子朝_三土冒>归本府有司存恤先嘉靖间厚烷以建言时政忤旨盟津王长子祐榿因构之王遂夺爵勤熨朝_三土冒>亦以赴阙言事俱发高墙禁锢至是礼部奉诏书请_三六十见>释优处故有是命

○七月乙丑宗人府掌府事驸马都尉邬景和_三足 毓-金 >辞岁禄一百石

上答曰禄赐乃朝廷待臣常典景和但尽心供职以图报称不必辞免

○隆庆二年五月戊辰肃定王妃吴氏奏以孙肃怀王无嗣请令定王侄管府事辅国将军缙_三火贵>承袭王爵仍赐给丁土以供祭膳礼部覆言宗藩封爵莫重于亲王往者缙_三火贵>请封

先帝宸断谓越世无相继之理成命昭然孰敢违越宜令缙_三火贵>安分守职毋得輒假王妃名再三渎请

上曰

皇考宸断伦理明正缙_三火贵>不准继袭但将该府卫所等悉一切裁革同于犯罪国除恐非

先帝意且惇睦之道不如此其再议以请于是礼部又言缙_三火贵>既为将军则与亲王统体自别卫所所以卫亲王也不容僭踰肃王及世子金宝非将军所宜用自当奏缴或量摘卫以资耕牧土田之用而王妃所受金册容其身终奏缴则朝廷惇睦之仁裁制之义庶几两尽从之

礼大臣

○隆庆二年二月丙戌大学士徐阶以历俸再满九年自陈不职

上曰卿辅佐

先帝久著忠诚翊戴朕躬勋猷益茂兹九年再满朕心嘉悦其赞理如故吏部议拟

应得恩典以闻阶仍上<〇〇〇 毓-金 >求去辞免加恩

上曰卿先朝耆硕才德兼隆经国筹边功在社稷朕已命所司议拟重加恩贲用示眷酬何乃复上<〇〇〇 毓-金 >求去其遵前旨即出赞理以副朕怀不允辞是日吏部拟上恩典得旨辅臣阶〇伯爵俸荫一子锦衣卫正千户子太常寺少卿璠升本寺卿仍掌尚宝司事赐敕奖谕宴礼以示朕眷礼至意

〇七月丙寅大学士徐阶再上<〇〇〇 毓-金 >乞休益力

上察其诚恳乃许之特命驰驿遣行人护送以归有司岁给人夫八名月给禄米六石仍赐阶敕谕曰卿自弱冠及第珥笔词林博学宏才蔚有令望既服官中外劳绩弘多乃受

先帝眷知擢居纶阁平章大政悉裕乃猷虽遭际时艰善藏其用已而专司揆席独运钧衡黜伏庸回邦家以之宁谧屏除贪墨朝著因而肃清迨

先帝升遐朕嗣大历服卿乃扬宣遗命与四海以更新翊卫朕躬听百官之总已用光始政不替初忱凡论道经邦以安内攘外莫不惮竭心力曲尽纤微俾予一人垂拱之休皆十八载励相之力方切毗倚共致昇平而屡托微疴力求避位举朝有免留之

<〇〇〇 毓-金 >在卿坚肥遁之情朕非不欲属任老成而又不忍烦以机务特赐俞允因锡玺书命乘传以言归遣使臣而戒道仍岁给舆隶八名月给官廩六石以示朕优眷之意于戏仲淹秉政清朝心怀天下之忧乐裴度投闲绿野身系国家之重轻卿于二臣后先一致其尚强加餐食葆固精神暂寻洛社之盟行俟东山之召卿其勉承之哉时大学士李春芳陈以勤张居正皆以阶内阁首臣谏达政体力劝

上留阶

上谓阶年高且求退再三故卒从所请而宴乐锡予之隆一如扬廷和故事称优备云

〇隆庆四年七月戊子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陈以勤四<〇〇〇 毓-金 >乞致仕

上察其诚恳优诏许之仍加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致仕给驿遣官护行有司月给米六石岁给人夫八名复赐敕奖谕敕曰卿以博学宏才冲怀雅度早登侍从茂著声华乃简自

先皇侍朕藩邸启沃岁久裨益弘多暨朕嗣宅丕基眷维旧学擢居纶阁俾赞枢机卿乃同寅协恭殫心毕力嘉谋入告常先天下之忧正色立朝深得大臣之体诸所匡弼具见忠勤朕方切倚毗共图至理而固陈微疾屡乞优闲慰谕再三<〇〇〇 毓-金 >请尤力重违雅志特用俞允兹加卿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余官如故仍赐驰传遣官护行有司岁给舆隶八人月给官廩六石以称朕优眷至意于戏<〇〇〇 毓-金 >广乞归田里竟全师传之高司马退居洛阳犹负相臣之望卿之终始无愧古人其慎药加餐颐神益寿为国家完柱石为乡邦垂典刑暂投绿野之闲俟伫蒲轮之召卿尚勉承之哉

○八月甲子致仕户部尚书方钝以册立

东宫恩例存问具< 〇〇〇 钝-金 >陈谢

上谓覃恩诏下已久所在有司延缓至是始举行命夺岳州府知府李时渐俸三月

○隆庆五年五月戊寅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李春芳致仕春芳乞休< 〇〇〇 钝-金 >凡五上

上察其诚恳乃许之优诏褒美特赐驰驿遣行人曹铎护行有命有司月给米六石岁给人夫八名仍赐敕奖谕曰卿以诚心笃行渊学宏才蚤擢廷魁致身侍从雅望久孚于士论芳声丕振于词林遂受简

先帝荐登纶阁夙夜秉在公之节谏猷阐入告之勤迨朕嗣服之初尤切倚毗之重眷惟耆德晋首台垣卿乃志切协恭诚体存国不动声色量休休而有容矢竭股肱心翼翼而匪懈启沃之忱弥笃忠实之念弗渝朕方赖平章共图治理顷以亲老微疾累< 〇〇〇 钝-金 >乞闲慰谕虽频情词益恳特从所请用遂雅怀兹赐卿驰传遣官护行有司岁给舆隶八人月馈官廩六石以副朕优养辅臣至意于戏由状元为执政冯京不愧乎科名以宰相而养亲王溥见荣于当世古称盛事今乃兼之卿其勉加飧食调护精神展致乐于家庭发英华于著述俾国人皆有所矜式而天下系以为重轻岂惟卿垂无疆之闻而国家亦永有光哉

抑近习

○隆庆元年三月辛酉提督上林苑太监李芳奏本监官属内自金书而下外自左右监丞而下各有本等俸级其跟办皂隶冠帽习仪等项银两系近年增派宜悉裁著为定例得旨宿弊俱严行禁革

○六月戊戌礼科左给事中王治等奏上清查内府各监局库布绢线绒香蜡之数请如诏令举行因效奏掌供用库内官翟廷玉掌丁字库内官马尹等乾没之罪

上报可仍以廷玉尹属司礼监治罪

○七月壬申巡按湖广御史陈省效太和山守备太监吕祥罪七乞徵祥还并罢守备官兵部言内臣有事太和山始于成化初然用以提督道流于地方无与也宜如省言罢之便

上是之诏革分守徵祥还已而司礼监举御马监右监丞刘进代祥

上仍命提督分守湖广行都司等处都给事中欧阳一敬< 〇〇〇 钝-金 >言臣访知刘进者本刘俊尝守

显陵诛求万状

肃皇帝下之狱已充

孝陵卫净军今逃藉易名复得进用代祥此退饱虎得饥虎也

上悟遽命罢进革分守问司礼监孰可代进者于是内官监左监丞柳朝自司礼监典簿得推用仍兼分守兵部尚书郭乾曰臣惟人君之尊如天如令四时也故传曰令重

恩等十人及都给事中李己原未定有罪名今收系已久仅存余息而朝审之时又不得与既不在矜疑之列又无复再问之条如终瘦死狱中非所以昭

朝廷正法之义治

皇上好生之仁也乞将恩等分别情罪轻重行罚宥己枉直放归田里得旨已释为民恩等系狱如故法司意恩等有内援欲借以脱己及己独释众翕然谓有援矣

持大体

○隆庆二年正月戊辰陕西按察司副使姜子羔言入覲官各有道里费及馈遗私贲宜令进献羨余以佐国计布政司官银三百两按察司官二百苑马行太仆二寺官一百运司及府正堂官二百五十佐贰官一百州县正官二百佐贰官五十首领及边远者量进

上曰进献非事体朝廷亦不藉足用不许

○九月癸丑户部覆南京户部尚书刘体乾条奏四事一分派仓分水次以均劳逸一议处脚价工食以止科索一减耗米一责运官

上曰兹所议俱准行今后各衙门琐屑诸务可径行者不必一一渎奏

○隆庆四年七月己巳掌吏部事大学士高拱言近来章奏日趋浮泛铺缀连牒徒烦

圣览且言多意晦绪理难寻翻可窜匿事端口调假饰人臣奏对之礼不当如此请严加禁约令内外诸司凡有章奏务在直陈其事意尽而止不得仍前铺缀违者听该部科官参治庶存恭肃之体且还简寔之风

上答曰卿言良是近来章奏信多繁辞且语涉肆慢甚非人臣奏对之体所司其通行严禁违者部院及科臣劾治之

○隆庆五年十一月丁卯巡抚云南都御史曹三暘上言革任黔国公沐朝弼怙恶不悛虐害地方人心危惧请因其乞假葬母留之南京不遣以杜后患兵部覆朝弼事已前决今因其自至而留之非所以明国威昭大信也

上以为然令遵前旨还镇闲住戒以痛自省改不得生事虐民

慎恩泽

○隆庆二年四月辛巳户部覆御史王廷瞻言勋戚庄田请乞大滥或本宗已绝为异姓所冒或身后陵夷为势家所夺使国家优恤之典为奸宄射利之资甚无谓也宜于初给时酌为定数不得过多仍限以世次递为裁减其无宗无爵者悉归之官至于各卫屯田必择卫官之贤者使任其事有司查盘得并核其勤惰仍以屯粮完负分为三等以行劝戒

上从其议令勋戚初给庄田部臣酌议则数临时举闻

○五月甲寅锦衣卫经历牛应龙等以其父前考察为民请比例移封吏部言条列所开除名等罪不系贪酷得奏请移封者所以广锡类之仁若赃污等罪即遇赦宥仍行

追夺者所以严赃吏之禁夫已授封者尚得追夺况未授封者乎自今内外官员有应封赠而其父以贪酷为民者听本部斟酌奏请许以原职冠带闲住其后虽有封典不得概及以滋冒滥

上曰贪酷为民者无论考察问革皆不准封赠其以他事为民者非遇大庆覃恩亦不许

○十二月丁酉先是户部奉旨酌议裁革勋戚冒滥庄田勋臣传派五世者限田百顷戚畹限田七百顷至七十顷宗口以绝及失爵者夺之奸者影射者徵租入官至是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刘世曾查奏勋戚传派五世田溢百顷以上者朱希忠田千三百余顷定国公徐文璧英国公张溶惠安伯张元善田各五百余顷泰宁侯陈良弼锦衣卫指挥李光先等田各百数十顷戚畹受赐太滥者驸马都尉李和田二千八百余顷许从诚一千五百余顷锦衣卫指挥谢守朴林荐张澍陈书文龙邵辅千户夏时际等田各千数百顷以上宜酌量裁减恭顺侯吴继爵豊城侯李儒宁阳侯陈大纪安乡伯张鉉崇信伯费甲金武进伯朱承勋宁晋伯刘斌锦衣卫指挥甄辅等皆传派五世田不能百顷玉田伯蒋荣安平伯方承裕驸马都尉邬景和都督佥事沉至等皆戚畹田不能七百顷以上宜令承业如旧口派已绝爵级以革者则有兴济郡主保圣夫人阳武侯薛伦永顺伯薛桥故京山侯崔元瑞安侯王源驸马都尉李名焦敬王彝锦衣卫指挥钱昂蒋秉正等田约三千五百余顷名为钦锡庄田而册籍不载者则有武定侯郭大诚武安伯郑昆彭城伯张熊成山伯王维熊等田约二千余顷有勋戚本无其田而奸民隐种者若阳侯薛伦平江伯陈王谟指挥周世臣百户郭勇故都督陆炳等庄田约三千余顷宜悉追夺部覆勋臣中系元勋世裔及戚畹至亲不当概拟定限宜稍_■六十见_■其数以示优礼之恩其册籍不载若武定侯等田宜令覆核陈书

母后亲侄准留五百顷谢守朴林荐而下宜递减守朴荐三百顷张澍二百顷文龙五十顷内宗绝而失爵者如有先世丘墓其田二百顷者量留五顷百顷以下者量留三顷以资供祀之费余如世曾言_■足_■铨_■金_■入

上曰传派五世勋臣及公主见在驸马各庄田尔等仍会同屯田御史议定应留顷数规则以闻部乃更议元勋世裔限田二百顷勋戚半者限田百五十顷驸马李和于原议七百顷外益以三百顷以足千顷之数诏如拟

○隆庆三年十二月癸亥诏礼部更定恤典条例一文武官祭葬有无隆杀之等悉遵会典其特恩如侍从必日侍讲读军功必穷履行阵春宫官必亲奉出阁开陈有劳者悉遵嘉靖中题允事例其祭葬大约于本等品级内量加一等无祭者给与祭一坛无葬者给与半葬半葬者给与全葬如讲读官则五品本身有祭四品本身父母得拟祭葬三品得及其妻军功则四品本身得拟祭葬三品未得及其父母加恩成例各有等差不得超越资次妄生希覬其或有讲读年久军旅功多恩恤特宜从厚者礼部临时议请其余不许一概援引陈乞 一品官父母妻加祭有父母加二坛者有妻加一坛者有妻止

于一坛者遇有陈乞礼部酌议以闻不得预拟一会典所定二品祭数本身二坛加有三少或兼大学士赠一品者至四坛父母与妻俱一坛节年所议则例如致仕加三少者加祭一坛加太子太保者加祭三坛原加三少而续奉旨革去者止与本等祭二坛其被劾闲住者祭俱无妻未封夫人者不准与祭加升者日浅政绩未著者礼部临时核实奏请量减一三品官祭葬不分在任致仕俱祭一坛兼学士赠尚书者祭一坛未及考满病故者祭一坛减半造葬造葬悉如旧例一四品官凡经考满者父母虽止授五品封亦与祭一坛其未经考满者不得越例陈乞一品官父母未蒙封赠者于制本不当沾祭不许越例冒请若品官妻非系封赠夫人者原无祭典不准并祭二品三品共历三年以上者虽未考三品满本身及父母俱准与三品祭葬三品四品共历三年以上者虽未考四品满本身准照二品未考满例祭一坛半葬父母准祭一坛其未及三年以上者不得妄行陈请一内外官不拘品级凡以授外封及后授京职考满宜封而例不得重封者悉照品级给与应得祭葬如不因考满而蒙恩诏受封者非系讲读军功仍不准给一二品以上者虽经论劾中间或有行无疵优礼致仕者悉照弘治年间例给与身后恩典如有罪过昭彰公论共弃者不拘见任及致仕等项俱不得概给其被劾闲住遇蒙覃恩概复致仕者祭葬仍不准给不许混奏一被劾听调功过未明举措未定者使人品原无可议所有应得祭葬准与全给或功有可录过有可原者以全给拟作半给半给拟作有祭无葬至于罪过昭彰公论共弃者照闲住事例不准给一因事革职而后赐复原职给以应得恩典如嘉靖二十七年例其覃恩概复者不得援以为例今后自三品以上凡遇此项悉照所复品级题给祭葬若后复职衔反优于原职者仍照原职施行其被劾听劾未明身故者照闲住例俱不准给一勋臣祭葬除皇亲外其为事革祭者如正德嘉靖间题给赐祭则例今后公侯伯在内掌府事坐营在外总兵征讨积有勋劳而加太子太保以上者照会典公侯祭十六坛伯祭十五坛掌府事坐营兵历有勋劳者与祭七坛掌府事坐营积有年劳者与祭五坛虽掌府事坐营而政绩未著者与祭四坛管事被劾勘明闲住者祭二坛被劾未经勘实者祭一坛勘实而罪重者并本爵应得祭葬一概尽削又正德间公侯伯本祭俱三坛嘉靖间仍祭二坛今后照嘉靖间事但以复会典之旧一武臣祭葬旧例都督同知僉事起用未久病故者与祭二坛锦衣卫都指挥使身后赠都督同知者亦祭三坛署都督同知照署都督僉事止与一坛今后推类一体遵行一死事官如抗节不屈身死纲常者犯颜谏诤身死国事者执锐先登身死战阵者危城固守身死封疆者仍照例立祠此外或有城池失守而身殁于奔命战阵败衄而躯毙于倒戈者止为酌量重轻赐之葬祭或加赠荫不得一概立祠

○隆庆四年九月辛未先是原任刑部主事唐枢在

先朝以大狱得罪故吏科给事中王俊民以议大礼得罪

上登极诏录建言之臣枢得复职听用俊民赠官荫子至是浙江抚臣谷中虚以枢老请加秩致仕而俊民孙秉礼适到部承荫大学士高拱以为非宜上

我朝规模宏远君臣之义极严父子之恩至笃以此号令天下所以治道迈隆古而陋近代迨

先帝以圣神御极骏烈鸿猷昭揭宇宙

皇上嗣位志隆继述所谓不改父之政其本心也而当时议事之臣不以忠孝事君务行私臆乃假托诏旨凡

先帝所去如大礼大狱得罪诸臣悉起用之不次超擢立至公卿其死者悉有赠荫夫大礼

先帝亲定所以立万世君臣父子之极也

献皇尊号以正明伦大典须示天下久矣人议礼得罪者悉从褒显将使

献皇在庙之灵何以为享

先帝在天之灵何以为心

皇上岁时祭献何以对越

二圣则岂非欺误之甚者乎至于大狱及建言得罪诸臣岂无一人当其罪者乃不论有罪无罪贤与不肖但

先帝所去悉褒显之则无乃以讐视

先帝欤武王反商政亦不过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加意贤者而已未闻于商家所弃之人尽用之也今

上亲

先帝之子议事者固

先帝之遗臣乃明于

上前所谓如此是悖君臣之义而伤

主上父子之恩非所以为训于天下也臣每私心痛恨至于流涕自臣掌部事以来此等陈乞悉停格不行今又有唐枢王俊民之事此谊不明如枢辈得褒显者甚多固不必言臣独痛夫人臣归过

先帝反其所为以行己之私臆既多时矣宜亦有明之者而今当事之臣尚公然为之不觉其悖旁观者亦漫然视之不以为非岂天理果泯人心果死欤终始无人一破其说恐天下之人直以悖逆为当然天经地义沦斲日深无父无君之事将由此起则何以为国也弘治初御史彭程巡视光禄上言成化间滥费大多

孝皇盛怒以为扬

先帝之过论大不敬斩后得免死充军夫彭程所坐特一言耳视今日之事何如哉愿下阁臣议务明

皇上继述本心与今日群臣所以仰体

圣心而敬承

先帝者当何如为是并往日所行之非明白谕告天下以醒久迷之人心以开久涂

之耳目自后敢有务行己私归过

先帝者皆以大不敬论如此则父子之道正而

皇上之大孝永垂于万代君臣之道正而

皇上之大法永昭于万方致理之原寔在于此< 〇〇〇 铤-金 >入

上曰大礼断自

皇考可垂万世谏者本属有罪其他建言被谴亦岂皆有罪者乃今不加甄别尽行恤录何以仰慰在天之灵览卿奏具见忠悃诸陈乞并罢吏部仍通行晓谕自后有借例市恩归过

先帝者重论不赦

责实效

〇隆庆元年十一月己卯户部覆漕运都御史张瀚总兵官李廷竹会议六事一漕法征兑缓期有司军卫同罪今法但行于武弁而州县文职间以佐贰鬪茸者塞责宜一体劾治毋得遍纵一苏松常嘉湖宦家纳粮不赴水次每逼军私兑宜遵例禁革一凡及三年将运官旌别淑慝送户兵二部会考举其最者超擢示劝一南京上下江造船二厂旧无上官督率事多废弛宜分属九江苏松兵备道兼理之一密云昌平边粮甚为运卒之累数年以来变革不常请如大同例发银预糶勿再纷更一裁革遮阳分派南北诸卫事宜已经题覆当著之令甲遵守

上曰运官贤否惟以钱粮完欠为据如漂失挂欠数多纵有他长不得滥举诸事俱依议行

〇隆庆二年十二月戊子

上谕兵部曰边镇每十日一报虏情比来渐成虚文劳费无益其〇〇〇遇有紧急及事情重大者仍不时奏闻毋得迟误

〇隆庆三年三月丁巳诏各处盐运司官俱久任三年以后升迁给由必稽任内课完方许离任其正课计引入仓务在岁终报完越三月夺俸一年者降级有虚出通关者如例科断分司官以罢车〇要论黜仍查追历年积过以时日久近为差

〇七月庚辰抚治郟阳佥都御史孙应鳌< 〇〇〇 铤-金 >荐原任侍郎何迁才堪任用兵科都给事中张卤言迁昔党附权门贪黷无耻故坐废弃应鳌不当滥举吏部覆迁仍闲住不当再图起用因请敕九卿科道诸臣自今荐举务核名实

上曰人才贵有实用如徇情滥举致异日僨事者仍照前旨并坐举主

〇隆庆四年十一月丙寅工科都给事中龙光条陈计处岁办织造五事一专织造以严责成一足料价以偿工费一禁市买以防滥恶一书姓名以待辨验一择运角〇羊以绝毙端一革包揽以塞骗局章下工部覆奏如议

上曰岁造段疋乃正供所急近来积毙多端抚按官漫不稽查催验惟怙节省虚名其实民不沾惠徒资贪吏囊橐奸徒侵利以后令抚按官加意振飭清革奸毙如因循玩

愒不奉诏者重治不宥

审用人

○隆庆二年二月壬午先是巡抚辽东都御史魏学曾请罢广宁坐营千户任政以开原备御指挥刘承武代之西平备御指挥李尚元与金州守备指挥杨燮相更调兵部谓御史李叔和尝荐政而戒饬承武即尚元亦学曾所尝荐今举刺异同前后矛盾宜令政与燮更调光元与承武更调以全器使

上从之于是学曾又言政往时守堡幸无事以故得举承武为挤者所中故得戒饬臣固不为当也至如尚元者臣诚荐之然其才力不能当西原一面之寄燮信才然不若承武练达故臣复有兹议何伤于同异哉夫将官用舍边镇安危所系臣不敢依违迁就贻忧地方惟

陛下裁察< 〇〇〇〇 铨-金 >下兵部不得已为请罢政其他如初议

上曰人才于事任或不相宜何妨更易其以承武充中军尚元变更调政革任悉从学曾所请

○庚寅户部尚书马森等都给事中王治御史王友贤等各奏荐边才吏部覆言五方之气虽笃于因材百中之能难拘于器使如往者辅臣扬一清以南人用之陕西尚书王骥以北人用之云南俱有声绩宜勿论南北资格斟酌推用务当其才

上深然之因命以所举诸臣酌量任用有不称职僨事者并坐举主

○隆庆三年九月甲戌吏部覆奏九卿科道诸臣所荐边才有见任待次推用者有候服阙病痊推用者有致仕及闲住候缺即补者得旨所荐人才须详加斟酌见任者量才拔擢其余必真有边才方令起用毋一概滥叙以长奔竞之风

○隆庆四年二月癸亥大学士高拱言二三十年来边关多事调度为难所宜多需其才然后可以济事窃见兵部侍郎止二员协理部事不得随时出入或欲巡阅边务未免假借于他官或遇边方总督员缺未免那移于他处且彼此候代动经岁时猝遇有急无人为御宜于兵部添设侍郎二员同额设侍郎协理部事平日则习练本兵政务或欲巡阅边务即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不烦于假借或遇边方总督员缺即以一人往既可朝发夕至又不废于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阅历既深次第推升尚书员缺如此而犹称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专门之学非人人皆可能宜豫养以待用而法当自兵部司属治盖兵部司属皆与闻军旅之事而乃不择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迁为他官非惟无以备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当者矣今宜特高其选而以有智谋才力者充之使其专官于此练习事务不复他迁而又议其升格如边方兵备缺即以兵部司属补边方巡抚缺即以边方兵备补而总督与在部侍郎时出时入以候尚书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闻取一二以补不足如此而犹称乏用必不然也然臣又思之养才虽足以备用然劝惩不明何以尽人力体悉不周何以尽人心臣见边方之臣涉历沙漠出入锋镝福荣辱变在斯须而内地优闲之官乃与之同论俸资同议升擢甚者且或后焉此

功臣所以灰心烈士为之太息者诚宜特示优厚有功则加以不测之恩有缺则进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先他官不得与之同论俸资脱或推奸误事则律以法职任不称则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后亦不得与他官同论俸资如是而犹不尽力必不然也至于人力有限穷则不口臣又见边关总督之臣用之不效者既蒙显罚而用之效者乃不蒙顾惜使其频年累岁常受苦辛非惟不得息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胆涂地而后已斯其情亦甚苦矣若使储养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暇之法如其在边日久著有成绩则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后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智慧长裕而不竭以勤王事为济必多且臣子驰驱之苦既在上者所深体而君父体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君臣之义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尽心必不然< 〇〇〇 统-金 >入

上答曰兵事至重人才难得必博求预蓄乃可济用览卿奏处画用悉具见其为国忠猷并如议行

○隆庆五年六月乙卯掌吏部事大学士高拱言国初进士举人并用其以举人跻入座称名臣者甚众乃后进士偏重而举人甚轻至于今极矣故举人年力稍强輒迁延以幸一第必至衰迈始勉强就官闲有一二壮年出者则又为贪之故志温饱者也如是而冀治理胡可得哉臣愚以为欲兴治道宜破拘挛之见以开功名之路凡举人就选初以资格就官授官之后则惟考其政绩而不必问其出身吏部自行体访苟系贤能即一体升取各抚按官一体保荐如举人官未经保荐而升取多者则抚按以不及论诸凡推转一视政绩无分彼此有所重轻若果才德出众则一体升为京官即至部卿无不可者至于举人谒选又必稽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杂职不得为州县之长盖恐烦钜之任非衰劣者所堪如此则吏治可兴而化理有赖

上曰

祖宗用人本不拘资格近来偏重太甚以致人无寔用事功不兴览卿奏具见经济宏猷于治道人才大有裨益其如议举行

大明穆宗庄皇帝宝训卷之二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
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
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严考察

○隆庆元年十二月丙申

上谕吏部朝覲官来京

祖宗时不许各处营求于是尚书杨博都御史王廷都给事中王治等各上疏请严行申飭内外官有私相问馈者五城御史以闻处以重法

上从之仍令各遵前谕博访严劾以肃重典

○隆庆二年十一月乙卯吏部议覆都给事中郑大经御史钟沂等疏陈考察京官

事宜其一谓京官考察一凭询访以定贤否不无遗议宜行各堂上官秉公核实手注考语送部院参详其中果有名实相违及爱憎互异者务在虚心鉴别不得依阿其一谓匿名文揭率奸人报复之私该部已有禁谕尚宜申飭内外执法诸臣严行访逮各衙门有私受揭帖不行糾举者罪之其一谓五年之内内察廷臣外计群吏法网既密宜稍济之以宽论其大节而细故浮议在所必原首绌巨奸而衙门成数在所不论若存留中有闻望超卓者仍亡论资格一体拔擢以示激励其一谓科道拾遗往往有投匭中伤之弊今已尽革然彼此率多雷同间亦有局趋首鼠以避嫌怨者今宜重为之戒各出见闻公同评品拟议未真者固不得滥及以伤大体奸恶显著者亦毋得容情以滋隐匿

上是之仍谕部院考察乃朝廷重典尔等其尚虚心鉴别精汰众职以彰黜幽之公

○隆庆六年正月丁卯吏部言今外官贤否必据抚按举劾而迩来抚按诸臣往往任意重轻自相矛盾或论其操守之败坏或论其性气之乖方乃拟曰致仕夫既非老非疾则安得致仕乎或论其赃私狼籍咸有证据或论其擄掠杀人数多各有姓名乃拟曰降调夫既贪既酷则安得降调而已乎或论其行止之不端或论其昏庸之特甚乃拟曰改教夫既不懂罢软则安得改教而已乎求其故则有二说焉或欲左迁其人以为不甚言之恐不能动也遂从而重劾之或欲姑息其人以为既直述其事恐不能留也遂从而轻拟之抚按既已依违则本部益难凭据非所谓荡荡平平之治也宜令都察院行各抚按官以后糾劾庶僚凡如前所拟必直列其状应提问者不得止论罢官已降调者不得再论不及

上曰今后各抚按官糾劾务遵近例据实分别该部再加裁酌定拟去留有不合规则轻重失伦者治其罪

禁贪墨

○隆庆元年十月壬午巡按陕西御史房楠核上巩昌府推官王荇臣受赃状刑部以荇臣所犯赃非在库者宜如

恩诏免罪追赃

上曰贪官诏所不宥令如律坐罪

○隆庆二年正月辛亥巡按直隶御史顾廷对言近来贪墨有司虽有提问追赃之例而罪止罚赎所追不及什二俾得饜饱以去故贪者不止宜及诸司朝覲时申明

国初贪吏之律察其赃迹亦尤著者一二辈执赴法司从重究治吏部覆奏

上曰贪官止于罢黜诚不足示惩今次考察诸司赃多迹著者部院列其罪状奏请处治

○八月庚子都察院右都御史王廷论淮杨巡盐御史孙以仁贪秽不职状

上曰风宪官犯赃何以糾正官邪禁革奸弊以仁姑先褫职听勘自今御史差满当严加考察毋得概令回道管事

○隆庆四年七月戊寅都察院覆大学士陈以勤条陈处赃吏一事请令抚按精核

司府以下严禁贪墨犯者即逮问参奏如法吏部于见劾贪官更加裁酌赃系入己者追出济边受赃枉法者依律例问遣毋辄庇护

上曰禁贪屡有明旨各抚按官未见遵奉纵怠殊甚兹所议俱如拟务从实举行有徇情庇护者部院劾治

专委任

○隆庆元年七月己未先是宣大总督王之诰宣府巡抚冀炼以修理南山军费为请而户兵二部互相推诿莫有应者之诰等复疏白之

上命户兵二部会同科臣定义费所从出于是户部左侍郎徐养正兵部尚书郭乾户科都给事中李用敬兵科都给事中欧阳一敬等议言主客官军本折刍饷则隶户部募兵及本折马匹则隶兵部赏功则隶礼部业有专任矣惟修边一节往岁皆各镇自办后以工大始开请乞之端而户兵二部当事之臣因为酌量调停之术马价有余则兵部多发马价不足则户部多发盖以二部事本相关义当共济云耳行之既久在兵部则惟恐马价无余在户部则惟恐帑藏之不充持议纷纭迄无定说自今以后凡各镇以此请者以十分为率户部十之七兵部给十之三永为定例

上是其言命此后各如议行不许推诿误事

○十二月辛卯初兵科给事中严用和疑陕西巡按巡抚杨巍清补屯军不实请下御史覆验至是巍复奏平凉固原二卫共清出屯地三千七十八顷六十亩召补军士一千六十五人乞如科臣言以前后清补之数下御史并勘而靖虏庆阳河州等卫尚未清补者宜申饬有司一体行之兵部覆奏

上是之仍令新任巡抚张祉率各守巡兵备官亟将靖虏诸卫如法清补毋畏浮议致隳成绩

○隆庆二年五月戊寅兵科都给事中张卤言迩者诸臣会议欲遣巡边大臣臣以为人情责任在己何以成勇往之功钤辖多门实以资推诿之便今既以各兵备不足凭而摄以巡抚以巡抚为不足凭而摄以总督今又以总督为不足凭而再起巡边大臣之议恐自今边臣将观望阻格万一时过患成竟亦何补如向者虏方深入兵部左侍郎迟凤翔曾奉命以往于是边镇皆苟且塞责无益于事今复命总督刘焘王之诰顷之诰以病辞仍以冀炼代之臣窃以为巡边大臣可当遣第以边务专责总督于计甚便吏部覆如卤言

上曰尔等既谓差官巡边各镇推诿恐妨大计焘炼其勿行一应战守事务第令该总督官严行所属用心干理如有虚怠该部及科道官劾治

○六月癸卯兵部覆巡按御史刘翮奏蓟镇秋防事宜一议信地谓督抚总兵分路修守非设官初意彼此矛盾何以成功宜申明兼辖之义使功罪无所推诿一议属夷谓抚赏属夷本资其悍蔽迩来阳顺阴逆莫可穷诘宜稍加震叠毋事姑息其或执役哨夜樵采必暴其罪责令其赎以示恩威并用一议修守谓蓟东燕石二路边垣低薄宜令春

秋两防主客兵一体分工修筑一议添练请蠲马户本役徵价使报壮丁一人为军其余或免大户或免商人或免重差咸令报一丁为子弟兵可得兵一二万人一议始战谓南兵初至未可决战宜养威蓄锐以待可用一议卫员谓卫所掌印管事官宜选用才俊如本卫乏才即于附近卫所调用亦如文官委署之例

上曰汝等谓信地既分督抚注意各异乃巡抚所分燕石二路边工至今废弛去秋虜犯界岭口巡抚不赴防守何也今若不行专责将来愈相推诿坐视其仍分信地遇有功罪以分守者首论策应者为次马户抽丁之议其勿行余皆如议

○七月戊申巡按直隶御史刘翮巡视山海关御史孙代上言近都御史谭纶献议欲以练兵事专责之总督不令臣等与闻夫臣等既受命阅视则兵之练否所宜糾察而纶果于自用逆折人口惟

上加裁定于是兵部都察院覆言补练责之总督所以重事权阅视听之宪臣所以稽实効彼此各不相妨宜今协恭和衷共济国事而纶与总兵戚继光必稍宽以文法乃得自展

上然之命悉以兵事付纶御史每岁一巡视三岁一报功其余将官并听举劾如故

○隆庆三年八月戊午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侍郎谭纶言始臣建议于蓟辽沿边增设敌台三千座每台给工料银五十两集主客官军筑之后以工费太鉅议增犒赏银十余万复以时适匱乏部议必不能从则又议止于通马要路筑台一千六百座而以原议三千座之费给之要以省费集事而已不意流言京师转相传播谓建台无益阻虜又斩伐沿边树木是将来之台功未睹而已成之藩篱先彻则臣之罪大矣今边报孔棘请亟罢臣归仍遣大臣科道阅视台诚无益即治臣之罪如臣谋未左犹望责当事诸臣踵而成之

上曰修筑墩台已有明旨纶宜坚持初议尽心督理毋感人言如有造言阻挠者奏闻重治

○隆庆五年六月戊午吏部言行太仆苑马寺专理马政盐运司专理盐政皆国家要务所关非闲局也而近来视之甚轻即卿与使类以考不称职有物议者充之夫既不称职有物议矣则即从黜退可也顾奈何以是为安置之所乎遂致奸贪苟且政务废弛殊非

祖宗设官初意今宜破除常套凡卿使员缺必以廉谨有才望者推补而又定其阶格卿视布政司参政使视按察司副使俟政成之后一体升迁若有卓异即当超擢如先朝故事

上曰马政盐法国家重务必重其官乃可责以实効命如议举行

○十二月辛卯大学士高拱张居正言机务烦重请简命一二辅臣共图治理

上报曰卿二人同心辅政不必更加

○隆庆六年二月丙申倭寇分道犯广东化州石城县攻破绵囊所杀千户黄隆又

陷神电卫县城一时吴川阳江高州海丰登处并遭焚劫而山寇黄朝太等复起势甚猖獗官兵不能御提督军务侍郎殷正茂以闻并自劾待罪兵部以正茂初至任亦赦勿问

上曰广东旧贼未平新倭复炽至陷城池皆守臣向来怠废玩愒守御无策所致罪不可宥通候事宁严治殷正茂素有才略兹初任事其悉心督率将领司道等官悉力驱剿务其荡灭其地方机宜悉听破格整理敢有梗挠者奏闻重治

重守令

○隆庆四年六月庚子吏部言蓟辽山狭沿边有司实兼牧民御虏之责即以有才力者为之犹恐不堪即优厚而作兴之犹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襍流则迁谪非迁谪则多才力不堪之人谓以劣处之也夫处之以劣而欲其自处之厚不能称职于内地而欲其立效于边方无惑乎吏治日偷而民生日蹙也请自今各边有司必择年力精强才气超迈者除补或查治有成绩兼通武事者调用而又议其赏罚有能保惠困穷俾皆乐业者以三年为率比内地之官加等迁转有能捍患御敌特著奇绩者以军功论不次擢用如有才略恢弘可当大用即由此为兵备为巡抚为总督无不可者惟以治效为准不必论其出身资格若乃用之不效无益地方者降三级别用若乃观望推诿以致误事者轻则罢黜重则军法治罪夫既开功名之路以歆之于前则不肯不尽其心又有严罚以绳之于后则不敢不尽其力庶乎修职者多而边方有赖也然臣又思功名之路既开则又有本是腹里而借边方省分之名以图幸进者亦不可不预为一定之说查得蓟辽则昌平顺义密云怀柔蓟州玉田丰润遵化平谷迁安抚昌黎乐亭延庆永宁保安自在乐安等州县山西则河曲临县忻州崞县代州五台烦峙定襄永宁宁乡岢岚岚县兴县静乐保德大同怀仁浑源应州山阴朔州马邑蔚州广灵广昌灵丘等州县陕西则固原静宁隆德安定会宁兰州环县安塞安定保安清涧绥德米脂葭州吴堡神木府谷等州县此六十一处乃是边方其他虽蓟辽山狭所属不得概以边称徒资幸路其各府佐贰在边任事者赏罚亦同前议疏入

上答曰边方有司防守攸赖诚宜加意择人悉如议行

○丙午诏加潮州府知府侯必登从三品服俸掌吏部事大学士高拱言广东旧称富饶之地近者民穷盗多皆坐有司不良所致若不亟处敝将安极往岁奉旨多取进士议者谓当于此等处充州县正官之选或间参以举人严加考第毋容襍流迁谪者得肆于民上则地方犹可为也然不肖者罚固可以示惩若使贤者不赏又何以示劝臣等廉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在郡能勤农弭盗治行为广中第一请特加优处以风励廉官其广西云贵近年亦有兵革之事议处有司亦当视此为准疏入

上答曰迩来远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聊生盗贼滋蔓所议甚得弭盗安民之要悉允行

戒谕臣下

○隆庆元年六月己亥提督操江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盛汝谦举副总兵等官

李锡等才勇可用宜加纪录仍乞给赏以示激励兵部请下南京都察院查议

上曰操江官军无给赏例汝谦乃市恩妄请兵部不明斥其非又推诿行查非人臣体国任事之义姑宥之

○七月戊午巡抚延绥都御史王遴条陈防秋事宜内言勘事之臣不度地里远近视守巡为督镇私党而寄耳目于吏胥往往失实不可信于是兵科都给事中欧阳一敬等言遴近被温御史论劾故设此言与之争胜刚愎无大臣体御史陈于阶等亦言遴横肆褊心筹边无策日夜谋归假此求退不宜罢去以遂其奸兵部言勘事之臣职秉是非其操法常严而封疆□臣身履利害乃患人之严此大较也然往者延镇之败亦大矣温御史虽劾遴止加薄罚遴不宜复以怱言者惟

上加切责俾之省改

上曰秋防在迩遴其慎修职业勉图实效毋负气任性致误边事他事皆从之

○十一月癸酉兵部议覆户科都给事中魏时亮请禁骚扰言比者忻城伯赵祖征奉命遣祭北镇所过纵下人无赖骚扰穷边又往岁朝鲜使臣驺从甚烦糜费驿路而都司供张尤侈请重罚祖征以警其余

上曰赵祖征不体朝廷垂念边方之意违法骚扰姑罚住禄米三月以后使臣仍袭前弊者令抚按官参奏重治

○十二月乙酉刑部覆户科都给事中魏时亮奏请令抚按官于所属词讼无论大小不得批发军职及异途小官问理守巡等官俱宜亲行听断有司等官亦务秉公讯决凡讼有愿解及输服者听之农功方亟请暂止受词并择轻重以便耕耨佐贰等官如有违例擅受民词者罪之

上曰近来有司府官避事怠职其于词讼弗亲听理一概批委所属以故作弊多端百姓受害殊非朝廷设官为民之意今后更有蹈此者抚按官其即指名奏治

○隆庆二年二月丁亥敕谕天下朝覲官曰朕荷

皇天眷命纘承鸿业托于亿兆之上深惟辑宁区宇以答

天心即位之初已亟下诏蠲征免役荡涤烦苛有不便于民者悉与更始犹欲得循理之吏平心毕力各务究宣恩泽以登于至治顾在位者多牵因循之弊鲜任职之心口习空言而不求其实政尚苟且而惟便于私欲民之安于田里而无愁怨叹苦之声不可得也朕甚悯之兹当来朝特命所司审核黜其不职甚者尔等获被简留盖宽之也自今其幡然永思善道精励自新务在廉以律己仁以抚民公以存心勤以莅事率自是四者而行之自然政平讼理民咸乐业近可庶几于古矣朕岂无爵禄以为劝乎假使狃于旧习或朘削民财以自丰或残害不辜以自快或以己私拂公理或以宴安废公事有一于此皆足以蠹政伤民是从事焉不恪而守官无状也朝廷之上凜然宪典在焉尔等曾不怀怵惕而戒勉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也岂不谬哉尚相与钦承之毋替朕命

○九月丙寅都给事中郑大经言

祖宗时凡遇大臣有故而去始之慰留以安其心继之异数以优其眷此非直敦上下之交实所以劝忠也今

皇上于尚书雷礼之去恩礼疎阔如此其何以风有位使效忠乎臣又伏念今诸大臣由辅弼逮于六卿皆

先帝遗之以事

陛下今四方多故民穷财尽水旱盗贼之警无日无之正诸臣毕智矢谋协心共济图报

先帝以忠

陛下之日也乃雅志丘壑翻然远蹈以自便其身图谓国恩何亦望

天语宣示诸臣使各安其位勉修职业庶几上之待下下之事上交尽其道而盛治可兴也

上曰优礼大臣朝廷自有处分但迩来求退成风岂委身事主之义今后各宜殚忠修职共图治安毋或纷纷奏扰有乖大义

○隆庆三年二月丁巳直隶巡按御史燕儒宦劾奏原任巡抚大同右佥都御史刘祐托疾避事欺罔不忠又尝纳部民女为妾动支商税千余两乞行追治

上命罢祐官且曰人臣之义当委身殉国此后边镇重臣如有托疾避难者科道官参奏治之其两京院部大臣告疾尔部中仍核实以闻不得概为题覆致乖大义

○闰六月癸亥陕西盗何勉等杀百户鲁卿巡检王鸾事闻给事中张鹵因论陕西巡抚张师戴郟阳巡抚武金久不赴任逗遛观变不畏简书非人臣敬事之礼又言今之四方多盗责在巡抚宜一体申饬之

上乃敕师戴金亟前赴任协力剿贼以安地方今各省抚按官俱务举实政弭盗安民怠玩误事者必罪不宥

○隆庆四年十月壬戌吏部都察院奉旨考察科道官素行不谨者九人浮躁浅露者八人才力不及者十人

上命闲住降调如例且曰科道朝廷耳目责任至重自今务秉持公议遵守成宪谨修其职毋得恣意妄言摇乱国是倚借言路报复恩仇仍蹈前弊者重论不宥

○隆庆五年二月己亥敕谕天下朝覲官曰朕纘承大业五年于兹夙夜兢兢惟敬天勤民是务顾四方万国岂朕一人所能遍察所冀承流宣化又安元元实赖尔藩臬郡县诸臣与朕分理共图致治兹当大计群吏之期既令所司审核简汰其贪虐异常者仍尽法重按之政绩卓异者特赐宴费用彰彝典今尔等各还旧任尚益加省励恪修乃职守法奉公约己惠下俾民生乐遂德泽流庶副朕养贤求治之意如或殃民自殖怠弃官常宪典具存朕不尔贷尔等其勉之戒之钦哉

○六月甲辰总督陕西三边都御史戴才奏报套虏封贡事宜其略言东西虏各为雄长授职宜均其进贡夷使一百五十名马五百匹应贡御马三十匹俱派有定数即今

随附俺答一路总进为便惟是互市之设在陕西系重镇既不可招之内地以貽祸阶而甘肃番回开市已久又不当使强虏混入延宁二镇虽号为近虏然法纪颇严绝无以寸帛私通者有如引之入市反启衅端故互市之议第可行之宣大而不可行之陕西无已则宣谕吉能令与其部落各赴大同互市是亦羁縻之术兵部以才议持两端宜行再议

上曰戴才受三边重大任套虏应否互市当有定议顾乃支吾推诿岂大臣谋国之忠姑不究其令从实速议以闻授官通贡如拟

理财

○隆庆元年二月戊申户部奏定内府各监局岁派钱粮之数因言内府一切供应大率嘉靖初年与弘治年间数目略同自嘉靖二十年以后徵派渐增视正数加倍臣等仰体

皇上敦崇俭约至意酌往准今悉从裁减乞敕监寺衙门永为遵守不得擅议增派本部亦不许曲意奉行

上曰各项钱粮依拟减派各该抚按官其严察有司毋容混徵有□朝廷德意

○四月戊申户部尚书葛守礼等奏直隶山东等处土旷民贫流移日众者以有司变法乱常起科太重而徵派不均也夫因田制赋按籍编差国有常经今不论籍之上下惟计田之多寡故民皆弃田以避役且河之南□山之东西土地硗瘠岁入甚寡正赋尚不能给矧复□之以差役乎往臣在河南亲睹其害近且行之直隶浸淫及于山东矣山东沂费郯滕之间荒田弥望招垦莫有应者今行此法将举山东为沂费郯滕也夫工匠佣力自给以无田而免差富商大贾操货无算亦以无田而免差至褴褛胼胝终岁勤动者乃受其困此谓舛也乞下明诏正田赋之规罢科差之法使小民不离南亩则流移渐复农事可兴又国初徵纳钱粮户部开定仓库名目及石数价值行各省分派小民照仓上纳完欠之数了然可稽其法甚便近年定为一条鞭法不论仓口不开石数止开每亩银若干吏书因缘为奸增减洒派弊端百出此派法之变也至于收解乃又变为一串铃法谓之夥收分解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获积余之资解者任赔补之累岂得为平乎且钱粮必分数明而后稽查审今混而为一是为那移者地也宜敕所司查复旧规其一条鞭等法悉为停罢庶税额均而徵派便矣

上曰尔等以司计司农为职兹所奏悉举行其他可以足国裕民者宜勿避嫌怨尽心干理以副朝廷委任之意

○五月壬申敕遣御史谭启等四人分行天下查盘各该有司岁报钱粮文册具实以闻仍谕以殫心竭诚毋避劳怨抚按官不得侵挠事权各掌印管粮官悉听分别贤否举劾以称朝廷足国爱民之意

○九月丁卯户部尚书马森奏太仓银库岁入仅二百一万四千一百有奇岁支在京俸禄粮草一百三十五万有奇边饷二百三十六万有奇各省常赋诸边民运今年诏蠲其半以出入较之共少三百九十五万一千四百有奇昔谓国无三年之蓄国非其国

今查京通二仓之粟七万余石以各卫官军月粮计之仅支二年之用岁漕四百万石内除拨蓟镇空运班军行粮并免湖广

显陵二卫起兑实入二仓者三百四十九万二千六百石逋负漂流岁更不下二十余万改折凑补别用不与焉欲为三年之蓄不可得况六年九年乎且今四六虚耗百姓困穷边饷增多原无额派有如运道告阻臣恐所忧不止各边而已因条上便宜数事上皆允行之仍令内外诸司各实心经理撙节以济国用

○隆庆二年正月庚午广东抚按官李佑王同道以该省用兵奏留应解户部盐引纸价事例铁税路引柴马俸廩寺田酒税驿传富户等银七万三千余两以佐军费户部覆言广东素有番舶之利而盐课又遍行广西及湖广之衡永江西之南赣袁吉且各府桥税不下万金而漏报者多官取其一私得其九即盐课引目三四年间不赴南京户部刷给其它可知所司不为清理而欲取常供以充兵饷非计也请量留事例盐引铁税路引缺官柴马俸廩等银一万六千九百余两与浙江等口旧逋余悉解京如故

上是部议并以盐课桥税二事属佑查核有势豪阻挠奸商作弊者具以闻

○五月癸亥南京户部尚书刘体乾条上六事一各仓关防不严亏耗殊多宜令甲斗诸役均数赔补典守官攒抵罪一贮仓各关钞料茶引囤仓折蓆赃罚岁久易于乾没宜令科道官查刷筦库旧止主事一员宜如太仓例十日轮郎中一员协同收发一衙门歇家书皂因缘为奸宜酌量汰革犯者如议单遣戍一杭州北新淮安扬州各钞关宜比南关例给赐关防敕书其司局等官俱听各关定贤否以备考察一都税司折钞银仅一百一十两而官攒巡拦俸粮工食岁费反不下四百余两应议裁革一各卫首蓆地及没官房税一千一百余两岁久浸没并宜查核徵解户部议从其言因请徵杭州北新关买钞余银接济边饷其他存留以备修理诸费及浒墅九江临清河西务并给关防敕书惟都税课司费多入少疑有侵匿不当议罢

上曰赃赎修理遵近日旨行钞关宿弊多端其司府州县隐匿钱粮亦不止税课一事户部及工部各设法厘革清查条议以闻

○六月乙未巡抚陕西都御史张祉奏本省藩祿边饷匱缺请将事例度牒税契路引罚赎等银六万七千一百余两存用再发帑银补之户部覆补给如议第前狭税粮额数计一百九十二万九千五百六十六石今造报册籍亏旧额二十余万宜令抚官查核

上曰该省钱粮失额数多奸弊太甚命抚官严督各司道官清查具奏如迟玩及开报不明者户部并该科参劾治之

○隆庆三年正月甲子工部以料价银逋欠数多疏请申饬所在有司如期徵解上从之因令已解者内外衙门各务加意节用以苏民困

○六月乙酉户部覆吏科给事中郑大经奏重榷务一事言各钞关商税岁入不貲而独委柄于一主事利权所在易以不肖之心乘之若近日工部主事杨楠是也自后当选清望及有才名者以往其徵榷事务仍令各该抚按于府同知通判推官中选委一员

佐之凡遇商船到关令赴部官报数部官如例定拟税银填单给发委官称收既收仍同委官籍记所收之数送府寄库该府按季解京岁终各官皆以籍上备本部参阅部臣毋以参佐而生嫌委官毋以预会而抗礼疏入

上更令群议部覆钞关钱粮主事既不经收必得府官管理乃能济事但各钞关去府城远近不一如九江扬州杭州北新钞关去府近者宜责令知府收解其浒墅临清河西务淮安等关去府稍远商船往还不便则委□贰官就关经收推避者听管关主事至部参问诏可

○隆庆四年三月辛卯初

上用都御史庞尚鹏议将河东行盐地方南阳镇平唐邓沁阳桐柏六州县改行淮盐南京户科给事中张应治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言南阳汝宁二府据铜版则兼行淮盐据会典则专行解盐往年鄢懋卿建言将汝宁舞阳分属淮北已非兼行初意乃又中分南阳是续准□之一指而断解□之肩背失平甚矣夫利不百者不变法令一变而解□告急者相属于道盐引日壅额课日损岂国之利乎

上亦以尚鹏初议不便令南阳所属州县仍隶河东行盐以后不得分更

○八月己酉户科给事中雒遵言臣前以主事管理太仓银库甫十月余耳以出入较之大约出浮于入者六十余万不出三年太仓之积贮竭矣今诸臣议论徒多无裨实用宜令各条上方略议可以佐国家者户部覆言京边钱粮未完者多以那移借贷为故常以侵欺逋负为无害有司缓公课先私橐即有贤者亦藉口抚字避怨沽名边储国计坐是交病请以遵言行两京诸司在外抚按官及所遣查盘御史各陈所见以俟会官酌议请自

上裁

上曰京边钱粮有司不行徵解情弊非一巡抚官坐视不理致误国计深负朝廷委任之意自今未完数多者其并夺巡抚官俸俟催徵完日乃得推用余如议行

○九月甲寅盗窃太仓库银降管库户部郎中宋诺员外郎刘自化许自新主事王宇一级调外任夺主事任汝亮彭富周标席上珍俸半年因令自今管库主事各注选三年不得辄易其贮库银限以三千两为一匣封固编号以便稽查

○十一月庚午户部奏各省府岁运内库经边钱粮率被解户揽头侵冒有一人而假充数名者有一家而擅利一省者奸诡万状法纪荡然今将积岁输纳乾没分数纤悉条列共一百八十七款乞下诏切责当事臣工务体国任事法期必行庶大计有济

上曰钱粮已经起解既不在官又不在民悉为奸徒包揽侵匿玩法殊甚其令各巡按御史尽法严追刻期完报如御史徇情宽纵逾期不报者都察院查劾以闻

○十二月己未巡抚宣府都御史孟重奏山东河南山西北直隶河间顺天保定真定等郡积欠本镇民运粮甚多军饷缺乏乞行各处催解并权借本省库银及预发年例以济缓急户部覆言该镇边储自隆庆元年以□岁终皆报有存积多者一十七万二千

余两少不下口万五千今四年终尚有两月粮饷未给而库银存者口二万一千余两即民屯多逋亦或经费不能撙节所致

上曰该镇今岁支费何乃比常数过多民运屯粮巡抚官何不催并专一仰给内帑殊无任事任怨之忠姑不究今后务加意撙节亟为查催如有司怠玩将领冒破者劾奏重治

○隆庆五年七月戊子巡按御史余希周以蓟昌等处主客兵多支隆庆四年本折色行粮共银八万九千两有奇参督抚官谭纶刘应节糜费之罪有旨勿治第严戒督抚官此后务为朝廷惜财不得妄费

恤民

○隆庆二年二月壬寅诏湖广承天府所进茶鲜令内臣以租银贸易毋得扰民其一切贡献仍如诏停免

○丁未诏内外扈从官员人等毋得沿途生事扰害百姓违者厂卫缉治巡按御史参劾以闻

○己酉

上谕户部曰朕躬奉春祀式弘先德以惠民生所过地方其量免本年田租户部尚书马森等请覆昌平州宛平大兴二县地方凡建设行宫及屯营军马开除驰道者免十分之五所过者免十分之三

上允之仍命查所毁民房亦量与价值以示朕轸恤

○五月辛未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武金上言种马之设专为孳生备用今备用马既已别买则种马可遂口且种马为编审之害有点视之害有岁例之害有交兑之害有轮养之害有赔偿之害重之则官吏之需索里甲之影射民日益穷沿袭至今滋弊尤甚乞命兵部验计每年应解之马若干某省若干某州县若干俱照原数买马按季查解如备用马已足二万则令每马折价三十两输太仆寺遇各边缺马分发估买一马折价可买战马二匹不必加赋而马数自倍且令各府州县取前所养无用之种马尽卖以输兵部如一马定价十两则直隶河南山东十三府可得银一百二十万其料令各府州县每马折银二两计又得银二十四万夫战马之数解俵之丁不更旧制而边饷获急用之资百姓免无穷之害足国裕民无踰于此疏下兵部议于是御史谢廷杰言孳生种马乃

祖宗旧制军机所系但当修法以除弊不当因弊而废法万一有警无可调发咎将谁归金议非是兵部主廷杰议言金议不可行

上独可金奏谓备用马久已买俵种马徒存虚名百姓乃受实害姑革其半以苏民困合行事宜兵部查议以闻已而兵部言明旨卖种马之革其半尚存犹资民牧而养马者费多折徵者费少恐有不均之叹宜下南北直隶山东河南及两京太仆寺今变卖其半每马价银十两徵收草料银二两如金言其存留之马户为正头变卖之马户为帮头养马则轮流折徵则摊派庶惠泽均而法可经久

上从之

○隆庆三年三月丙午命南京上关榷税兼抽本折以苏商困

○五月丁未

上谕户工二部曰近闻京城百姓为签报商人负累困苦朕甚悯之其亟议处以闻于是礼科给事中刘继文兵科给事中扬一魁湖广道御史刘思问陕西道御史李学诗及巡视五城御史孙裔兴等各疏言恤商事

上皆命二部并议制下之日闻者欣然若更生焉

○戊午户部奉

圣谕议覆给事中刘继文等所论恤商便宜五事一明智各场刍藁太仓黑豆原系营马及防秋支用本折之间时有变更然军商咸以折色为便而官费亦省请今后京营所给不必拘泥成限但视价贱即许全折其防秋月支草料亦不必别立名色但令在场有草六十万束有豆三万石通融接济召买亦易又御马监马数未经核实宜会同巡视科道验数登籍送部关给以杜冒口二仓场各商多系中户宜令巡青科道五城御史尽心查审必求其当除文武正途如例优免若援例监生锦衣官校传升乞升纳级买功诸类止免本身其弟侄子男一体均派且商人名数无用过多旧朋户诸类宜尽除之免致骚扰三科道部臣会估料价每多避嫌过刻宜令稍加从宽定以每岁十月中采买又御马监草料视各仓场多寡悬绝殊非事体今后并不许多估以滋侵渔四给放料价旧多不时今后各商纳料过半宜即与全给仍陆续补完以前欠数山东河南督粮参政钱粮未完不许辄回其在顺天府轮委通判一员责以督催之事五诸司书办诸役需索无厌宜令部臣科道查数厘革其商人纳粮领银自本部及监收两道之外凡各衙门点卯挂号一切停止又象房草束守支留难增耗独多甚为商累请令锦衣卫官一员同部属监收即以军役看守耗草如各场例上加二斤毋得增溢奏入

上曰商人名数既已裁省令五城御史悉心查殷实人户充当不许势豪阻挠影射累及贫民

○隆庆四年六月辛酉

上以久雨坏民庐舍谕都察院曰京城内外小民疾苦即今为始每岁五六七月俱免房号钱以资修理

○隆庆五年四月庚子诏免林衡署果户房号税初永乐时有果户三千余渐多窜存者仅七百余户嘉靖间税徵其房号至是果户高锐等奏愬贫难

上亦悯之故有是命

重农

○隆庆二年二月己亥

圣驾诣先农坛亲祭先农之神礼毕诣耕田所

上秉耒三推公卿以下助耕毕

上御斋宫赐百官宴并宴耆老于坛■赐农夫布疋

驾还是日以礼部言增上中下三等农夫各十人于耆老之后如弘治中例

○隆庆三年六月丁酉

上谕礼部曰天气亢旱三时少雨禾苗渐稿朕甚忧之其传示顺天府官竭虔祈祷自初一日始十日止诸司停刑禁屠不许怠忽是夜遂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大雨

上喜命辍祷弛禁

賑荒

○隆庆元年六月丙申

上谕都察院曰迩霖雨连旬民居多坏其令五城御史以房号钱巡按御史以赃罚银分賑之已而左都御史王廷等疏上三千余家贫者户给银五钱次三钱凡用银一万余两诏从之仍令廷等督御史严加稽察务使贫民得沾实惠

○隆庆二年六月辛卯礼科都给事中何起鸣奏陕西西安郡县地震经月压伤人民甚众乞赐賑恤

上曰地震重大处所被灾人民朕深悯念賑济一事户部议处以闻于是户部奏以本省织造羨余银八千八百三十两并预备仓粮相兼賑济得旨抚按官须委用得人给散有法俾小民得沾实惠

○隆庆三年七月乙酉户科都给事中刘继文以四方日奏灾伤官无賑具议令各该抚按亟查被灾地方应賑丁口将贮库赃赎及无碍官银先余穀备賑其积谷事宜仍敕抚按严核有司军卫奏报积穀数目以俟稽察户部是其议

上曰积穀备賑所在有司其从实举行奏报之日该部如议分别以请

○九月己丑户部覆山西巡抚靳学颜奏请以所省防秋客兵银并盐课银六万发各府县余穀备荒又修复社仓令所在皆有余积

上曰积穀备賑成规具在有司奉行者少一值旱涝即云无策户部其令各抚按以实行之无为文具

○十月壬辰

上谕户部曰朕阅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报水灾异常百姓困苦朕甚悯之尔户部即发太仓银二万两选差司官一员赍去同翁大立先尽灾重去处亟行賑济务使民沾实惠其余被灾地方各该抚按官一体设法賑恤仍查灾伤分敷酌量蠲免以副朕轸念元元之意

振法纪

○隆庆元年五月丙辰初南京应天等五卫军人防守浦子口其食盐俱赴买于龙江关已而江浦县知县李大澜谓浦子口隶本县议令买食本县引盐不得越江以启私贩巡盐御史已主其议而浦子口守御江平及诸军坚执以为不便相持久之遂互相攻诘诸军大噪击杀部民大澜仅以身免至是南京兵部尚书郭乾言二臣本以私忿相斗

法当究治仍乞酌议盐地以杜争端得旨买盐地方仍旧行凡事干军民有不便者自宜奏诉守御官乃敢纵各军暴横殊不畏朝廷法度平及军人首事者南京兵部逮至法司重究以闻

○隆庆二年十月己亥湖广抚按官劾奏辽王宪<□□火节>罪状有司验问得实上曰宪<□□火节>僭拟淫虐罪恶多端背违

祖训干犯国纪既多官核实参奏本当尽法姑革爵禁錮削除世封其遣附马都尉邬景和告

太庙仍以书示各王府知之拨置群党俱下御史按问

○隆庆五年二月癸卯浙江处州府生员冯椿等以本府同知江应昂笞辱生员朱正色父朱曰□永乃呼引诸生数十人诉于分守参议方岳岳不为理椿等遂群殴岳呼噪而出事闻

上谓生徒聚殴上官大坏法纪令抚按官穷竟其狱无事姑息

○三月丙子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申明巡按事宜一正体统为监司之于守令上下相维按臣不当假手属官考注藩臬以致政弛民玩权柄倒持二修本务谓御史职在肃官僚振纲纪摘奸伏理冤滞宜力举其职诸细故有司存毋得侵官三慎访察谓官以察为名毋自昧昧徒寄耳目宜虚心咨访酌用金言则摘发所及无不訾伏四简受词谓讼必兴于险健听受稍轻则告讦蜂起奉行过当所伤必多自非有司所不能治监司所不能决不宜轻受五完勘合谓本院考察例以完结分数为较毋以文移细故塞责课时必核其实六公举劾言抚按之于所属每恕于甲科而严于举监今无论其出身惟当核其名实举刺之疏无俟出境以启他议七核查盘谓委属宜在得人一人无过三处则磨勘精核而弊端可厘八倡节俭谓减驸从薄供亿戒承奉以身率物则其下不渝

上嘉其议令所在巡按御史从实举行回道之日仍严考核毋事姑息

○七月辛酉诏自今公差官各依限赴京若违限日久当送问者如例送问其未及送问者停俸在差升迁者必以抵任之日积俸三年方许考满其各府县官推升行取亦以历俸久近为差不必论其选之前后

○八月庚寅建极殿大学士掌管吏部事高拱疏言鞶毂之下各行事衙门在焉而四方奸民往往辐辏于北□言乱政指称吏部诬骗者尤多宜严捕治如歇家敢有窝藏许两邻举首若不举首事发一体连坐重罪庶奸徒无所容而各衙门亦可以行事矣疏入

上深然之令厂卫五城悉如拱言严行访捕都察院仍揭榜禁约

○隆庆六年三月辛卯南京户部尚书曹邦辅参奏管仓主事张振选违抗不职状乞如例罢黜吏部覆言上下之分定而后纪纲立政令行迩来属官不奉堂官约束名分倒置其原皆因往岁执政之臣悦人媚己于是儉夫之在庶僚者托为粤援以语言相构少不快意辄非陷之于是堂官不敢行其约束而属官益恣其胸臆自称风采即未必有

奥援者亦皆以违拗堂官为得计而口意承行者盖鲜矣其在外省则由巡按御史往往以进士推官知县有科道之望乃曲为护庇引为私人阴授以廉访之柄凡二司之贤否悉出唇吻少有不悦遂以萋菲而祸终不免于是二司反皆畏惧曲意结纳盖奉承之不暇而又何敢问其政事之得失乎体貌既乖法度尽废害政莫甚于此请革振选职冠带闲住仍通行内外诸司今后属官敢有抗违上官者俱如振选例上官有自降礼体款曲属官平日不能督率有罪不行糾治者以不职论其各巡按御史仍有护庇进士推官知县引为私人者听本部都察院及科道参奏究治庶久涂之耳目可开而久紊之法纪可振矣

上曰近来属官不受约束上官不行糾治及为曲悦名分倒置政体大乖其今内外诸司一体戒飭以后仍效此风者部院科道官具以名闻重治之于是黜振选闲住

○辛亥兵科都给事中梁问孟言国家所恃以振刷天下者独法耳法一废则犯上作乱其势不可收拾故渐弗可弗防也顷安庆之变虽由官军挟愤而蔑视纪法则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臣请以往事证之昔南京振武营诸军始以小衅致杀大臣当时少事姑息未经尽法遂稔恶不悛当事者至今忧之山西巡抚稽核军饷稍严乃中夜鼓噪围劫督抚浙江东阳县催徵稍急即聚众软血震惊居民处州生员请托不遂毆及方面松江童生考不与选辱及府官仿效成风恬不知法皆缘当事者曲为掩护以避己罪而不知姑息之弊一至此极也惟

陛下鉴于往事敕下法司将安庆官军尽法究治以明宪典仍诫天下有违法倡乱者所司即以实闻勿泥激变良民之律相率欺蔽以隳国法兵部覆奏

上是之诏今后官员军民有徇私挟仇违法倡乱者所司即擒获奏闻朝廷宪典具存决不轻贷其容隐掩饰者听兵部及该科参究

慎刑罚

○隆庆三年正月己巳大理寺左少卿王诤言我朝设刑部以掌刑名又设大理寺以平审之本以相济而非以相病也今问刑官多不能输心服善各务求胜每每违背律例独任意见或曰难以照常发落或曰合比某事拟罪自创一例略无顾忌臣请以近事一二证之一律文所谓凡奉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者杖一百本指制造而言今则操军违限守备官军不入直开场赌博概用此律臣尝驳之则执称律例皆制书也然则大明律例皆不必用独用制书有违一句足矣臣窃谓其舛也一律文犯奸条下所谓买休卖休和娶人妻者本指用财买求其又使之休卖其妻而因以娶之者言也故律应离异归宗财礼入官至若夫妇不合者律应离异妇人犯奸者律从嫁卖则后夫凭媒用财娶以为妻者原非奸情律所不禁矣今则概引买休卖休和娶之律悉令离异财礼入官臣尝驳之则又执称买休卖休和娶人妻原不系奸情然则买休卖休之律何为载于犯奸条下也一律文所谓不应得为而为者笞四十重者杖八十盖为律文该载不尽者方用此律也若所犯明有正条自当依本条科断今人之所犯有手足毆人成伤者应笞三十以他

物成伤者应笞四十此其罪名之当得者也今之议罪则曰某除殴人成伤轻罪不坐外今依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夫既除殴人轻罪不坐则无罪可坐矣而又坐以不应得为臣不知其所谓不应得为者何事也人命至重宪典昭然恐不宜附会偏执如此

上曰迩来问刑官不谙律例致多亏枉所奏令刑部都察院公议以闻先是诤以刑部尚书毛恺屡以议狱不合故疏中及之恺不能平执奏部拟皆是又谓买休卖休乃本夫卖无罪之妻为义绝本妇从嫁卖之命为失节买休人娶为有夫之妇为苟婚故彼此俱罪本妇归宗也若犯奸自有正律不当传此京操班军违限乃题准事例非制书有违而何事变无穷律文有限则有不应得为而为之律盖成法也事有情重律轻者则难以照常发落罪有律无正条者则比附律条奏请亦成法也而曰自创一例略无顾忌何耶于是议久不决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刑科左给事中陈行健等皆以诤议为是

上乃令更议买休卖休律而戒恺等今后问拟评驳务虚心详审以副朝廷钦恤之意已而左都御史王廷覆言买休卖休律分列犯奸条下上承纵容抑勒通奸之条下接用计逼勒休弃之罪会意明属奸情但律文止曰本夫本妇及买休人原无奸字故部寺各执所见大抵该部则谓夫妇大伦不可辄卖当一切裁之以法该寺则以律用正条罪难概拟欲将图财嫁卖者问以不应量追财礼入官其贫病嫁卖及后夫用财买娶别无比情者不坐于情虽便颇属纷更惟

上加裁定得旨买休卖休本属奸条今后有犯非系有奸情者不得引用

○七月辛丑刑科给事中魏体明条陈五事一惩酷刑一慎议谏一戒淹滞一省词讼一禁厂卫其戒淹滞言有可率泥成案惮于平反又多引嫌却避即在重辟心知其冤而莫为伸理至发遣发配之类更相积滞动经数年宜行戒饬其禁厂卫言番校缉获盗贼不问真伪以榜掠定之捶楚之下何求不得衔冤茹痛莫此为甚自今宜送法司鞫审如情真罪当乃与纪功其滥及无辜者即与疏释仍罪及捕者刑部覆奏

上曰淹滞狱囚在外者行所司速为伸理在内者法司具以名闻

○九月甲戌刑部尚书毛恺言今灾异频仍由刑狱冤滥所致其弊有六曰滥词曰滥拘曰滥禁曰滥刑曰滥拟曰滥罚六者皆足以殃民生召灾异宜严饬内外诸司禁革罚者以轻重黜罢

上曰迩来刑狱太滥致干天和其行内外诸司务平恕明允痛祛滥弊以副朕钦恤弭灾之意苛刻害民者在内法司在外抚按官劾治之

○隆庆四年七月庚午刑部尚书葛守礼等言

皇上登极之初大布恩赦与民更生以至停刑有旨无审有贷其所以悯念黎元者甚厚而在外有司无以奉承休德凡有讯鞫不论轻重动用酷刑有问一事未竟而已毙一二命到任甫期年而拷死数十人者轻视人命若草菅如汾州知州齐宗尧三年致死五十人荣河知县吴朝一年致死十七人甚可骇也请行各处抚按官戒谕有司如有仍

前惨刻用刑者照例革黜为民有故勘故禁故入平人致死者依律抵死容隐者事发并治

上曰近来有司官不遵律例酷刑虐民抚按官亦不禁察任其所为负朕爱恤民命之意其行抚按官严加体访如有仍前酷刑者劾治之如或姑息容隐法司该科一并参奏

核功罪

○隆庆元年三月戊辰先是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侍郎王之诰上招回被虏人口宣府三百八十九人大同二千一百六十一人山西一百四十五人因言大同总兵孙吴招至二千一百人参将麻锦一千一百人守备马添禄七百人例当升级加赏副总兵官马芳三百人参将丁世隆方琦刘国守备解一清周伊俱百人以上量赏参将袁世械尤月赵伯勋守备史大典杨淮孟仲麻贵操守张铎俱四十人以上当量犒

上命兵部查例以闻于是兵部言往时边军多杀降冒功故招徕者少今将士奉法遗民怀归其数自倍故事总兵以七百人率为率参将四百人守备把总备御三百人各升一级不及数者给赏今总兵吴于数加倍宜升二级参将锦守备添禄加一倍升一级其余赏犒皆如总督侍郎所拟

上曰参将守备等官人自效力数我为难总兵官合集众力数多为易自今参将四百人守备而下三百人各升一级多者递加总兵官七百人升一级多者加赏孙吴升祖职一级丝二表里麻锦马添禄各一级马芳二十两一表里丁世隆等各四两袁世械等如议其来归者督抚官厚加抚恤务令得所率领者视所率人数赏录

○九月丁卯西虏掩答率口数万入寇大同井坪边进至山西偏头关老营堡驴皮窖等处抚按官以闻

上念边民罹害手诏总督镇巡等官各加严谨战守毋得怠误于是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上言

圣情轸念边事

天语所临旌旗生色顾用兵之际非严纪察之司恐官军不无退怯至事宁而始行勘晚矣

上是其言命各该巡按御史随营纪察功罪务以实闻

○隆庆二年二月癸未御史王渐勘上山石石州被虏功罪法司议覆请首治该镇总兵申维岳田世威参将刘宝及巡抚王继洛岢岚副使王学谟债事殃民之罪守备杨时隆以下不守信地罪次之太原府同知李春芳岢岚州知州王下贤缮修不完参将黑云龙等备御无策隰州知州魏宗芳等收斂不早罪又次之总督王之诰等守南山难于遥制大同总兵孙吴失于应援而众寡不敌宜薄其罪议上得旨维岳威保各斩继洛学谟谪戍边春芳下贤降三级之诰降二级听用吴落职充为事官管事云龙宗芳时隆等及各分守管操等官下巡按御史按问以闻其有功官游击方振参将尤月各升二级赏

银二十两先后捕获奸细明海等及叛人董嗑儿等黑里器等俱斩以徇时边臣选软怠玩掩罪冒功积弊已久故恣虏出入动得利去至是议罚将士始知畏法焉

○十二月戊戌

上谕兵部曰今年边境宁谧丑虏远遁各总督镇巡官修守备戒备多效勤劳其加优赉以示激劝赏总督官银三十两纁丝二表里镇巡官二十两一表里

○隆庆三年正月乙卯论闽广剿寇功赏福建巡抚涂泽民总兵李锡两广总督张瀚广东巡抚熊桴总兵郭成参将张元勋蒋伯清银币有差先年二年七月中海寇曾一本突犯福建界官军出海迎击于柘林盐埕及马耳澳等大破之前后擒斩七百人死水火者万人至是事闻兵部请大破常格先给赏而后行勘以劝边臣效力者故有是命

○丁巳盗劫四川犍为营昌二县库银巡抚都御史严清言盗贼之患随处皆有而四川独多如眉州富顺长寿仁寿垫江威远及犍为荣昌不三年间被盗屡矣失在罚轻人不知儆宜特重其罚庶弭盗患兵部覆用其议得旨下犍为知县计略等巡按御史按问自今有失事者抚按官查各官驻劄处所及失事次数分别奏处

○十月甲辰先是虏入大同塞七日引去总督陈其学巡抚□秋各言本镇探得虏情预为之备以故虏无所利总兵赵岢等先后游击皆有俘斩功宜加赏录而巡按御史燕儒宦言虏自入境来我兵无敢发一矢与之敌者攻陷堡寨杀虏人畜甚多宜正诸臣玩愒之罪于是都给事中张鹵等劾奏边臣欺罔请严究如法兵部请下御史勘实以闻

上乃令总兵官赵岢等待罪防秋参将袁世械等属御史提问及给事查铎御史王圻等复以为言又令其学及秋俱待罪任事候勘至处分至是儒宦勘上状言始虏谋犯我谍者实先知之守臣亦不惮征缮以待虏顾为陵京重地议令岢戒备紫荆关遏其南下岢遂提兵远屯参将方琦等皆不设备游击施汝清等又畏缩不前遂今怀应山阴之间任其蹂躏陷堡寨大者二所小者九十一所杀掠男女及创残者数千人掠马畜粮刍者以万计我军虽尝出边稍有斩擒然竟未接一战原任总兵胡镇及游击文良臣稍能驱逐不致败事而功不胜过其能自保而有劳勋者惟副总兵麻锦参将麻贵葛奈三人而已岢又不自引咎乃逞故智以欺督抚不察而过听以欺

陛下此三臣者罪可胜言哉然臣又惟虏人不数日寻即引去虽纵横两路而不敢睥睨三关亦是三臣防御之力且秋视事未三月展布未遑罪尤可原< 〇〇〇 毓-金 >上得旨赵岢避事殃民本有常刑姑降实职三级陈其学降俸二级李秋夺俸半年胡镇文良臣各降一级麻贵赏银二十两麻锦葛奈各十两方琦等六人皆谪戍施汝清等九人下御史问又以镇巡官或不宜于本镇命兵部同吏部议更置之

○十二月庚子以广东潮州府擒剿林樟等巢贼首郭明等功赏总兵郭成兵备佥事杨芷监军副使江一麟等银两有差初潮揭普惠诸县山贼依险为巢者以百数郭明据林樟巢胡一化据北山洋陈一义据马湖寨声势相倚屠戮劫虏盖二十年是年九月成等率官军分部进剿明及一化一义并伏诛凡斩首及俘获者一千三百有奇诸巢悉

平至是总督刘焘奏捷具言抚民林道乾等寔用命宜许赎罪

上既赏成等而命御史勘道乾功绩以闻又以广中山寇尚多饬焘等亟为剿灭毋玩愒养寇以贻民患

○隆庆五年八月甲寅命礼科左给事中雒遵往邳州等处查勘河工先是总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驯奏邳河工成乞录效劳诸臣

上曰今岁粮运比常更迟如何辙报工完且叙功太滥该部核实以闻于是尚书朱衡覆言河道通塞专以粮运迟速为验非谓筑口导流便可塞责乞遣官就彼覆勘而命季驯戴罪管事报可

恤军士

○隆庆元年甲戌诏内官监黑窑等厂旧役镇朔诸卫军三百十四人俱放归原伍

○三月丁未谕礼部曰朕初即位念守边官军劳苦宜加恩赉尔等其会兵部备查辽东至甘肃缘边一带地方官军实数以闻

○五月癸亥以漕军疲困诏运船过临清免其带砖

○隆庆二年二月庚寅赐扈驾及防守官军马军人各银六钱步军人三钱守

天寿山后马步军如之九门皇城四门直宿围子手及巡捕官军人二钱

○隆庆三年五月戊辰宁夏总兵官雷龙请减撤入卫兵马以实本镇兵部覆言边兵入卫之苦言者非一然竟不敢轻撤者蓟镇土兵未练虏倣时闻不得不藉手足以护腹心耳宜俟来岁将宁夏量减一枝而令蓟镇亟练土兵或练未即成于京营中暂摘二枝俾春秋轮成蓟镇

上曰入卫士马近闻疲困殊甚其令蓟镇督抚官亟行议处以闻

○八月乙丑兵部以大阅请发太仆寺库银一万搞京营官军人一钱

上以军士劳苦命人给三钱

○隆庆四年二月壬戌巡按云南监察御史刘翹奉诏修省陈言边事略曰臣顷见延绥□班军十二车所载生居其二而糒居其一生者颠连憔悴而泣诉曰行粮月粮朝廷所以养吾辈者非不厚也年例新增兵部所以请给发者非不时也本色折色督抚所以凭册报者非不足也然而下情不通胥至毙困者一遏于仓攒之常例而支放愆期再渔于将领之使用而扣克无度三触于家丁之抑勒而额外取盈四害于主兵之好逸而分摆于极冲无暇之地五迫于修边之太急而督责以紧关难竣之工六苦于撤放之太迟而跋履于暑雨怨咨之日枵腹以称戈裂指以荷插故困踣至此推之他镇无不皆然宜乘此撤防之日亟为议处此即

陛下发赈缓刑之仁心而修省以回天变之一端也疏□

上曰入卫兵马既疲困至此尔部臣即行与谭纶从实悉心议处具奏

○五月乙酉诏漕运各总过江过湖脚银之奇羨者解贮淮安府库为军船置办什物之用每船给以四两如再有余则以助船之费仍著为令

○九月乙酉诏兵部发银一万两于蓟镇搞各镇官兵之赴援者先是以虏报调集士马策应已而虏不果入守臣王崇古请量赏之以鼓士气故有是命

○隆庆五年五月戊子从御史萧廩议令各边兵入卫蓟镇者即以掣兵之日放归不必留备冬春

脩武备

○隆庆元年七月己巳驸马都尉邬景和言故事戎政府开操在春季三月秋季八月中旬后以逆鸾建议改于七月宜如故便

上曰秋防事重七月开操不为早其遵成命行

○隆庆二年九月戊辰兵部议覆大学士张居正所陈饬武备事宜其一议整饬京营言

祖宗设立京营屯兵数十万凡遇各边有倣辄令出征盖所以居重驭轻而固天下之本也岁久逃亡者众见存仅九万余人中有多四方窜籍之人有以一人而应二五役者即春秋操演亦虚文耳今宜尽核逃亡之数报册有名者行卫查补无名者发单清勾兵数既足仍行戎政大臣从实操演季冬会同巡视科道阅视勤惰以闻操练既严则冒替者自有所惮而不为矣至于大阅之礼

宣宗尝行之兔儿山

英宗尝行之北郊又尝行之西苑成宪具在今

皇上圣性英姿同符

列祖当戎务废弛之秋正四方改观易听之会伏望自隆庆三年为始于季冬农隙之后恭请

圣驾亲临校阅一以甄别将官验其教练之多寡以为陟黜之次第一以考校军士视其技艺之高下以为赏赉之等差但有老弱即行汰易以后间岁一举如此不惟京营卒伍可变弱以为强即边塞诸军亦望风而思奋矣

上曰然大阅既有

祖宗成宪允宜修举尔部中其与戎政官先期整饬候明年八月内来闻余悉如议务实行之

○隆庆三年九月辛卯

上大阅将士于京营教场阅毕谕总督戎政等官及将士曰诘戎讲武保治弘图训练有方国威乃壮尔等其勉之又敕谕总督戎政镇远侯顾寰协理侍郎王之诰等曰朕惟国家设立京营以养战士平时则讲军实遇倣则壮国威盖以居重驭轻安内攘外为万世计也越我

皇考又更新戎政申饬宏规专命文武大臣为之总督协理其制大备夫何迩年以来法令寝弛蠹弊丛生士马消耗器甲凋敝将多怯敌兵无选锋朕甚虑之夫列屯坐食之兵非益寡而春秋操练之期非甚疎也则何以废坏如是无乃任事之臣不能明宣朕

意而以空文塞责欵书不云乎有备无患故治兵讲武搜卒简乘帝王之所重也兹朕远稽古典近遵

祖制采纳辅臣之言以今年季秋亲行大阅之礼将领以下薄加赏罚以示劝惩惟尔等职司营务为国爪牙其尚仰体朕心益修戎备无怠愒以废事无姑息以长奸无营私以挠公无苛刻以扰众务使部伍充实士马精强训练不为虚文征调皆有实用庶几重根本之势消衅孽之萌以称朕张皇六师至意如赞朕命责有所归尔等其钦承之

○隆庆四年正月乙亥

上谕兵部曰畿辅重边地方武备废弛已久近来言者皆详于外而略于内岂万全计尔等宜悉心详议所以捍外御内者具奏施行既而尚书霍冀等条为十事以上一更置守令谓近边府州县掌印官民兵钱粮城堡器械悉属综理所系甚重宜行总督抚按官公同甄别甚应久任某应改调遇有员缺吏部仍慎选甲科老练之人充之如科贡吏员出身有异才堪任者一体起用一修缮城堡谓保障边方城堡为急往年猾虏止于攻毁堡寨近则攻陷州县城矣今沿边方地方自永顺二府之外州县城垣与军民屯堡全未经略即如近京芦沟桥河西务皆素称大镇虏必垂涎之地宜速行各该守臣增筑墙垣多开濠堑工费取之抚按赃罚及户部开纳事例银一申明保甲谓郊畿近地军民襍处往往盗起肘腋而不知虏至门庭而莫避宜申明保甲之法有急共救有罪同罚其他点闸科派之扰一切禁之一团练民兵谓各州县设有民壮专备缓急之用而有司独用以供迎送之役全不教练故民兵虽设武备日弛宜如近议严行所在抚臣加意教阅其有额外壮丁堪练者多方募集编成什伍择其有信义服人者立为队长队副以统领之平时则量减徭役防秋则量给行粮如有捍虏功一体升赏一修筑墩台谓墩台为烽火耳目之寄而近边州县多圯废不修猝遇虏倣不便 传报宜酌量冲缓以时修筑多拨军夫守之一制造火器谓中国之长技全在火器如连珠炮神枪快枪等项宜一一多备仍选军民精锐有胆力者充为火器手不时教习以济缓急一栽植树株谓畿辅重地平木□□于空阔虏骑得以长驱宜于各城堡外多种树木不惟利民且因可以捍虏一预计防守谓城堡既修又湏法令素明乃能有济宜令各府州县掌印官查照各城堡垛口数目编定号次以为信地挨户出丁守之虽势豪之家不得循情优免倘遇虏报戒严即挑选壮丁如期策应一严谨收斂谓虏若大举则当下清野之令使各处保甲马上执旗召集乡民悉迁入城堡如有怠玩者罪之一责成兵备谓畿辅地方一应兵马钱粮之事全赖兵备分理必功罪相同而后能戮力共济即如近年宣大地方战守之功无归之兵备而顷者大同失事罪止坐总督镇巡甚非法纪今后宜以为戒使人人知责任所在不容他倖庶边务有裨疏入

上以为然令各该抚按督率兵备等官着实举行更置有司务依期作速具奏
飭边防

○隆庆元年六月甲辰吏部尚书杨博言顷者天变异常凡霖雨地震冰雹悉为阴

疹之象

皇上宜修实政以答天心今边务最急宜及秋防伊迩申饬边臣严为之备

上批答曰各边兵食战守机宜今刘焘王之诰霍冀各督抚镇兵备守巡等官竭忠为国协力整理秋防事竣仍核功罪以闻

○七月丁卯

上谕吏兵二部曰蓟镇边墙因久雨倾圯虽已降旨修筑未知工绪如何又未知修筑之外别有御虏长策否其亟推才望大臣一人行边会同督抚等官阅视工程及讲求便宜以闻于是尚书杨博等言兵部侍郎迟凤翔可

上从之命凤翔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赐敕以行敕曰朕惟安边固圉为备当周为谋当预迩闻蓟镇边墙因夏月霪雨倒塌数多该镇正在兴工修理而复值秋霖旋筑旋圯今不知工程果已若何文武吏士久事版锄劳瘁之状恒轸朕心又今入秋渐深万一工未即成其御虏之策安出计诸边臣义存报国志切立功当必有成画矣兹特命尔前去该镇宣布朕悯念之意遍历紧要处所验督工程劳抚士卒俾勿隳沮倦怠必期早完仍会同总督刘焘总兵官李世忠刘汉巡抚耿随卿及各将领兵备等官悉心计议目今若何从宜战守日后若何经久备御凡有长策逐一具奏中间或有顾忌不敢自言之情拘碍不能自为之事亦就从实条列奏请边情重务朝廷谓尔有才识特遣尔往处分尔宜仰体朕心务得周详的确来奏庶副简命尔其钦哉

○十月乙酉

上日讲毕问大学士徐阶等以石州陷故谕令选将调兵加意防守于是户科都给事中魏时亮上言比者

陛下因阅御史奏而忧及虏寇又于日讲之后问辅臣以石州事此二事仰见我皇上之加意勤政乃安攘之大本也愿益推此心远法帝尧之无怠无荒近法孝皇之召问大臣俾司马强兵司徒足食宗伯教民以礼令亲上死长而冢宰拣拔真才以任群治如古六卿之职而

陛下独以神运之则顺治威严而虏患不足平矣工科左给事中吴时来亦言圣情留意边防如此虏已在目中更望历召吏户兵部问以督抚得人若何防守定计若何钱粮接济若何庶令当事者人人惕厉永保无虞

上皆嘉纳之

○十一月辛酉

上谕辅臣徐阶等曰朕闻东西二镇虏寇荼毒至甚防虏之计图之宜豫卿等其会文武群臣务实详议以闻于是阶等上议曰比者

皇上以东西二镇突被虏患特降

圣谕命臣等务实讲求预处之策此诚

圣虑宸猷所以制治保邦衍隆平之庆于无疆者也臣等愚陋不足奉明诏其事在

阃外难遥度者请仍俟边臣计奏而边臣得便宜从事者亦无容琐渎以烦

圣听臣等谨以边臣所不得自言之情与所不能自专之事提纲挈要彙括诸臣所条议而参以一得之愚具列十三事如左伏惟

圣明裁择一责实效二定责任三明战守四申军令五重将帅六练军兵七缮城堡八团民兵九处久任十广招纳十一储人才十二理盐法十三择边吏

上是之命二镇诸边总督镇巡等官即以所议务实举行其有仍前欺怠者兵部科道及巡按御史参奏重治

○隆庆二年二月己酉

上在天寿山谕辅臣曰朕躬谒我

祖考陵寝始知边镇去京切近如此兹蓟州总督官来朝言近者虏情如何今边事久坏无为朕实心整理者但逞辞说弄虚文将来岂不误事卿等及部臣议拟以闻于是兵部言京师

陵寝均为腹心重地去虏营密迩蓟镇藩屏于东宣镇股肱于西为左右辅使二镇守臣实心干济固可恃以无恐而迩来人心玩愒或文武互为参商或官属自相矛盾或怵于法网之太密或牵于议论之太多坐是日弛一日诚如

圣谕属者虽据总督诸臣报称无懈而衣衽之防正在今日即当移檄二镇守臣多方侦察务令预得虏情早为经略用纾

皇上宵旰之怀其徒为文具僨事殃民仍蹈故智者罪无赦

上是之令总督镇巡等官各条上见行战守方略以闻

○六月癸巳总督蓟辽侍郎谭纶条上分立三营事宜请于蓟昌十路练兵三万人列为三大营以遵化永平游兵二枝合巡抚标兵一枝为遵化一营巡抚都御史刘应节提督之以建昌游兵一枝合镇守标兵二枝为三屯一营镇守总兵官郭琥提督之以振武石匣二营合总督标兵二枝为密云一营练兵都督戚继光提督之各以兵备监督其遵化三屯二营仍听继光往来总理而悉受制于总督不得矛盾同异当春秋两防之时各屯要地如永平一区有警则遵化一营御之三屯出二哨应之密云出一哨应之蓟州一区有警则三屯一营御之遵化出二哨应之密云出一哨应之密云一区有警则密云一营御之三屯出二哨应之遵化出一哨应之兵皆据墙为战以拒虏不入为上功其或一面失守致虏溃入则合三营之兵并力奋击务收全捷又言蓟镇补练主兵将以罢调客兵今行之已踰十年主兵竟不能充客兵终不可罢何者任之未专而行之未实也今宜责之臣纶与继光使得专任其事勿使巡按巡关御史搀与其间俟三年补练有成然后遣官阅视补得主兵二枝即罢调客兵一枝补得主兵一万即罢调客兵五千专任既专功效自著比之频年补练迄无成绩不可同日而语矣

下各营兵马建昌营改设副总兵一员就彼住劄统领镇巡标下各营兵马以听总理者往来督率训练庶声势相联而于体统亦无所紊

上曰练兵乃御虏要务督抚官宜协力干理以副朝廷委任是所言分营训练与谭纶原议不同未见有同心为国之义秋防□近其□会议详确并议处旧额兵马以闻

○七月己酉

上谕辅臣曰秋防届期不知各边已有备否去岁失事边臣朕从宽宥今内外官尚多虚言误事者卿等宜示兵部申饬谭纶等今后务期实心共济不得仍蹈前非纵虏深入违者朕处以法不贷

○九月甲戌

上以秋防将竣恐各边督抚镇巡等官忘备玩寇命兵部移文申饬之

○隆庆三年六月乙未兵部尚书霍冀奏御戎之道守备为先去年各边防秋无警迹者又闻掩答西抢回夷其在中国似可晏然无虞矣乃臣犹有虑者臣伏睹凡边事势辽镇虽常逐虏而河西之寇频闻蓟镇固称设险而补练之兵未足昌平则禁山之后可虑保定则三关之口宜防宣府近有车夷之抢不能无向导之忧大同久失大边之险难保无剥肤之害山西土多脆弱延绥久苦征调宁夏三面受敌无一可拒之塞固原一望沙漠尤多易犯之区至于甘肃僻在西陲素称无备即今各酋或住营庄凉山后或聚收西海水头抢番夷者得志则乘胜而谋我不得志则乘机而噬我我之为谋少疎则安枕未有日也惟

圣明笃戒边臣勿令弛备

上曰然各边近虽少警未可恃以为安其亟行诸镇总督镇巡等官严加堤备比年所议战守事宜务实修举毋事虚文

○隆庆四年正月甲申兵科都给事中张鹵疏论总督陈其学巡抚王遴不职状因言宣大总督原驻阳和居两镇适中之地便于经略已而移驻怀来专备南山夫虏不能越上谷以伺南山则南山不宜株守明矣请如故事令总督驻阳和仍严核蓟镇练兵实效及入卫兵减撤之数而戒诸将官各戮力任事无饰虚言兵部覆议得旨令其学回籍听用遴策励供职今后总督每遇春秋两防照旧驻劄阳和有警相机调度余俱如拟

○三月壬午兵部覆都给事中温纯言顷闻宣大屡有虏报而今督抚将领诸臣在陈其学则当回籍在方逢时则当新任在王遴则当内转在马芳赵苛则始更置继总督者王崇古尚候代于狭右继巡抚者孟重始闻命于洛中尚书郭乾方自留都行取未至事势可虞请各加申饬

上曰边报屡至防守宜严其亟行各该督抚等官用心防御新升者趣令赴任毋致稽延误事

○隆庆五年八月乙卯敕谕诸边镇督抚等官王崇古等曰朕受

天明命君主万方内夏外夷无不欲其得所昨岁北虏款关求贡议者纷纷可否互

异朕方欲广并包之仁故不责既往纳其贡献授官职许为外臣然夷狄之性叛服不常
制御之方自治为要近该辅臣建议请降敕諭申饬各镇文武诸臣及时整理边务诚为
安攘至计兹特諭尔等除职掌所系照常修举外乘今边患稍宁严督将领诸臣将一应
战守事宜着实整理撙节费用务有赢余修筑险隘务堪保障训练兵马务皆精壮修整
器械务皆犀利召种屯田务广储积清理盐法务使疏通收买胡马务求实用招徠
党务令解散其事有不便应合改弦易辙者亦要明白具奏请旨定夺毋得拘泥陈说因
循自误以后每年听行边大臣查核纪验果能事事整饬著有实绩比照擒斩事例重加
升赏如踵袭故套推诿误事即照失机从重拟罪尔为总督重臣通贡二事既已屡效忠
谋尤湏慎终如始广集众思悉心区画毋以目前无事而遂忘戒备之心毋以一时权宜
而遂为经久之计务俾边政修举日胜一日御虏之算万全无遗斯副朕委托之重高爵
懋赏朕不尔吝或如怠玩废弛以致债事责有所归尔其慎之慎之

怀远人

○隆庆元年十一月丙寅朝鲜国权国事李昫遣陪臣沈铨入谢表贡马匹方物因
归我被倭掠去人民陈满等二十余人

上曰李昫署国之初即效忠顺 赐敕諭以旌之仍赐白金百两锦绮四疋纁币十
二表里其获功人等赏金帛有差

○隆庆二年八月辛卯兵部议覆宣大山西督抚陈其学等奏请优录降人白春魏
良相田汝光田淮王现等并议招降赏格凡被虏人能斩献大酋首如掩答者能率男妇
五百名口三百名口来归者悉如会题例升赏外其五百名口者仍赏银一百两三百名
口者仍赏银七十两若有率一百名口以上者授以正千户仍赏银五十两一百五十名
口以上者授以副千户仍赏银四十两一百名口以上者授以实授百户仍赏银三十两
五六十名以上者授以所镇抚仍赏银二十两二三十名以上者授以冠带总旗仍赏银
十两俱世袭十名以上者分别赏赉俱以过边实数为则若能斩获逆叛如赵全周元首
级来献者即授以都指挥僉事赏银一千两成能杀害不及斩首自身投降来报者巡按
御史核实如前例升赏其已归降又能招诱降者亦如升赏逆酋自能悔罪来降通宥其
罪仍授以指挥僉事赏银五百两再能率众二三百名以上者授以指挥同知赏银一千
两仍升见任将官管军管事各该承委招降墩哨人役果能率众一起五十名口以上者
授以所镇抚二百名口以上者授以实授百户俱世袭 役伴送降人至者每名赏银五
钱降人不问男女老幼督抚行各原籍动支官银分别查给为宁家之资仍复其身

上命如议行其归正人果有智勇谄虏情者令督抚官一体任用宣布朝廷恩信以
广招徠

○隆庆三年十二月辛酉琉球国中山王尚元遣其臣守备由必都等归我被虏人
口守臣以闻

上嘉尚元屡效忠诚赏银五十两彩段四表里仍赐敕奖励由必都等各给银币有

差

○隆庆四年十月癸卯虏酋俺答孙把汉那士率其属阿力哥等十人来降总督王崇古受令散处镇城会俺答攻略西番闻变亟引还约诸部兵入犯崇古檄各镇巡严兵御之乃上言今

圣武布昭黠虏效顺殆天意非人力也顾其事系国体不细臣熟计之有三策焉把汉脱身来归非拥众内附之比宜给宅授官厚赐衣食以悦其心禁绝交通以防其诈多方试之以察其志岁月既久果无异心徐为录用使俺答勒兵临境则当谕以恩信许其生还因与为市今生缚板升诸逆赵全等致之麾下仍归我被虏士女然后优赏把汉而善遣之此一策也如其恃顽强索不可理谕则严兵固守随机拒战且示以必杀制其死命则其气易沮必不敢大肆狂逞而吾计可行又一策也其或弃把汉不顾吾厚以恩义结之其部下有相继来降者辄收牧各边令把汉统领略如汉人置属国居乌桓之制俟俺答既□黄台吉兼有其众则令把汉还本土收其余众自为一部以与黄台吉抗而我按兵助之使把汉怀德黄台吉畏威吾边人因得休息又一策也臣日夜度虏之状不出此三端而吾应之之术宜亦无踰此者惟

陛下集诸臣裁定可否得旨夷酋款塞事情兵部议处详确以闻时巡按御史饶仁侃武尚贤等各言虏情叵测请多方抚处申严战守之备疏并下部议于是兵部覆言把汉以愤激来归心志未定其后来降人情状难测如收牧塞上则狼子野心终非可驯之物封疆近 或生意外之虞非完计也且俺答兵已临境合则屯驻□降散则分攻肆掠势所必至宜饬崇古详加译审别无诈谖则给之冠服以系其心其余相机审处宜悉如崇古议

上曰虏首慕义来降宜加优抚其以把汉那吉为指挥使阿力哥为正千户各赏大红纁丝衣一袭该镇官加意□□朕旨别用其制虏机宜令崇古等悉如原奏尽心□□务求至当

○十一月丁丑虏酋俺答闻朝廷索叛人赵全等许归把汉那吉乃令黄台吉罢兵遣使来谢因乞封号及黄台吉官爵求输马与中国铁锅布帛互市于是总督王崇古上疏曰俺答雄据漠北保我叛人掠彼番部兵众十余万矣东结朵颜三卫为向导西挟吉囊子孙为羽翼常首祸谋今把汉那吉激小忿而来降黄台吉谋力向而见挫老酋悔过投诚纳款此天时也臣闻国初时尝封虏为忠顺王近事则西番诸国亦各有封请得许俺答比诸国为外藩定其岁贡之额示以赏赉之等长率众酋以昭

圣朝一统之盛官黄台吉以结其父子祖孙之心归我叛人剪其羽翼亦中国之利也今虏中布帛锅釜皆仰□国每入寇则寸铁尺布皆其所取通贡之后不可复得将不无鼠窃之忧若许通市则和好可久而华夷□□他边如辽东开原建昌肃州西番诸夷皆有市乞仿其制刻日平价申禁防奸以和其交事宜无不就者惟

上亟赐裁决以安强场兵部覆议请俟虏众远遁执献板升诸逆则遣归把汉以结

其心其封锡天典俟彼称臣稽首然后更议

上曰虏酋既输诚哀恳且愿执叛来献具见恭顺其赏把汉那吉彩段四表里布百疋遣之归封贡事令总督镇巡官详议覆奏

○隆庆五年三月己巳

上御文华殿日讲毕大学士李春芳等面奏北虏封贡事宜具言外示羁縻内修守备之意

上曰卿等既议允当其即行之于是廷臣知事由

宸断异议稍息矣

○己丑封虏酋俺答为顺义王赏大红五彩纁丝蟒衣一袭彩段八表里赐之敕曰朕惟天地以好生之德自古圣帝明王代天理物莫不上体天心下从民欲包含遍覆视华夷为一家恒欲其并生并育于宇内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君主万方

成祖文皇帝顺天继统镇抚九围薄海内外莫不臣服迨朕缙承丕绪于兹五年钦天宪

祖爱养生灵胡越一体并包兼育顷因尔孙来归特命边臣护视给其服食厚加拊纳以礼遣还尔感朕恩显称臣内属岁岁入贡永为荒服俘献判贼以表悃诚边臣为奏恳款再三朕念比番朝贡代固有之在我国家亦惟常典尔能慕华内附请命恭虔可谓深识天道者矣朕实嘉悦特允所请封尔为顺义王尔弟尔子及诸部落头目俱授以都督等官俾尔世居本土逐草射猎各安生业同乐太平朕代

天覆帔万国无分彼此照临所及悉我黎元仁恩惟均无或尔遗尔尚仰遵天道坚守臣节约束尔众永笃恭顺使老者得安幼者得长保境息民世世安乐朕国家膺万年之天运尔子孙亦保万年之福泽岂不永有美利哉倘尔部众或背初心扰我边境是乃自乖大义轻口盟言

天地鬼神实共鉴临非尔之福尔其体悉朕意尚钦承之

弭盗

○隆庆二年十月庚辰广贼曾一本等驾船二百余艘突至南澳窥福建玄钟界抚按涂泽民王宗载疏请大征

上命两省督抚镇巡官竭力夹剿务期荡灭不得推诿以致滋蔓

○隆庆六年六月丁亥以盗劫安义县库夺江西布政使司左参政方良曙俸一级黜安义县知县曾知经为民始定捕盗条格各州县掌印巡捕官有盗至十人者降一级二十人者降二级三十人以上者罢官各兵备及该道官所属盗起至五十人者降一级七十人者降二级百人以上者罢官抚按隐匿不行参奏者听部院科道官参奏重治若地方有盗即报上官亟行擒灭上官即拨兵马就便捕灭者免究仍录叙其捕盗之功量多寡为升赏著为令

除逆

○隆庆四年十二月丁酉虜执我叛人赵全李自馨王廷辅赵龙张彦文刘天麒马西川吕西川吕小老等来献初赵全与丘富从山西妖人吕明镇习白莲教事觉明镇伏诛丘富叛降虜全惧乃及弟龙王廷辅李自馨从富降俺答驻边外古丰州地名曰板升俺答授全等皆为酋长丘富死全等益用事岁岁引虜入犯边境苦之已而试百户张彦文游击家人刘天麒明镇子吕西川及边民马西川吕小老等先后降虜与全等皆居板升全等因尊俺答为帝治城郭宫殿期日升栋会大风殿栋落压杀数人俺答惧不敢复居而全等亦各建堡治第拟于王者署其门曰开化府有蟾宫凤阁之号俺答益贵近之隆庆初汾石之祸实全等本谋也时边事日棘中外籍籍以板升为忧募有能得全等者拜都指挥赏银千两久之不能得及是以把汉那吉故虜乃诱执全等至云石堡待命总督王崇古已得请遂受其□□使送归那吉那吉恋恋不欲行崇古阮谕朝廷恩意许奉表通贡不绝及宴赉甚厚那吉感恩誓不敢贰中国携其妻以归留阿力哥及俺答使二人为质至是以状闻其卸言全等凶悖为中国患数十年一旦骈首就缚殆天心助顺

圣德播远之效也宜祭告

郊社

宗庙以昭武功

上曰判逆元凶频年糾虜入犯荼毒生灵罪恶滔天仰赖

上穹锡治

宗社垂麻虜酋效顺执缚来献足神人之愤朕心嘉悦宜奏告

郊

庙献俘正法内外有功诸臣宜加恩赉者以例闻

○隆庆五年九月庚辰磔广西逆贼章银豹并斩其孙章扶獐于市仍传首夷方银豹广西古田獐民其父朝威自弘治间与其伯朝猛占据县治拒杀副总兵马俊参议马鉉正德间银豹常随朝威攻陷洛容县朝威诛死银豹乃挟其五子四出虜掠屡败官兵隆庆元年五月银豹兄银站恐为已累密送款巡抚殷正茂执银豹以闻传诣京师

上以律吏案银豹谋反律与扶獐俱伏诛其家属党族下抚臣论罪如律

大明穆宗庄皇帝宝训卷之二终

大明穆宗庄皇帝宝训序

朕以冲昧未烛于理践祚之初即日考古帝王遗文故事讲而行之庶几高山在前仰止不远顾以旁搜于异代不若家庭授受之为真而实录所纪多附以臣下之奏牒又不若通求

圣谟明徵定保之为要此我

皇考穆宗庄皇帝宝训所为辑也钦惟

皇考躬神圣之资抚熙洽之运虽

在御甫及六年而

亲郊耕藉幸学讲武古帝王经世大法略已施行至于百姓虽已安业而蠲贷之诏屡下四夷虽已誓服而戒备之令尤严海内臣民固莫不忻戴而咏歌之矣惟是垂衣端拱雅尚恭默故精神性术之蕴不可悉得而窥然其言依古训动合图箴聪明涵于内照条理辨于物宜则如日月行天望而见者盖可因用而识体焉朕尝视膳宫中观大官所奏御日无加籩四方灾变来闻辄盱食靡宁威孚正于厥家法纪行乎至近左右凛凛谨守官籥无敢违越尺寸此其崇护国脉培养元气之道尤为切至外廷所不闻宜其敷之训辞播为声教彰明较著如斯也夫唐虞道在于典谟文武功存于雅颂彼其继世皆神明齐圣之主犹恐惧德之不类绎思褒序口为蓍龟矧予小子其敢师心自用以忝

先烈爰命儒臣彙括实录所载关切理道之要者得若干条厘为八卷藏之金匱使与典谟雅颂并传而因叙其景行之意云

万历二年七月十三日

大明穆宗庄皇帝宝训序终

大明穆宗庄皇帝宝训卷之一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
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
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圣孝

○隆庆元年正月戊午

上敕谕礼部曰朕惟自古明君谊主莫不称述其亲之功德荐之美溢垂诸无穷盖所以广仁而崇孝也我

皇考大行皇帝英姿天挺

圣学日新临御四十五年裁决庶政威权无一日不在于朝廷子惠群生意念无一
时不存于海宇恩流如雨露令发如雷霆外清夷虏之氛内奠邦家之祚斯则成功巍然
不可尚矣至于肇明典礼植万古之纲常屡布训词阐千圣之秘蹟制作大备声教四敷
其文章焕然又莫或并焉朕方与天下臣民均切怙戴

昊天不吊

龙御上宾眷惟< 耳少 >冲嗣奉丕绪既仰承于佑启敢或后于显扬谨按彝规
升荐

鸿号爰稽颂德之公论用昭传美之至情尔礼部其集文武群臣定拟

尊谥择日恭上册宝钦哉

○己未敕谕礼部曰朕仰荷

皇天眷命遵奉

皇考遗诏嗣守丕基君临万国溯惟庆源所自我

生母荣淑康妃恩实大焉朕曩居外邸奉养之礼既莫罄于生前光扬之典又未崇于身后追思罔极痛切于衷夫孝在笃于所生爱必由于亲始今朕方以孝治天下而母恩未报大礼未举其何以表因心之谊立成教之本哉昔我

皇伯祖考孝宗皇帝上

生母淑妃尊谥曰

孝穆慈惠恭恪庄僖崇天承圣皇后祔葬

茂陵建

奉慈殿于大内岁时祀享万世称孝焉兹当如故事仰稽

懿德恭荐

鸿称举迁祔之上仪营祀享之专字尔礼部其会官详议来闻

○己卯

万寿圣节

上以

大行皇帝梓宫在殡哀痛倍切谕免百官朝贺

○壬午敕谕礼部曰

皇妣孝洁皇后

皇妣孝烈皇后昔

皇考虽已定有谥号而

尊称尚未备兹将届祔葬祔享之期尔礼部会官议拟并具合行礼仪来闻

○五月庚辰敕谕太师兼太子太师成国公朱希忠等曰兹者恭脩

皇考世宗肃皇帝实录已敕礼部采取事迹命尔希忠为监脩官大学士阶春芳朴以勤居正为总裁官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高仪等为副总裁官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姜金和等为纂脩官于隆庆元年六月初一日开馆朕惟我

皇考临御天下四十有五年功德巍巍如天之固未易以名言然其政令赏罚之施制作文章之盛言为典谟动成轨范其事布之天下其文具在有司可得而称述也兹命尔等稽古义例纂辑成编以启后人贻法万世其一时吏职之称否臣下之媿恶亦得附见以垂鉴戒尔等宜悉心综理夙夜勤事毋忽以致遗毋夸以失实毋偏以废公毋怠以玩岁殫乃心力用亟成一代之令典以覲扬我

皇考之耿光称朕意焉钦哉

○隆庆四年九月辛卯掌吏部事大学士高拱等言近者审录重囚阅方士王金陶世恩陶放申世文刘文彬高守中等狱词不觉隐恻流涕曰

先帝受诬一何至此哉古之人君有殁于非命不得正而终者其名至为不美盖实有其事而不容掩故有以流传而取讥于后也以我

先帝是果不得正终实有其事否乎

先帝聪明睿智事无大小悉洞烛其微至于保爱
圣体尤极详慎即用太医院官一剂亦必有御札与辅臣口确安肯不问可否轻服
方士之药又安有既服受伤不以为言又复服之之理此自
陛下所明知也
先帝临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寿考令终盖自古所罕有者末年抱病经岁从容
上宾曾无暴遽此亦天下所共知也今乃曰金等妄进药物遂损
圣体比金等子杀父律谓
先帝是金等所害
皇天后土在上然耶否耶议事者乃假
先帝为词诬以不得正终其将谓
先帝为何如且
陛下以父子之间而明于
陛下前诬
先帝以不得正终其将谓
陛下为何如今罪招中明开
先帝为人所害是何事体每岁审录大廷之上明说
先帝为人所害是何语言凡在臣民皆不忍闻久怀痛愤九重高远此等情状何由
得知臣如不言其谁为
陛下言者若不极明其事恐天下后世信以为真卒使
先帝抱不白之冤于天上留不美之名于人间则天地古今之变无有大于此者而
陛下亦何以为情也伏望敕下法司会同多官从公再讯务见的确然后涣发纶音
明其事于天下宣付史馆明其事于后世使皆知
先帝以正而终更无他说则不惟可以仰慰
先帝在天之灵而
陛下为
亲昭雪亦可以明父子之恩臣等为
君昭雪亦可以尽君臣之义万代瞻仰在此举也至于金等恶孽滔天自有当诛之
罪只宜以本等罪名诛之万死何足惜哉
上曰兹事情重大法司其会同多官讯实以闻于是刑部会府部大臣及锦衣卫科
道官于承天门外鞠之尽反金等狱词言金等进药无事寔前所坐悉妄第他罪恶尚多
不当轻纵请更下法司改传正律
上曰我
皇考神圣睿智荷
天笃祐寿考正终享国享年乃自古帝王所罕及者何尝轻用方药却乃委罪于人

兹事既会鞫明白其宣付史馆纪录垂示万世金等既有别罪依拟更论具奏

圣学

○隆庆元年三月乙酉敕谕礼部曰朕惟讲学乃帝王进德图治之首务兹山陵事毕经筵日讲宜即举行尔礼部择日具仪并合行事宜来闻

○四月癸巳命太师兼太子太师成国公朱希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徐阶知经筵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李春芳郭朴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高拱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陈以勤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张居正同知经筵事赐之敕曰朕惟帝王脩齐治平之道具在经史然必讲明之无疑庶几推行之有效肆我

祖宗

列圣法古帝王讲明正学经筵盛典世世举行朕以眇躬君临万国仰承丕绪恒思克荷之艰祇率旧章冀获多闻之益今将以四月二十二日御经筵命尔希忠尔喈知经筵事尔春芳尔朴尔拱尔以勤尔居直同知经筵事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赵贞吉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林树声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掌院事潘晟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殷士儋国子监祭酒林火口廉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吕调阳翰林院侍读吕昊王希烈脩撰诸大绶丁士美编脩孙铤张四维林士章陈栋充经筵官阶春芳朴拱以勤居正并晟士儋大绶四维日侍讲读夫君以脩德为要宜勤讲学明理之功臣以辅德为忠务尽责难陈善之实卿等其尚端志竭诚稽于古训启沃朕心凡经史所载理欲消长之端政治得失之故人才忠邪之辨统业兴替之由明白开陈毋有所隐务俾学缉熙于光明治允跻于隆盛上以副

皇天

祖宗眷托之重下以敷海宇黎庶熙皞之休而卿等引君当道辅成上德人臣之职斯无忝矣钦哉

谨天戒

○隆庆元年六月丙申

上谕辅臣曰连日霖雨不止有伤民间禾稼朕甚忧之其令户部查覆被灾地方以闻内外仍痛加脩省是日礼部议上脩省祈祷及停刑禁屠事宜

上曰内外百司其各务省愆脩职以副朕畏

天恤民至意祈祷自明日始各衙门官青衣角带及停刑禁屠俱五日诸司奉行不以实者该科劾奏

○丙午御史刘翹言北直隶武清县等处山东汶上县等处水灾异常漕河堤岸桥闸与民间庐舍田禾没者过半请下抚按臣查勘蠲赈脩理事宜即条上之以俟裁处

上曰暑雨为灾内外官其勉脩实政共图消弭因下其章于户工二部

○七月丁卯

上谕礼部曰秋霖不止重为民灾朕祇畏

天戒軫念时艰深用忧惕内外各官着各痛加脩省自十五日始青衣角带办事仍禁屠五日顺天府祈祷晴日止

○十二月丙申礼部言今岁四方奏报灾异特多请

上敬

天法祖勤学亲贤深以佚欲为戒

上曰

上天示异理宜脩省事关朕躬者自当加慎尔大小臣工其各秉忠君体国之心脩举职业消弭以尽交脩之义

○隆庆二年三月戊寅京师地震礼部尚书高仪等请令百官脩省青衣角带办事三日仍愿

上亲贤远佞勤政讲学以佚欲为深戒以励精为远图绌粉饰之弥文崇交脩之实政

上曰灾变非常委宜知儆事关朕躬者当自加慎尔等百司其痛加省勉尽职业毋□虚文

○十二月庚子礼部类奏是岁四方灾异比往年特多而山西天鸣地震男子化女及浙江水旱尤为异常宜痛加脩省

上曰

上天示警朕夙夜兢惕不敢怠荒尔内外臣工其务实心体国脩举职业共图消弥以仰承仁爱之意

○隆庆三年八月辛亥以是岁灾异频仍诏天下暂免刑

○十一月癸巳吏科给事中戴凤翔以京师雨水冰冻弭盗安民六事章下礼部因类奏灾异并覆凤翔< 疏 钰-金 >请行内外诸臣痛加警省仍劝

上勤政事虚听纳以仰答

天戒

上曰然今岁灾变异常

上天示警朕心深切兢惕尔内外臣工务痛加儆省脩举实政共承

天意

端储教

○隆庆元年正月戊辰礼部请册立 东宫

上谕曰皇子年尚幼且先赐名徐议册立

○甲戌赐 皇子名

上亲告

奉先殿

大行皇帝几筵而命皇子以辞曰朕兹恭请命于
祖考赐尔名曰 夫钧者言圣王制驭天下犹制器者之转钧也其为义大矣尔其
念之哉

○隆庆二年正月癸亥礼部尚书高仪等复上< 册 毓-金 >请立东宫其略言自
古明王图治忠臣□□莫不以建储为重所以定国本安人心也恭惟

皇上笃生元嗣已踰六龄主器得人臣民欢戴早建预养宜在此时臣伏睹宣德弘
治中

皇子皆二龄而册立成化中

皇子六龄而册立具在国史今

皇子虽在冲年而旧典可据且奇表秀发睿质异常必册立之仪既行则教養之道
可举惟

皇上早从众心择日册立实

宗社万年无强之休< 册 毓-金 >入

上乃许之曰卿等请建皇储至于再三沥诚弥切陈义甚正特允所请其择日具仪
以闻

○三月辛酉

上御皇极殿传制册立皇子 为皇太子命成国公朱希忠为正使持节太学士徐
阶为副使捧册宝诣文华殿行礼册文曰盖闻万国之本属在元良主器之重归于长子
朕恭膺

景命嗣抚丕图远惟古昔早建之文近考

祖宗相承之典爰遵

天序式正储闱咨尔元子 日表粹和天姿穎异诞祥虹渚夙彰出震之符毓德龙
楼允协继离之望是用授尔宝册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于戏启克敬承是以识姒传之
衍诵能基命是以下姬祚之长尔尚式彼徽猷定乃幼志勤春夏秋冬之学用广聪明亲
左右前后之贤豫端蒙養俾三善悉备百度惟贞益绵

宗社之洪休普慰华夷之仰戴斯予一人永有庆焉钦哉

○隆庆五年正月庚寅大学士李春芳等言

先朝故事

东宫未出阁时阁臣以朔望次日行谒见礼即今春和宜命臣等举行如例不惟臣
等获遂仰瞻之私而

东宫殿下亦可闲习礼仪養成储德且今岁来朝官员咸愿一睹

睿容请于二月上旬之吉许臣等率诸臣于文华殿门朝见以慰天下臣民之心

上许之令以二月二日谒见

○隆庆六年二月庚戌以

东宫出阁讲学命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高仪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张四维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脩撰余有丁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编脩陈栋充侍班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马自强陶大临翰林院编脩陈经邦何洛文检讨沈鲤张秩充讲读官检讨沉渊许国充校书官制敕房办事大理寺左寺正马继文徐继申充侍书官先是大学士高拱等请选

东宫辅导官僚会同吏部推举

上曰东宫官宜加慎选不必备员于是拱等< 璠 铤 金 > 名以闻

上从之仍谕拱居正提调各官讲读

遵成宪

○隆庆元年六月丙申先是御史张橧言皇极等殿门宜悉复

圣祖旧额太监李芳言南北二郊当合祀

上俱下礼部会官详议至是上议曰

天子正朝之殿所以临御万邦其名义实至重我

皇祖缔造之初名以奉天盖用明王奉若天道之意

先帝因

天心示变革故鼎新之余更曰皇极盖取洪范皇建其有极之意为义并精所包皆广至于他殿阁名额先后虽殊意各有当夫

皇祖为创业垂统之圣君

先帝实中兴礼乐之英主凡有制作莫不仰顺

天心远稽古训皆非臣下所敢轻议但窃见我

皇上御极以来善继善述因革得宜凡事关典礼纲常安危治乱遗诏所载者俱次第厘正其遗诏所□□□□更张者则率循成宪不愆不忘盖厘正者所以新一时更化之宜而率循者所以存三年无改之义

圣明举措高出千古若殿门等额遗诏未载关系颇缓今使于

先帝山陵甫毕之后一旦举而尽更之窃恐

皇上纯孝之心有所未忍臣等以为宜遵旧名为当又言臣等谨按周礼言圜丘方丘之制甚详列载燎坛瘞坎礼乐象舞之数亦各有别则知天地分祭之说在成周已然矣秦汉之初去古未远皆主分祭自是而后则分合靡常而议论不一然大抵主分祀者十之六七主合祀者十之二三程颐朱熹号称大儒一则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一则曰天下有二大事一是天地不当合祭则分合之当否概可见矣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一时廷臣斟酌考订建

圜丘于钟山之阳以冬至祀 天建

方丘于钟山之阴以夏至祀 地盖亦仿周礼而为之至洪武十年偶感阴雨始改合祀我

世祖皇帝应运中兴乃集廷议更定四郊如洪武初年之制当时诸臣亦多辩论
先帝折衷断自
圣心锐然举行然非
先帝作而为之实遵
圣祖初制也恭遇

皇上嗣登大宝遵奉遗诏凡一应郊社等礼下之廷议令参稽旧典斟酌改正中间
如大享之礼祈谷之祭与天帝社稷之祭原不系

祖宗旧典及与古礼不协者俱已厘正惟此四郊二祀原为
圣祖成制臣等如旧请行荷

圣明允俞北郊之礼又以脩举若复轻议更改臣等未见其可窃以为当如初议
上曰殿门等名出自

皇考钦定

郊坛分祀亦

皇考复议

皇祖初制俱如旧遵行不必更改

○隆庆四年九月甲午诏复京营旧制自京营改六提督法令不一人人持意见择
便利旬月不决兵科都给事中温纯言京营之弊其失在不择将而添将不增军而增官
不讲训练而讲营制

陛下柰何以一辅臣故而用三大将以一勋臣故而用三侯伯又以三侯伯故而用
三文臣假令北六人尽才且贤惟一心犹惧有十羊九牧之患况一分兵马輒起异同不
惟文武不相能即文臣中亦自相矛盾矣千把总受参游令倏焉而副将之令至又倏焉
而文提督之令至又倏焉而武提督之令至多指乱视多言乱听居常犹忌之以之临敌
蔑不败矣各卫所官军杂置三营中即有公移则以一官往来六提督之门其费可知也
且三营各二副将将各领兵五枝不可谓分乎分矣得其人则合之为三大营分之六
副将又合之为一总督一协理盖俱用

先帝之制而诸副将之分属统领者又适当辅臣分制之议夫谁曰不可故臣等以
为文武大统帅则莫如复

先帝制便其诸副将参游等官仍从近议分统

上是之乃罢六提督更推总督协理大臣如故

○十二月壬寅礼科右给事中戢汝止言宗室之请名封选婚宜改属巡按御史代
为具奏则可免王府需索之弊而婚礼不至愆期

上谓

祖制不可更报罢

听纳

○隆庆元年四月庚寅命建翔凤楼于宫中都给事中冯成能等言

皇上初御宇内

山陵甫毕正宜脩举政事以新天下之观瞻今他务未遑而亟于翔凤之作流闻四方以为工作复起诏令之口信举动之不当从此始矣今四方多虞公私耗竭一毁一建工费不费昔文帝作露台惜百金之费而止翔凤之费不止百金而

陛下之仁优于文帝臣窃谓

圣心必有不妥于是举者惟

陛下重明诏恤民穷亟赐停止

上嘉纳其言遂罢之命以紫极殿等材收贮别用

○七月丙辰

上谕内阁曰朕即位以来赖卿等辅弼乃科道官不谙事体屡肆欺言卿等宜有以处之于是工科都给事中冯成能上< 疏 金 >极言

圣明之世不当以言为讳宜发德音明示天下使晓然知前日之谕乃一时有为之言而非

皇上本意庶忠言日闻无壅蔽之患

上报曰听谏朕之素心若所言当理无不嘉纳昨谕乃谓妄言失实者此后尔等进言各宜审择以称朕意

○八月戊申

上谕内阁欲亲诣

天寿山行秋祭礼大学士徐阶等上< 疏 金 >言

皇上重

祖宗弓剑之藏切岁时霜露之感欲躬脩

陵祭此乃

圣孝所发视他游幸不同但

天子之孝以保安

社稷为大故

累朝旧制发引之送止于午门而祭祀之礼惟

太庙亲奉其

山陵皆止遣官即在常时尚未轻出凡以重

社稷也乃今东西二虏旦夕窥伺蓟辽宣大警报屡闻此何时耶

皇上顾欲冒危而往万一至彼稍有震惊于时悔之亦复何及此不独臣等及诸臣民不愿

皇上有此举动窃惟

祖宗在天之灵爱护

圣躬记念

社稷尤不乐

皇上有此行也乞深留

圣恩特赐停止

上初不允令如前旨传行于是阶等三上< 〇〇〇 铨-金 >极言

天寿山之后即黄花镇黄花镇之外即虜地今虜既结聚万一猝入何以御之适据边将报称东虜土蛮等欲犯喜峰口西虜把都儿等欲犯古北口此系岂轻小者〇

皇上熟计之毋以万乘之重轻试于危险

上悟乃止命以事宁之日奏行

〇九月丙辰兵科都给事中欧阳一敬等巡视京营给事中孙枝御史韩君恩等各上< 〇〇〇 铨-金 >言内臣不当坐营且团营裁革已久亦无可坐乞追寝前命

上以示辅臣徐阶等言

太祖时原无团营团营之设起于景泰年间至嘉靖二十九年已经

先帝裁革特以大明会典脩于正德中未及明载今内臣委无团营可坐事体有碍施行言官所言无非仰望

皇上远遵

太祖之初制近守

先帝之定制以应俯从

上不悦因诘阶等何故不奉诏令且以意对阶等对言

皇上有旨臣等岂敢不遵但团营先于嘉靖二十九年

先帝因虜贼入犯惩戎务之废弛考

太祖之初制将团营裁革内臣取回数年以来事权稍得归一操练渐觉有效良法美意诚万世所当遵行者也今命内臣坐营若据见在之制则已无营可坐若必欲用内臣则湏将

先帝定制尽行更变不惟臣等不敢窃惟

圣心亦有所未安者且团营始于景泰革于

先帝臣等下情实愿

皇上惟以

先帝为法是以昨蒙发下科道之< 〇〇〇 铨-金 >輒有陈奏无他意也

上纳其言遂命罢之

〇十二月乙酉尚衣监太监高相等奏以物料不充乞如嘉靖十七年例增额召买工部执议今诏书方务节省而相等首开糜费之端不宜听许得旨如部议

〇壬寅沧州盐山县丞王邦直应诏陈十事一减赋役以招流移二实仓廩以备〇荒三戒有司以去奢僭四清驿递以革冒滥五禁势豪以除暴横六正仕途以塞奔兢

七重功绩以明考课八慎作养以剔繁冗九严简练以脩武备十振纪纲以励风俗

上曰此奏多切时弊该部看议以闻勿以官卑废言

○隆庆二年正月戊午孟春时享

太庙先是

上已命成国公朱希忠代行礼官请

上亲祭不允于是大学士徐阶等〈䷆ 铨-金〉言祭祀者国家之大礼春祭者四时之首禋在

皇上必躬奉裸将而后为孝为敬在

祖宗列圣亦必得

皇上之躬亲对越而后来格来歆故孔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自非有甚不得已之事未有可以遣官代行者易曰〈䷆ 廿衣十〉亨王假有庙言〈䷆ 廿衣十〉聚精神总摄众志之道莫大乎宗庙也仰惟

皇上当万国来王之初朝觐官吏会试举人四夷朝使咸集阙下正宜致谨

庙享以〈䷆ 廿衣十〉合天下之心而乃无故遣代恐非所谓〈䷆ 廿衣十〉之道也且自宫至庙其路不远奠献有数其礼不繁

皇上躬一奉行劳亦不甚夫以宗庙大礼虽劳且不当避况非甚劳者乎臣等谨披沥上请惟

圣明鉴允仍亲诣

太庙行礼

上乃从之

○四月壬午先是

上令内承运库太监崔敏以户部银六万两买金一万两进用户部尚书马森等言皇上知太仓之积不足以供边饷故出内库银买金甚盛心也第黄金产自云南所出有限岁额不过二千尚多逋者至于口人尤难责办

先帝时曾买金二千日积月累仅能足数不能足色寻诏停止以此金暂贮太仓今欲于数日之内即满一万之数臣等知其不能请先进见贮太仓者督云南布政司亟进年例以供

上用又

祖宗时御札皆司礼监传之阁臣转示各部院无司礼监径传者更望

陛下率由旧章以示崇重命令之意得旨银两且不必发取见在金进用

○丙申诏脩理禁门城楼及〈䷆ 铨-金〉浚御河工科给事刘继文言今财力诎乏边务方殷不宜兴不急之务以滋劳扰工部亦以为言

上乃命工部会同内官监酌量缓急次第脩理

○隆庆四年三月甲申尚衣监崔敏传旨令南京加造段疋数至十余万工科都给

视银数之少若此则百金之费必思所以惜之视粮数之少若此则九年之蓄必思何以致之持守此心始终不变由朝廷以及百官由百官以及万民共成恭俭之化渐致殷富之盛则一切权宜摻括可以勿行而

皇上忧国爱民之心亦当少慰< 〇〇〇 毓-金 >入

上手诏曰帑藏之积何乃缺乏至此朕于一切用度十分省减正供之外未尝妄费分毫尔等尚当悉心措处以济国用

〇隆庆二年三月丙寅御用监奏合用金箔漆朱等料〇减定数目请行工部办送本监工部以漆朱等料皆〇例所未有宜以嘉靖初年为则其金箔等如数处办自今各监局物料仍如节年事例不得加增

上从部议

< 〇〇〇 宥十见 >仁

隆庆元年八月辛卯南京刑工二部以徒犯钱金等援登极恩诏乞赦各持论不合移刑部议刑部侍郎樊深等议言臣谨按大明令凡徒犯以主配所者例不许放还祇因市板讹谬流传不一故工部执以为可许刑部执以为不可许以法言之则刑部当是无可疑者第徒流著役之人虽律令俱称不宥然以臣所闻大明律内一款又有赦书临时定罪名特免之文则是国家立法之意凡遇霈恩若止是传旨肆赦不别定罪名者则当拘常赦不原之律其余自当别论今

皇上登极覃恩既不止于传旨肆赦而临时所定又各条有罪名岂可以常赦所限而拘之乎且诏书所云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者罪无大小咸赦除之徒流著配之人独非已结正者乎臣惟国家赦宥有法所以立万世之经使人难犯登极有赦所以溥旷荡之恩使人自新今遵行明诏而又胶柱乎律令奉扬殊典而又掣肘于常法宜乎其执滞不通也况上稽洪武近及嘉靖年间赦书往往于此辈有开释者亦未闻谓其与律令背驰且徒流之罪例许拆赎此辈独以无力故就胥靡今伪印发冢诸死罪不应拆赎者既蒙< 〇〇〇 宥十见 >宥而此辈独以已至配所反不得一沾殊恩恐非所以昭我

皇上乐与天下更始之意第事不归一故人持两端伏乞明示德音布告中外使奉法之吏有所依守< 〇〇〇 毓-金 >上

上曰登极覃恩与常不同徒流人已至配所者特许放还

〇隆庆三年正月壬申云南道试监察御史詹仰庇巡视皇城遇医官自禁中出言皇后迁于别宫寝疾危困仰庇上< 〇〇〇 毓-金 >曰臣闻天子之有后所以分理阴教正位六宫之首故宫闈之教修而后阴阳之理顺今

皇后殿下乃

先帝所择以配

陛下以为

宗庙

社稷之主四方家人之则者也臣昨闻道路流言
皇后移居别宫已近一年又有言睿体抑郁成疾
皇上略不省问者有如一且不可讳是上累

圣德而贻天下万世之议臣寔痛之入朝之际尝窃问大小臣工亦无不忧懣泣下者而事涉宫禁不敢明言臣谓人臣之义知而不言当死言而犯忌讳亦当死臣今日固决死然愿

陛下一听臣言复

皇后于中宫时加卞 口尉问则臣死贤于生

上曰后侍朕多年无子近且病乃移居别宫冀稍安适却疾耳尔不晓宫中事多言姑不究初仰庇< 〇〇〇 毓-金 >上众谓祸且不测仰庇亦自分重谴及命下中外闻者翕然称

圣德焉

正典礼

〇隆庆元年正月丙寅礼部遵诏会议郊社诸典礼及祔葬祔享之制一郊社之礼臣等谨议天地分祀昉于周礼圜丘方丘之文自汉以来历代分合不常诸儒议论不一我

太祖定鼎之初与一时儒臣斟酌考订首建分祀之礼其后因感斋居阴雨始改合祀至我

皇考大行皇帝仍建四郊如洪武初年之制盖

太祖始分而后合

皇考改合而后分然

皇考之更制即

太祖之初制也今分祀以久似难纷更宜照例

南北二部于冬夏至日恭请

圣驾亲诣致祭仍奉

太祖高皇帝配其东郊以甲丙戊庚壬年西郊以丑辰未戌年圣驾

圣驾亲祭余岁遣官代行其太岁仍于岁暮孟春遣官专祭至如天神地祇已从祀南北郊其仲秋神祇坛之祀不宜复举一祈穀之礼臣等谨议礼称元日祈穀于上帝具详亦不可考我国家先农之祭盖即祈穀之遗意自

皇考俯纳言官之请肇举此典夫既祭先农复云祈穀二祀并行于仲春不无烦数且玄极宝殿当禁严之地而使百官陪祀宵分出入事体深有未安臣等窃以为宜罢祈穀之礼止于先农坛行事为当恭遇

圣主登极则亲祀先农并行耕藉礼其余每岁仲春仍遣顺天府官代行庶合

祖宗旧典一大享之礼臣等谨议明堂大享虽称古制而制度之详亦不可考见

皇考肇举此祀无非追崇

睿宗以昭

严父配

天之孝但自

皇考视

睿宗则

睿宗为

严父自

皇上视

睿宗则

睿宗为

皇祖若以今日仍奉

睿宗配

帝以于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义不甚相协恐非所以妥

睿宗之灵而安

皇考之心也故臣等以为大享之礼可罢一社稷之礼臣等谨议天子社以祭五土
之祗稷以祭五穀之神名曰

太社

太稷而帝社稷之名则自古及

祖宗朝皆无之国初

太社稷之建悉遵古礼而

皇考仍以勾龙后稷配寔合

太祖初制无容别议至于

帝社稷之祭不无嫌于烦数臣等窃以为正宜照旧奉

太社

太稷之祭其

帝社

帝稷宜罢勿举一

陵葬

庙祔之礼臣等谨议我国家自

宣宗以前

陵寝合葬皆止一后至

裕陵则二后同祔葬

茂陵则三后同祔葬若

太庙祔享则惟一帝一后又后惟元配始得升祔恭惟
孝洁皇后为
皇考大行皇帝元配礼应合葬
永陵祔享
太庙先年
神主回京时本部曾请祔享以其时未有本室暂祔
奉慈殿侧以俟
孝烈皇后虽曾正位中宫然非元配今先已祔
庙又奉
孝洁皇后同祔则二后并配非
祖宗旧制若因
孝烈皇后先祔而遂使
孝洁皇后不得升祔则舍元配而祔继配亦非
祖宗旧制况
孝洁皇后宜祔之礼
皇考先年已有钦依近日复有遗命臣等窃以为
皇考大行皇帝升祔
太庙之时宜请
孝洁皇后祔享而移奉
孝烈皇后于别所仍于
大行皇帝发引之先迁奉
孝洁皇后梓宫于
永陵与
圣母梓宫同日祔葬
孝烈皇后既以祔葬似当以次列祔其
孝洁皇后
孝烈皇后尊谥乞敕臣等撰拟议文奏进荐上册宝庶几名分正而典礼全矣
上曰礼官既会议允当其如议行之
○二月甲辰先是礼部言国朝
庙制一后配
帝其礼甚严如先年
孝肃皇太后
孝穆太皇太后
孝惠太皇太后神主皆祀于

列圣近而

先帝

皇上将何以处之此所谓礼之难行难继者也至于日供之膳则有可言者谨考南京

奉先殿原奉

太祖以上

列祖神位于中迨北京

奉先殿成南京

奉先殿各祭俱罢而供膳至今不辍盖以奉安神位之所而特存有举莫废之义也今玉芝宫既为

睿宗原庙近又设有

二圣神位故臣等以为日供之膳宜加旧奉设而悉罢其四时享祫及节序忌辰并有事奉告之祭庶国家之典礼

先帝之孝思可以两全

上从其议

○四月甲辰始命夏至祭

方泽以卯时行礼先是冬至祀

天孟秋享

太庙春秋祭

社稷先师孔子历代帝王俱用子时祭朝日坛以卯时祭夕月坛以酉时孟春孟夏孟冬时享及祫享

太庙俱午时夏至祀

地时未有定至是太常寺以请遂定于卯时

崇道术

○隆庆元年八月癸未朔

驾幸太学行释奠礼于先师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徐阶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李春芳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陈以勤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张居正袭封衍圣公孔尚贤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杨博兵部尚书郭乾吏部左侍郎兼学士掌詹事府赵贞吉分奠四配十哲两庑礼部侍郎潘晟致奠启圣祠毕

上御彝伦堂命文武三品以上及翰林学士坐赐茶授祭酒司业经坐讲上宣谕师生曰取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尔师生其勉之

○乙酉敕谕国子监师生曰朕以< 耳少 >躬纘承洪绪总亿兆君师之责深惟古昔帝王临御天下莫不建学立师宣明教术育贤善世以底休平朕甚慕之思与宇内

之士臻于斯路爰循旧典纪元之初躬亲太学祇谒先师孔子因进尔师生讲角口羊经义厥礼告成尔师生其曷以称塞朕意夫学校之设以明人伦也五伦之道根于性命之自然而推极其用则化成天下恒必由之六经垂宪炳如日星所以发挥斯道者甚备会其旨要身体而力行之以措诸事业非今日教学之所急与朕方立极绥猷为天下先尔等其夙夜祇懋相与讲求经术之微惇叙彝伦之大期于体立用广以成化于今上追古雍熙太和之盛无令唐虞三代得专其美不亦善乎若乃徒事辞章离经畔道率忘其性命之实而靡适于世用非所望于尔师生者也钦哉

○隆庆五年九月戊辰先是六科给事中韩楫等十三道御史马三乐等交章请以故礼部侍郎薛瑄从祀下礼部会廷臣禠议至是上议曰臣等谨按瑄山西河津县人方幼年一见濂洛诸书即叹曰此道学正脉也遂弃去词赋专心于是其学以复性为的以居敬穷理为功以反躬践履为实潜心体玩至老弥精充养之纯超然自得此其学问之大原也平生言动举止悉合于矩辞受取与一揆诸义居家则孝友无间与人则乐易可亲中正足以矫枉律遍刚直足以廉顽立懦此其行履之大略也所著有读书录有河汾集虽不专以述作为事而只字片言皆可师法微词粵议悉合圣谟至今学者莫不尊信而诵习之此其著述之大旨也至于立朝行己之际不拆节于权门不谢恩于私室不屈于贵近不慑志于临刑荣辱不以关其心死生无以易其操此其树立之大节也故一时信从者有河东夫子之称一代真儒之许至今无异议焉间有疑其著述之寡者不知学贵心得道在躬行矧瑄所著书且十余万言不为不多又有言宋时罗从彦李侗诸儒尚未遍祀瑄不应独祀者不知从彦等皆讲求圣学于大明之日而瑄乃兴起于既绝之后课其难易功实倍之惟

陛下博采人言俯垂临决早赐施行其于世教士风非小补也<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入上曰瑄公论既定其准从祀

重选举

○隆庆元年七月甲子礼科给事中何起鸣奏申饬科场事宜一曰重怀挟之罪一曰革传递之奸一曰慎同考之选一曰正谄谀之风一曰预监临之差一曰严诳骗之罚得旨怀挟传递诸毙依疑枷号重处今后科场搜检不严关防不密责在外帘举动不慎校阅不公责在内帘礼部并都察院分别参奏余悉如议行

○甲戌遣御史凌儒陈联芳监顺天乡试

上以科场事重逐年毙多谕儒等悉心综理严加禁革以副朝廷求才之意先是两京监试御史皆临期方遣礼部以为仓卒之际不便防奸故是岁遣官特早去

○隆庆二年正月壬申河南道御史王好问条陈科场四毙一号舍二怀挟三代替四透漏俱宜严法关防礼部覆奏

上曰奸毙不祛何以得真才监试御史其尽心严察不得<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纵

○二月壬寅礼部覆提学御史周弘祖奏正士风五事一广恩贡以实国学二申卧

碑事例以整浇风三久任教职以收成效四责成有司以惩玩愒五试题湏善恶并陈以革剽窃之习

上曰开贡本为求才各提学官其严选毋滥廷试之日发回三名以上者提学官以不职论降一级

睦宗亲

○隆庆元年正月戊辰复郑王厚烷爵管理国事如旧仍岁加禄米一百石释鄢凌王府镇国中尉勤熨及其子朝< 土冒 > 归本府有司存恤先嘉靖间厚烷以建言时政忤旨盟津王长子祐榿因构之王遂夺爵勤熨朝< 土冒 > 亦以赴阙言事俱发高墙禁锢至是礼部奉诏书请< 六十见 > 释优处故有是命

○七月乙丑宗人府掌府事驸马都尉邬景和< 足 毓-金 > 辞岁禄一百石

上答曰禄赐乃朝廷待臣常典景和但尽心供职以图报称不必辞免

○隆庆二年五月戊辰肃定王妃吴氏奏以孙肃怀王无嗣请令定王侄管府事辅国将军缙< 火贵 > 承袭王爵仍赐给丁土以供祭膳礼部覆言宗藩封爵莫重于亲王往者缙< 火贵 > 请封

先帝宸断谓越世无相继之理成命昭然孰敢违越宜令缙< 火贵 > 安分守职毋得輒假王妃名再三渎请

上曰

皇考宸断伦理明正缙< 火贵 > 不准继袭但将该府卫所等悉一切裁革同于犯罪国除恐非

先帝意且惇睦之道不如此其再议以请于是礼部又言缙< 火贵 > 既为将军则与亲王统体自别卫所所以卫亲王也不容僭踰肃王及世子金宝非将军所宜用自当奏缴或量摘卫以资耕牧土田之用而王妃所受金册容其身终奏缴则朝廷惇睦之仁裁制之义庶几两尽从之

礼大臣

○隆庆二年二月丙戌大学士徐阶以历俸再满九年自陈不职

上曰卿辅佐

先帝久著忠诚翊戴朕躬勋猷益茂兹九年再满朕心嘉悦其赞理如故吏部议拟应得恩典以闻阶仍上< 足 毓-金 > 求去辞免加恩

上曰卿先朝耆硕才德兼隆经国筹边功在社稷朕已命所司议拟重加恩费用示眷酬何乃复上< 足 毓-金 > 求去其遵前旨即出赞理以副朕怀不允辞是日吏部拟上恩典得旨辅臣阶□伯爵俸荫一子锦衣卫正千户子太常寺少卿璠升本寺卿仍掌尚宝司事赐敕奖谕宴礼以示朕眷礼至意

○七月丙寅大学士徐阶再上< 足 毓-金 > 乞休益力

上察其诚恳乃许之特命驰驿遣行人护送以归有司岁给人夫八名月给禄米六

石仍赐阶敕谕曰卿自弱冠及第珥笔词林博学宏才蔚有令望既服官中外劳绩弘多乃受

先帝眷知擢居纶阁平章大政悉裕乃猷虽遭际时艰善藏其用已而专司揆席独运钧衡黜伏庸回邦家以之宁谧屏除贪墨朝著因而肃清迨

先帝升遐朕嗣大历服卿乃扬宣遗命与四海以更新翊卫朕躬听百官之总已用光始政不替初忱凡论道经邦以安内攘外莫不殚竭心力曲尽纤微俾予一人垂拱之休皆十八载励相之力方切毗倚共致昇平而屡托微疴力求避位举朝有免留之

＜□□ 毓-金＞在卿坚肥遁之情朕非不欲属任老成而又不忍烦以机务特赐俞允因锡玺书命乘传以言归遣使臣而戒道仍岁给舆隶八名月馈官廩六石以示朕优眷之意于戏仲淹秉政清朝心怀天下之忧乐裴度投闲绿野身系国家之重轻卿于二臣后先一致其尚强加餐食葆固精神暂寻洛社之盟行俟东山之召卿其勉承之哉时大学士李春芳陈以勤张居正皆以阶内阁首臣谏达政体力劝

上留阶

上谓阶年高且求退再三故卒从所请而宴乐锡予之隆一如扬廷和故事称优备云

○隆庆四年七月戊子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陈以勤四

＜□□ 毓-金＞乞致仕

上察其诚恳优诏许之仍加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致仕给驿遣官护行有司月给米六石岁给人夫八名复赐敕奖谕敕曰卿以博学宏才冲怀雅度早登侍从茂著声华乃简自

先皇侍朕藩邸启沃岁久裨益弘多暨朕嗣宅丕基眷维旧学擢居纶阁俾赞枢机卿乃同寅协恭殚心毕力嘉谋入告常先天下之忧正色立朝深得大臣之体诸所匡弼具见忠勤朕方切倚毗共图至理而固陈微疾屡乞优闲慰谕再三＜□□ 毓-金＞请尤力重违雅志特用俞允兹加卿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余官如故仍赐驰传遣官护行有司岁给舆隶八人月给官廩六石以称朕优眷至意于戏＜□□ 毓-金＞广乞归田里竟全师传之高司马退居洛阳犹负相臣之望卿之终始无愧古人其慎药加餐颐神益寿为国家完柱石为乡邦垂典刑暂投绿野之闲俟仁蒲轮之召卿尚勉承之哉

○八月甲子致仕户部尚书方钝以册立

东宫恩例存问具＜□□ 毓-金＞陈谢

上谓覃恩诏下已久所在有司延缓至是始举行命夺岳州府知府李时渐俸三月

○隆庆五年五月戊寅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李春芳致仕春芳乞休＜□□ 毓-金＞凡五上

上察其诚恳乃许之优诏褒美特赐驰驿遣行人曹铣护行有命有司月给米六石岁给人夫八名仍赐敕奖谕曰卿以诚心笃行渊学宏才蚤擢廷魁致身侍从雅望久孚

于士论芳声丕振于词林遂受简

先帝荐登纶阁夙夜秉在公之节谟猷阐入告之勤迨朕嗣服之初尤切倚毗之重眷惟耆德晋首台垣卿乃志切协恭诚体存国不动声色量休休而有容矢竭股肱心翼翼而匪懈启沃之忱弥笃忠实之念弗渝朕方赖平章共图治理顷以亲老微疾累乞闲慰谕虽频情词益恳特从所请用遂雅怀兹赐卿驰传遣官护行有司岁给舆隶八人月馈官廩六石以副朕优养辅臣至意于戏由状元为执政冯京不愧乎科名以宰相而养亲王溥见荣于当世古称盛事今乃兼之卿其勉加飧食调护精神展致乐于家庭发英华于著述俾国人皆有所矜式而天下系以为重轻岂惟卿垂无疆之闻而国家亦永有光哉

抑近习

○隆庆元年三月辛酉提督上林苑太监李芳奏本监官属内自僉书而下外自左右监丞而下各有本等俸级其跟办皂隶冠帽习仪等项银两系近年增派宜悉裁著为定例得旨宿弊俱严行禁革

○六月戊戌礼科左给事中王治等奏上清查内府各监局库布绢线绒香蜡之数请如诏令举行因效奏掌供用库内官翟廷玉掌丁字库内官马尹等乾没之罪

上报可仍以廷玉尹属司礼监治罪

○七月壬申巡按湖广御史陈省效太和山守备太监吕祥罪七乞徵祥还并罢守备官兵部言内臣有事太和山始于成化初然用以提督道流于地方无与也宜如省言罢之便

上是之诏革分守徵祥还已而司礼监举御马监右监丞刘进代祥

上仍命提督分守湖广行都司等处都给事中欧阳一敬<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言臣访知刘进者本刘俊尝守

显陵诛求万状

肃皇帝下之狱已充

孝陵卫净军今逃藉易名复得进用代祥此退饱虎得饥虎也

上悟遽命罢进革分守问司礼监孰可代进者于是内官监左监丞柳朝自司礼监典籍簿得推用仍兼分守兵部尚书郭乾曰臣惟人君之尊如天如令四时也故传曰令重则君尊夫一太和山内臣耳部臣曰分守可革

陛下亦曰可革科臣曰分守可革

陛下亦曰可革而旨从内降旋复易之传播中外殊骇听闻臣等以天事

陛下愿

陛下以天自处而坚四时之信天下幸甚<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入

上深以为然即命改给朝提督太和山关防毋兼分守

○隆庆二年七月丙辰内使许义坐挟刃吓人财事发巡视中城御史李学道不候

令进献羨余以佐国计布政司官银三百两按察司官二百苑马行太仆二寺官一百运司及府正堂官二百五十佐贰官一百州县正官二百佐贰官五十首领及边远者量进< 䟽 铨-金 >入

上曰进献非事体朝廷亦不藉足用不许

○九月癸丑户部覆南京户部尚书刘体乾条奏四事一分派仓分水次以均劳逸一议处脚价工食以止科索一减耗米一责运官< 䟽 铨-金 >入

上曰兹所议俱准行今后各衙门琐屑诸务可径行者不必一一渎奏

○隆庆四年七月己巳掌吏部事大学士高拱言近来章奏日趋浮泛铺缀连牍徒烦

圣览且言多意晦绪理难寻翻可窜匿事端口调假饰人臣奏对之礼不当如此请严加禁约令内外诸司凡有章奏务在直陈其事意尽而止不得仍前铺缀违者听该部科官参治庶存恭肃之体且还简寔之风

上答曰卿言良是近来章奏信多繁辞且语涉肆慢甚非人臣奏对之体所司其通行严禁违者部院及科臣劾治之

○隆庆五年十一月丁卯巡抚云南都御史曹三暘上言革任黔国公沐朝弼怙恶不悛虐害地方人心危惧请因其乞假葬母留之南京不遣以杜后患兵部覆朝弼事已前决今因其自至而留之非所以明国威昭大信也

上以为然令遵前旨还镇闲住戒以痛自省改不得生事虐民

慎恩泽

○隆庆二年四月辛巳户部覆御史王廷瞻言勋戚庄田请乞大滥或本宗已绝为异姓所冒或身后陵夷为势家所夺使国家优恤之典为奸宄射利之资甚无谓也宜于初给时酌为定数不得过多仍限以世次递为裁减其无宗无爵者悉归之官至于各卫屯田必择卫官之贤者使任其事有司查盘得并核其勤惰仍以屯粮完负分为三等以行劝戒

上从其议令勋戚初给庄田部臣酌议则数临时举闻

○五月甲寅锦衣卫经历牛应龙等以其父前考察为民请比例移封吏部言条列所开除名等罪不系贪酷得奏请移封者所以广锡类之仁若赃污等罪即遇赦宥仍行追夺者所以严赃吏之禁夫已授封者尚得追夺况未授封者乎自今内外官员有应封赠而其父以贪酷为民者听本部斟酌奏请许以原职冠带闲住其后虽有封典不得概及以滋冒滥

上曰贪酷为民者无论考察问革皆不准封赠其以他事为民者非遇大庆覃恩亦不许

○十二月丁酉先是户部奉旨酌议裁革勋戚冒滥庄田勋臣传派五世者限田百顷戚畹限田七百顷至七十顷宗口以绝及失爵者夺之奸者影射者徵租入官至是巡

按直隶监察御史刘世曾查奏勋戚传派五世田溢百顷以上者朱希忠田千三百余顷定国公徐文璧英国公张溶惠安伯张元善田各五百余顷泰宁侯陈良弼锦衣卫指挥李光先等田各百数十顷戚畹受赐太滥者驸马都尉李和田二千八百余顷许从诚一千五百余顷锦衣卫指挥谢守朴林荐张澍陈书文龙邵辅千户夏时际等田各千数百顷以上宜酌量裁减恭顺侯吴继爵豊城侯李儒宁阳侯陈大纪安乡伯张鉉崇信伯费甲金武进伯朱承勋宁晋伯刘斌锦衣卫指挥甄辅等皆传派五世田不能百顷玉田伯蒋荣安平伯方承裕驸马都尉邬景和都督佥事沉至等皆戚畹田不能七百顷以上宜令承业如旧口派已绝爵级以革者则有兴济郡主保圣夫人阳武侯薛伦永顺伯薛桥故京山侯崔元瑞安侯王源驸马都尉李名焦敬王彝锦衣卫指挥钱昂蒋秉正等田约三千五百余顷名为钦锡庄田而册籍不载者则有武定侯郭大诚武安伯郑昆彭城伯张熊成山伯王维熊等田约二千余顷有勋戚本无其田而奸民隐种者若阳侯薛伦平江伯陈王谟指挥周世臣百户郭勇故都督陆炳等庄田约三千余顷宜悉追夺部覆勋臣中系元勋世裔及戚畹至亲不当概拟定限宜稍<田六十见>其数以示优礼之恩其册籍不载若武定侯等田宜令覆核陈书

母后亲侄准留五百顷谢守朴林荐而下宜递减守朴荐三百顷张澍二百顷文龙五十顷内宗绝而失爵者如有先世丘墓其田二百顷者量留五顷百顷以下者量留三顷以资祭祀之费余如世曾言<田足铤一金>入

上曰传派五世勋臣及公主见在驸马各庄田尔等仍会同屯田御史议定应留顷数规则以闻部乃更议元勋世裔限田二百顷勋戚半者限田百五十顷驸马李和于原议七百顷外益以三百顷以足千顷之数诏如拟

○隆庆三年十二月癸亥诏礼部更定恤典条例一文武官祭葬有无隆杀之等悉遵会典其特恩如侍从必日侍讲读军功必穷履行阵春宫官必亲奉出阁开陈有劳者悉遵嘉靖中题允事例其祭葬大约于本等品级内量加一等无祭者给与祭一坛无葬者给与半葬半葬者给与全葬如讲读官则五品本身有祭四品本身父母得拟祭葬三品得及其妻军功则四品本身得拟祭葬三品未及及其父母加恩成例各有等差不得超越资次妄生希覬其或有讲读年久军旅功多恩恤特宜从厚者礼部临时议请其余不许一概援引陈乞 一品官父母妻加祭有父母加二坛者有妻加一坛者有妻止于一坛者遇有陈乞礼部酌议以闻不得预拟一会典所定二品祭数本身二坛加有三少或兼大学士赠一品者至四坛父母与妻俱一坛节年所议则例如致仕加三少者加祭一坛加太子太保者加祭三坛原加三少而续奉旨革去者止与本等祭二坛其被劾闲住者祭俱无妻未封夫人者不准与祭加升者日浅政绩未著者礼部临时核实奏请量减一三品官祭葬不分在任致仕俱祭一坛兼学士赠尚书者祭一坛未及考满病故者祭一坛减半造葬造葬悉如旧例一四品官凡经考满者父母虽止授五品封亦与祭一坛其未经考满者不得越例陈乞一品官父母未蒙封赠者于制本不当沾祭不许越

先帝亲定所以立万世君臣父子之极也

献皇尊号以正明伦大典须示天下久矣人议礼得罪者悉从褒显将使

献皇在庙之灵何以为享

先帝在天之灵何以为心

皇上岁时祭献何以对越

二圣则岂非欺误之甚者乎至于大狱及建言得罪诸臣岂无一人当其罪者乃不论有罪无罪贤与不肖但

先帝所去悉褒显之则无乃以讐视

先帝欤武王反商政亦不过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加意贤者而已未闻于商家所弃之人尽用之也今

上亲

先帝之子议事者固

先帝之遗臣乃明于

上前所谓如此是悖君臣之义而伤

主上父子之恩非所以为训于天下也臣每私心痛恨至于流涕自臣掌部事以来此等陈乞悉停格不行今又有唐枢王俊民之事此谊不明如枢辈得褒显者甚多固不必言臣独痛夫人臣归过

先帝反其所为以行己之私臆既多时矣宜亦有明之者而今当事之臣尚公然为之不觉其悖旁观者亦漫然视之不以为非岂天理果泯人心果死欤终始无人一破其说恐天下之人直以悖逆为当然天经地义沦斲日深无父无君之事将由此起则何以为国也弘治初御史彭程巡视光禄上言成化间滥费大多

孝皇盛怒以为扬

先帝之过论大不敬斩后得免死充军夫彭程所坐特一言耳视今日之事何如哉愿下阁臣议务明

皇上继述本心与今日群臣所以仰体

圣心而敬承

先帝者当何如为是并往日所行之非明白谕告天下以醒久迷之人心以开久涂之耳目自后敢有务行己私归过

先帝者皆以大不敬论如此则父子之道正而

皇上之大孝永垂于万代君臣之道正而

皇上之大法永昭于万方致理之原寔在于此< 足 铤-金 >入

上曰大礼断自

皇考可垂万世谏者本属有罪其他建言被谴亦岂皆有罪者乃今不加甄别尽行恤录何以仰慰在天之灵览卿奏具见忠悃诸陈乞并罢吏部仍通行晓谕自后有借例

市恩归过

先帝者重论不赦

责实效

○隆庆元年十一月己卯户部覆漕运都御史张瀚总兵官李廷竹会议六事一漕法征兑缓期有司军卫同罪今法但行于武弁而州县文职间以佐贰闾茸者塞责宜一体劾治毋得遍纵一苏松常嘉湖宦家纳粮不赴水次每逼军私兑宜遵例禁革一凡及三年将运官旌别淑慝送户兵二部会考举其最者超擢示劝一南京上下江造船二厂旧无上官督率事多废弛宜分属九江苏松兵备道兼理之一密云昌平边粮甚为运卒之累数年以来变革不常请如大同例发银预糴勿再纷更一裁革遮阳分派南北诸卫事宜已经题覆当著之令甲遵守

上曰运官贤否惟以钱粮完欠为据如僦失挂欠数多纵有他长不得滥举诸事俱依议行

○隆庆二年十二月戊子

上谕兵部曰边镇每十日一报虏情比来渐成虚文劳费无益其□□□遇有警急及事情重大者仍不时奏闻毋得迟误

○隆庆三年三月丁巳诏各处盐运司官俱久任三年以后升迁给由必稽任内课完方许离任其正课计引入仓务在岁终报完越三月夺俸一年者降级有虚出通关者如例科断分司官以罢车□要论黜仍查追历年积过以时日久近为差

○七月庚辰抚治郟阳佥都御史孙应鳌< 〇〇〇 铨-金 >荐原任侍郎何迁才堪任用兵科都给事中张卤言迁昔党附权门贪黷无耻故坐废弃应鳌不当滥举吏部覆迁仍闲住不当再图起用因请敕九卿科道诸臣自今荐举务核名实

上曰人才贵有实用如徇情滥举致异日僨事者仍照前旨并坐举主

○隆庆四年十一月丙寅工科都给事中龙光条陈计处岁办织造五事一专织造以严责成一足料价以偿工费一禁市买以防滥恶一书姓名以待辨验一择运角□羊以绝毙端一革包揽以塞骗局章下工部覆奏如议

上曰岁造段疋乃正供所急近来积毙多端抚按官漫不稽查催验惟怙节省虚名其实民不沾惠徒资贪吏囊橐奸徒侵利以后令抚按官加意振饬清革奸毙如因循玩愒不奉诏者重治不宥

审用人

○隆庆二年二月壬午先是巡抚辽东都御史魏学曾请罢广宁坐营千户任政以开原备御指挥刘承武代之西平备御指挥李尚元与金州守备指挥杨燮相更调兵部谓御史李叔和尝荐政而戒饬承武即尚元亦学曾所尝荐今举刺异同前后矛盾宜令政与燮更调光元与承武更调以全器使

上从之于是学曾又言政往时守堡幸无事以故得举承武为挤者所中故得戒饬

臣固不为当也至如尚元者臣诚荐之然其才力不能当西原一面之寄燮信才然不若承武练达故臣复有兹议何伤于同异哉夫将官用舍边镇安危所系臣不敢依违迁就贻忧地方惟

陛下裁察< 〇〇〇 铨-金 >下兵部不得已为请罢政其他如初议

上曰人才于事任或不相宜何妨更易其以承武充中军尚元变更调政革任悉从学曾所请

〇庚寅户部尚书马森等都给事中王治御史王友贤等各奏荐边才吏部覆言五方之气虽笃于因材百中之能难拘于器使如往者辅臣扬一清以南人用之陕西尚书王骥以北人用之云南俱有声绩宜勿论南北资格斟酌推用务当其才

上深然之因命以所举诸臣酌量任用有不称职僨事者并坐举主

〇隆庆三年九月甲戌吏部覆奏九卿科道诸臣所荐边才有见任待次推用者有候服阙病痊推用者有致仕及闲住候缺即补者得旨所荐人才须详加斟酌见任者量才拔擢其余必真有边才方令起用毋一概滥叙以长奔竞之风

〇隆庆四年二月癸亥大学士高拱言二三十年来边关多事调度为难所宜多需其才然后可以济事窃见兵部侍郎止二员协理部事不得随时出入或欲巡阅边务未免假借于他官或遇边方总督员缺未免那移于他处且彼此候代动经岁时猝遇有急无人为御宜于兵部添设侍郎二员同额设侍郎协理部事平日则习练本兵政务或欲巡阅边务即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不烦于假借或遇边方总督员缺即以一人往既可朝发夕至又不废于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阅历既深次第推升尚书员缺如此而犹称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专门之学非人人皆可能宜豫养以待用而法当自兵部司属治盖兵部司属皆与闻军旅之事而乃不择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迁为他官非惟无以备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当者矣今宜特高其选而以有智谋才力者充之使其专官于此练习事务不复他迁而又议其升格如边方兵备缺即以兵部司属补边方巡抚缺即以边方兵备补而总督与在部侍郎时出时入以候尚书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闻取一二以补不足如此而犹称乏用必不然也然臣又思之养才虽足以备用然劝惩不明何以尽人力体悉不周何以尽人心臣见边方之臣涉历沙漠出入锋镝福荣辱变在斯须而内地优闲之官乃与之同论俸资同议升擢甚者且或后焉此功臣所以灰心烈士为之太息者也诚宜特示优厚有功则加以不测之恩有缺则进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与之同论俸资脱或推奸误事则律以法职任不称则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后亦不得与他官同论俸资如是而犹不尽力必不然也至于人力有限穷则不〇臣又见边关总督之臣用之不效者既蒙显罚而用之效者乃不蒙顾惜使其频年累岁常受苦辛非惟不得息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胆涂地而后已斯其情亦甚苦矣若使储养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暇之法如其在边日久著有成绩则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后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智慧长裕

评品拟议未真者固不得滥及以伤大体奸恶显著者亦毋得容情以滋隐匿

上是之仍谕部院考察乃朝廷重典尔等其尚虚心鉴别精汰众职以彰黜幽之公

○隆庆六年正月丁卯吏部言今外官贤否必据抚按举劾而迩来抚按诸臣往往任意重轻自相矛盾或论其操守之败坏或论其性气之乖方乃拟曰致仕夫既非老非疾则安得致仕乎或论其赃私狼籍咸有证据或论其擄掠杀人数多各有姓名乃拟曰降调夫既贪既酷则安得降调而已乎或论其行止之不端或论其昏庸之特甚乃拟曰改教夫既不谨罢软则安得改教而已乎求其故则有二说焉或欲左迁其人以为不甚言之恐不能动也遂从而重劾之或欲姑息其人以为既直述其事恐不能留也遂从而轻拟之抚按既已依违则本部益难凭据非所谓荡荡平平之治也宜令都察院行各抚按官以后糾劾庶僚凡如前所拟必直列其状应提问者不得止论罢官已降调者不得再论不及

上曰今后各抚按官糾劾务遵近例据实分别该部再加裁酌定拟去留有不合规则轻重失伦者治其罪

禁贪墨

○隆庆元年十月壬午巡按陕西御史房楠核上巩昌府推官王荇臣受赃状刑部以荇臣所犯赃非在库者宜如

恩诏免罪追赃

上曰贪官诏所不宥令如律坐罪

○隆庆二年正月辛亥巡按直隶御史顾廷对言近来贪墨有司虽有提问追赃之例而罪止罚赎所追不及什二俾得饜饱以去故贪者不止宜及诸司朝覲时申明

国初贪吏之律察其赃迹亦尤著者一二辈执赴法司从重究治吏部覆奏

上曰贪官止于罢黜诚不足示惩今次考察诸司赃多迹著者部院列其罪状奏请处治

○八月庚子都察院右都御史王廷论淮杨巡盐御史孙以仁贪秽不职状

上曰风宪官犯赃何以糾正官邪禁革奸弊以仁姑先褫职听勘自今御史差满当严加考察毋得概令回道管事

○隆庆四年七月戊寅都察院覆大学士陈以勤条陈处赃吏一事请令抚按精核司府以下严禁贪墨犯者即逮问参奏如法吏部于见劾贪官更加裁酌赃系入己者追出济边受赃枉法者依律例问遣毋辄庇护

上曰禁贪屡有明旨各抚按官未见遵奉纵怠殊甚兹所议俱如拟务从实举行有徇情庇护者部院劾治

专委任

○隆庆元年七月己未先是宣大总督王之诰宣府巡抚冀炼以修理南山军费为请而户兵二部互相推诿莫有应者王之诰等复疏白之

上命户兵二部会同科臣定议费所从出于是户部左侍郎徐养正兵部尚书郭乾户科都给事中李用敬兵科都给事中欧阳一敬等议言主客官军本折刍饷则隶户部募兵及本折马匹则隶兵部赏功则隶礼部业有专任矣惟修边一节往岁皆各镇自办后以工大始开请乞之端而户兵二部当事之臣因为酌量调停之术马价有余则兵部多发马价不足则户部多发盖以二部事本相关义当共济云耳行之既久在兵部则惟恐马价无余在户部则惟恐帑藏之不充持议纷纭迄无定说自今以后凡各镇以此请者以十分为率户部十之七兵部给十之三永为定例

上是其言命此后各如议行不许推诿误事

○十二月辛卯初兵科给事中严用和疑陕西巡按巡抚杨巍清补屯军不实请下御史覆验至是巍复奏平凉固原二卫共清出屯地三千七十八顷六十亩召补军士一千六十五人乞如科臣言以前后清补之数下御史并勘而靖虜庆阳河州等卫尚未清补者宜申饬有司一体行之兵部覆奏

上是之仍令新任巡抚张祉率各守巡兵备官亟将靖虜诸卫如法清补毋畏浮议致隳成绩

○隆庆二年五月戊寅兵科都给事中张卤言迩者诸臣会议欲遣巡边大臣臣以为人情责任在己何以成勇往之功钤辖多门实以资推诿之便今既以各兵备不足凭而摄以巡抚以巡抚为不足凭而摄以总督今又以总督为不足凭而再起巡边大臣之议恐自今边臣将观望阻格万一时过患成竟亦何补如向者虜方深入兵部左侍郎迟凤翔曾奉命以往于是边镇皆苟且塞责无益于事今复命总督刘焘王之诰顷之诰以病辞仍以冀炼代之臣窃以为巡边大臣可当遣第以边务专责总督于计甚便吏部覆如卤言

上曰尔等既谓差官巡边各镇推诿恐妨大计焘炼其勿行一应战守事务第令该总督官严行所属用心干理如有虚怠该部及科道官劾治

○六月癸卯兵部覆巡按御史刘翮奏蓟镇秋防事宜一议信地谓督抚总兵分路修守非设官初意彼此矛盾何以成功宜申明兼辖之义使功罪无所推诿一议属夷谓抚赏属夷本资其悍蔽迩来阳顺阴逆莫可穷诘宜稍加震叠毋事姑息其或执役哨夜樵采必暴其罪责令其赎以示恩威并用一议修守谓蓟东燕石二路边垣低薄宜令春秋两防主客兵一体分工修筑一议添练请蠲马户本役徵价使报壮丁一人为军其余或免大户或免商人或免重差咸令报一丁为子弟兵可得兵一二万人一议始战谓南兵初至未可决战宜养威蓄锐以待可用一议卫员谓卫所掌印管事官宜选用才俊如本卫乏才即于附近卫所调用亦如文官委署之例

上曰汝等谓信地既分督抚注意各异乃巡抚所分燕石二路边工至今废弛去秋虜犯界岭口巡抚不赴防守何也今若不行专责将来愈相推诿坐视其仍分信地遇有功罪以分守者首论策应者为次马户抽丁之议其勿行余皆如议

○七月戊申巡按直隶御史刘翮巡视山海关御史孙代上言近都御史谭纶献议欲以练兵事专责之总督不令臣等与闻夫臣等既受命阅视则兵之练否所宜糾察而纶果于自用逆折人口惟

上加裁定于是兵部都察院覆言补练责之总督所以重事权阅视听之宪臣所以稽实劾彼此各不相妨宜今协恭和衷共济国事而纶与总兵戚继光必稍宽以文法乃得自展

上然之命悉以兵事付纶御史每岁一巡视三岁一报功其余将官并听举劾如故

○隆庆三年八月戊午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侍郎谭纶言始臣建议于蓟辽沿边增设敌台三千座每台给工料银五十两集主客官军筑之后以工费太钜议增犒赏银十余万复以时适匮乏部议必不能从则又议止于通马要路筑台一千六百座而以原议三千座之费给之要以省费集事而已不意流言京师转相传播谓建台无益阻虏又斩伐沿边树木是将来之台功未睹而已成之藩篱先彻则臣之罪大矣今边报孔棘请亟罢臣归仍遣大臣科道阅视台诚无益即治臣之罪如臣谋未左犹望责当事诸臣踵而成之

上曰修筑墩台已有明旨纶宜坚持初议尽心督理毋感人言如有造言阻挠者奏闻重治

○隆庆五年六月戊午吏部言行太仆苑马寺专理马政盐运司专理盐政皆国家要务所关非闲局也而近来视之甚轻即卿与使类以考不称职有物议者充之夫既不称职有物议矣则即从黜退可也顾奈何以是为安置之所乎遂致奸贪苟且政务废弛殊非

祖宗设官初意今宜破除常套凡卿使员缺必以廉谨有才望者推补而又定其阶格卿视布政司参政使视按察司副使俟政成之后一体升迁若有卓异即当超擢如先朝故事

上曰马政盐法国家重务必重其官乃可责以实劾命如议举行

○十二月辛卯大学士高拱张居正言机务烦重请简命一二辅臣共图治理

上报曰卿二人同心辅政不必更加

○隆庆六年二月丙申倭寇分道犯广东化州石城县攻破绵囊所杀千户黄隆又陷神电卫县城一时吴川阳江高州海丰登处并遭焚劫而山寇黄朝太等复起势甚猖獗官兵不能御提督军务侍郎殷正茂以闻并自劾待罪兵部以正茂初至任亦赦勿问

上曰广东旧贼未平新倭复炽至陷城池皆守臣向来怠废玩愒守御无策所致罪不可宥通候事宁严治殷正茂素有才略兹初任事其悉心督率将领司道等官悉力驱剿务其荡灭其地方机宜悉听破格整理敢有梗挠者奏闻重治

重守令

○隆庆四年六月庚子吏部言蓟辽山狭沿边有司实兼牧民御虏之责即以有才

力者为之犹恐不堪即优厚而作兴之犹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襍流则迁谪非迁谪则多才力不堪之人谓以劣处之也夫处之以劣而欲其自处之厚不能称职于内地而欲其立效于边方无惑乎吏治日偷而民生日蹙也请自今各边有司必择年力精强才气超迈者除补或查治有成绩兼通武事者调用而又议其赏罚有能保惠困穷俾皆乐业者以三年为率比内地之官加等迁转有能捍患御敌特著奇绩者以军功论不次擢用如有才略恢弘可当大用即由此为兵备为巡抚为总督无不可者惟以治效为准不必论其出身资格若乃用之不效无益地方者降三级别用若乃观望推诿以致误事者轻则罢黜重则军法治罪夫既开功名之路以歆之于前则不肯不尽其心又有严罚以绳之于后则不敢不尽力庶乎修职者多而边方有赖也然臣又思功名之路既开则又有本是腹里而借边方省分之名以图幸进者亦不可不预为一定之说查得蓟辽则昌平顺义密云怀柔蓟州玉田丰润遵化平谷迁安抚昌黎乐亭延庆永宁保安自在乐安等州县山西则河曲临县忻州崞县代州五台烦峙定襄永宁宁乡岢岚岚县兴县静乐保德大同怀仁浑源应州山阴朔州马邑蔚州广灵广昌灵丘等州县陕西则固原静宁隆德安定会宁兰州环县安塞安定保安清涧绥德米脂葭州吴堡神木府谷等州县此六十一处乃是边方其他虽蓟辽山狭所属不得概以边称徒资幸路其各府佐贰在边任事者赏罚亦同前议疏入

上答曰边方有司防守攸赖诚宜加意择人悉如议行

○丙午诏加潮州府知府侯必登从三品服俸掌吏部事大学士高拱言广东旧称富饶之地近者民穷盗多皆坐有司不良所致若不亟处敝将安极往岁奉旨多取进士议者谓当于此等处充州县正官之选或间参以举人严加考第毋容襍流迁谪者得肆于民上则地方犹可为也然不肖者罚固可以示惩若使贤者不赏又何以示劝臣等廉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在郡能勤农弭盗治行为广中第一请特加优处以风励廉官其广西云贵近年亦有兵革之事议处有司亦当视此为准疏入

上答曰迩来远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聊生盗贼滋蔓所议甚得弭盗安民之要悉允行

戒谕臣下

○隆庆元年六月己亥提督操江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盛汝谦举副总兵等官李锡等才勇可用宜加纪录仍乞给赏以示激劝兵部请下南京都察院查议

上曰操江官军无给赏例汝谦乃市恩妄请兵部不明斥其非又推诿行查非人臣体国任事之义姑宥之

○七月戊午巡抚延绥都御史王遴条陈防秋事宜内言勘事之臣不度地里远近视守巡为督镇私党而寄耳目于吏胥往往失实不可信于是兵科都给事中欧阳一敬等言遴近被温御史论劾故设此言与之争胜刚愎无大臣体御史陈于阶等亦言遴横肆褊心筹边无策日夜谋归假此求退不宜罢去以遂其奸兵部言勘事之臣职秉是非

其操法常严而封疆□臣身履利害乃患人之严此大较也然往者延镇之败亦大矣温御史虽劾遯止加薄罚遯不宜复以怱言者惟

上加切责俾之省改

上曰秋防在迩遯其慎修职业勉图实效毋负气任性致误边事他事皆从之

○十一月癸酉兵部议覆户科都给事中魏时亮请禁骚扰言比者忻城伯赵祖征奉命遣祭北镇所过纵下人无赖骚扰穷边又往岁朝鲜使臣驺从甚烦糜费驿路而都司供张尤侈请重罚祖征以警其余

上曰赵祖征不体朝廷垂念边方之意违法骚扰姑罚住禄米三月以后使臣仍袭前弊者令抚按官参奏重治

○十二月乙酉刑部覆户科都给事中魏时亮奏请令抚按官于所属词讼无论大小不得批发军职及异途小官问理守巡等官俱宜亲行听断有司等官亦务秉公讯决凡讼有愿解及输服者听之农功方亟请暂止受词并择轻重以便耕耨佐贰等官如有违例擅受民词者罪之

上曰近来有司府官避事怠职其于词讼弗亲听理一概批委所属以故作弊多端百姓受害殊非朝廷设官为民之意今后更有蹈此者抚按官其即指名奏治

○隆庆二年二月丁亥敕谕天下朝覲官曰朕荷

皇天眷命纘承鸿业托于亿兆之上深惟辑宁区宇以答

天心即位之初已亟下诏蠲征免役荡涤烦苛有不便于民者悉与更始犹欲得循理之吏平心毕力各务究宣恩泽以登于至治顾在位者多牵因循之弊鲜任职之心口习空言而不求其实政尚苟且而惟便于私欲民之安于田里而无愁怨叹苦之声不可得也朕甚悯之兹当来朝特命所司审核黜其不职甚者尔等获被简留盖宽之也自今其幡然永思善道精励自新务在廉以律己仁以抚民公以存心勤以莅事率自是四者而行之自然政平讼理民咸乐业近可庶几于古矣朕岂无爵禄以为劝乎假使狃于旧习或朘削民财以自丰或残害不辜以自快或以己私拂公理或以宴安废公事有一于此皆足以蠹政伤民是从事焉不恪而守官无状也朝廷之上凜然宪典在焉尔等曾不怀怵惕而戒勉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也岂不谬哉尚相与钦承之毋替朕命

○九月丙寅都给事中郑大经言

祖宗时凡遇大臣有故而去始之慰留以安其心继之异数以优其眷此非直敦上下之交实所以劝忠也今

皇上于尚书雷礼之去恩礼踈阔如此其何以风有位使效忠乎臣又伏念今诸大臣由辅弼逮于六卿皆

先帝遗之以事

陛下今四方多故民穷财尽水旱盗贼之警无日无之正诸臣毕智矢谋协心共济图报

先帝以忠

陛下之日也乃雅志丘壑翻然远蹈以自便其身图谓国恩何亦望

天语宣示诸臣使各安其位勉修职业庶几上之待下下之事上交尽其道而盛治可兴也

上曰优礼大臣朝廷自有处分但迩来求退成风岂委身事主之义今后各宜殚忠修职共图治安毋或纷纷奏扰有乖大义

○隆庆三年二月丁巳直隶巡按御史燕儒宦劾奏原任巡抚大同右佥都御史刘祐托疾避事欺罔不忠又尝纳部民女为妾动支商税千余两乞行追治

上命罢祐官且曰人臣之义当委身殉国此后边镇重臣如有托疾避难者科道官参奏治之其两京院部大臣告疾尔部中仍核实以闻不得概为题覆致乖大义

○闰六月癸亥陕西盗何勉等杀百户鲁卿巡检王鸾事闻给事中张鹵因论陕西巡抚张师戴郟阳巡抚武金久不赴任逗遛观变不畏简书非人臣敬事之礼又言今之四方多盗责在巡抚宜一体申饬之

上乃敕师戴金亟前赴任协力剿贼以安地方今各省抚按官俱务举实政弭盗安民怠玩误事者必罪不宥

○隆庆四年十月壬戌吏部都察院奉旨考察科道官素行不谨者九人浮躁浅露者八人才力不及者十人

上命闲住降调如例且曰科道朝廷耳目责任至重自今务秉持公议遵守成宪谨修其职毋得恣意妄言摇乱国是倚借言路报复恩仇仍蹈前弊者重论不宥

○隆庆五年二月己亥敕谕天下朝覲官曰朕纘承大业五年于兹夙夜兢兢惟敬天勤民是务顾四方万国岂朕一人所能遍察所冀承流宣化又安元元实赖尔藩臬郡县诸臣与朕分理共图致治兹当大计群吏之期既令所司审核简汰其贪虐异常者仍尽法重按之政绩卓异者特赐宴费用彰彝典今尔等各还旧任尚益加省励恪修乃职守法奉公约己惠下俾民生乐遂德泽■流庶副朕养贤求治之意如或殃民自殖怠弃官常宪典具存朕不尔贷尔等其勉之戒之钦哉

○六月甲辰总督陕西三边都御史戴才奏报套虏封贡事宜其略言东西虏各为雄长授职宜均其进贡夷使一百五十名马五百匹应贡御马三十匹俱派有定数即今随附俺答一路总进为便惟是互市之设在陕西系重镇既不可招之内地以貽祸阶而甘肃番回开市已久又不当使强虏混入延宁二镇虽号为近虏然法纪颇严绝无以寸帛私通者有如引之入市反启衅端故互市之议第可行之宣大而不可行之陕西无已则宣谕吉能令与其部落各赴大同互市是亦羁縻之术兵部以才议持两端宜行再议

上曰戴才受三边重大任套虏应否互市当有定义顾乃支吾推诿岂大臣谋国之忠姑不究其令从实速议以闻授官通贡如拟

理财

○隆庆元年二月戊申户部奏定内府各监局岁派钱粮之数因言内府一切供应大率嘉靖初年与弘治年间数目略同自嘉靖二十年以后徵派渐增视正数加倍臣等仰体

皇上敦崇俭约至意酌往准今悉从裁减乞敕监寺衙门永为遵守不得擅议增派本部亦不许曲意奉行

上曰各项钱粮依拟减派各该抚按官其严察有司毋容混徵有□朝廷德意

○四月戊申户部尚书葛守礼等奏直隶山东等处土旷民贫流移日众者以有司变法乱常起科太重而徵派不均也夫因田制赋按籍编差国有常经今不论籍之上下惟计田之多寡故民皆弃田以避役且河之南□山之东西土地硗瘠岁入甚寡正赋尚不能给矧复□之以差役乎往臣在河南亲睹其害近且行之直隶浸淫及于山东矣山东沂费郯滕之间荒田弥望招垦莫有应者今行此法将举山东为沂费郯滕也夫工匠佣力自给以无田而免差富商大贾操费无算亦以无田而免差至褴褛胼胝终岁勤动者乃受其困此谓舛也乞下明诏正田赋之规罢科差之法使小民不离南亩则流移渐复农事可兴又国初徵纳钱粮户部开定仓库名目及石数价值行各省分派小民照仓上纳完欠之数了然可稽其法甚便近年定为一条鞭法不论仓口不开石数止开每亩银若干吏书因缘为奸增减洒派弊端百出此派法之变也至于收解乃又变为一串铃法谓之夥收分解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获积余之资解者任赔补之累岂得为平乎且钱粮必分数明而后稽查审今混而为一是为那移者地也宜敕所司查复旧规其一条鞭等法悉为停罢庶税额均而徵派便矣

上曰尔等以司计司农为职兹所奏悉举行其他可以足国裕民者宜勿避嫌怨尽心干理以副朝廷委任之意

○五月壬申敕遣御史谭启等四人分行天下查盘各该有司岁报钱粮文册具实以闻仍谕以殫心竭诚毋避劳怨抚按官不得侵挠事权各掌印管粮官悉听分别贤否举劾以称朝廷足国爱民之意

○九月丁卯户部尚书马森奏太仓银库岁入仅二百一万四千一百有奇岁支在京俸禄粮草一百三十五万有奇边饷二百三十六万有奇各省常赋诸边民运今年诏蠲其半以出入较之共少三百九十五万一千四百有奇昔谓国无三年之蓄国非其国今查京通二仓之粟七万余石以各卫官军月粮计之仅支二年之用岁漕四百万石内除拨蓟镇空运班军行粮并免湖广

显陵二卫起兑实入二仓者三百四十九万二千六百余石逋负漂流岁更不下二十余万改折凑补别用不与焉欲为三年之蓄不可得况六年九年乎且今四六虚耗百姓困穷边饷增多原无额派有如运道告阻臣恐所忧不止各边而已因条上便宜数事上皆允行之仍令内外诸司各实心经理撙节以济国用

○隆庆二年正月庚午广东抚按官李佑王同道以该省用兵奏留应解户部盐引

纸价事例铁税路引柴马俸廩寺田酒税驿传富户等银七万三千余两以佐军费户部覆言广东素有番舶之利而盐课又遍行广西及湖广之衡永江西之南赣袁吉且各府桥税不下万金而漏报者多官取其私得其九即盐课引目三四年间不赴南京户部刷给其它可知所司不为清理而欲取常供以充兵饷非计也请量留事例盐引铁税路引缺官柴马俸廩等银一万六千九百余两与浙江等口旧逋余悉解京如故

上是部议并以盐课桥税二事属佑查核有势豪阻挠奸商作弊者具以闻

○五月癸亥南京户部尚书刘体乾条上六事一各仓关防不严亏耗殊多宜令甲斗诸役均数赔补典守官攒抵罪一贮仓各关钞料茶引囤仓折蓆赃罚岁久易于乾没宜令科道官查刷筦库旧止主事一员宜如太仓例十日轮郎中一员协同收发一衙门歇家书皂因缘为奸宜酌量汰革犯者如议单遣戍一杭州北新淮安扬州各钞关宜比南关例给赐关防敕书其司局等官俱听各关定贤否以备考察一都税司折钞银仅一百一十两而官攒巡拦俸粮工食岁费反不下四百余两应议裁革一各卫首藉地及没官房税一千一百余两岁久浸没并宜查核徵解户部议从其言因请徵杭州北新关买钞余银接济边饷其他存留以备修理诸费及浒墅九江临清河西务并给关防敕书惟都税课司费多入少疑有侵匿不当议罢

上曰赃赎修理遵近日旨行钞关宿弊多端其司府州县隐匿钱粮亦不止税课一事户部及工部各设法厘革清查条议以闻

○六月乙未巡抚陕西都御史张祉奏本省藩禄边饷匱缺请将事例度牒税契路引罚赎等银六万七千一百余两存用再发帑银补之户部覆补给如议第前狭税粮额数计一百九十二万九千五百六十六石今造报册籍亏旧额二十余万宜令抚官查核

上曰该省钱粮失额数多奸弊太甚命抚官严督各司道官清查具奏如迟玩及开报不明者户部并该科参劾治之

○隆庆三年正月甲子工部以料价银逋欠数多疏请申饬所在有司如期徵解

上从之因令已解者内外衙门各务加意节用以苏民困

○六月乙酉户部覆吏科给事中郑大经奏重榷务一事言各钞关商税岁入不貲而独委柄于一主事利权所在易以不肖之心乘之若近日工部主事杨楠是也自后当选清望及有才名者以往其徵榷事务仍令各该抚按于府同知通判推官中选委一员佐之凡遇商船到关令赴部官报数部官如例定拟税银填单给发委官称收既收仍同委官籍记所收之数送府寄库该府按季解京岁终各官皆以籍上备本部参阅部臣毋以参佐而生嫌委官毋以预会而抗礼疏入

上更令群议部覆钞关钱粮主事既不经收必得府官管理乃能济事但各钞关去府城远近不一如九江扬州杭州北新钞关去府近者宜责令知府收解其浒墅临清河西务淮安等关去府稍远商船往还不便则委口贰官就关经收推避者听管关主事至部参问诏可

○隆庆四年三月辛卯初

上用都御史庞尚鹏议将河东行盐地方南阳镇平唐邓沁阳桐柏六州县改行淮盐南京户科给事中张应治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言南阳汝宁二府据铜版则兼行淮盐据会典则专行解盐往年鄢懋卿建言将汝宁舞阳分属淮北已非兼行初意乃又中分南阳是续淮□之一指而断解□之肩背失平甚矣夫利不百者不变法令一变而解□告急者相属于道盐引日壅额课日损岂国之利乎

上亦以尚鹏初议不便令南阳所属州县仍隶河东行盐以后不得分更

○八月己酉户科给事中雒遵言臣前以主事管理太仓银库甫十月余耳以出入较之大约出浮于入者六十余万不出三年太仓之积贮竭矣今诸臣议论徒多无裨实用宜令各条上方略议可以佐国家者户部覆言京边钱粮未完者多以那移借贷为故常以侵欺逋负为无害有司缓公课先私橐即有贤者亦藉口抚字避怨沽名边储国计坐是交病请以遵言行两京诸司在外抚按官及所遣查盘御史各陈所见以俟会官酌议请自

上裁

上曰京边钱粮有司不行徵解情弊非一巡抚官坐视不理致误国计深负朝廷委任之意自今未完数多者其并夺巡抚官俸俟催徵完日乃得推用余如议行

○九月甲寅盗窃太仓库银降管库户部郎中宋诺员外郎刘自化许自新主事王宇一级调外任夺主事任汝亮彭富周标席上珍俸半年因令自今管库主事各注选三年不得辄易其贮库银限以三千两为一匣封固编号以便稽查

○十一月庚午户部奏各省府岁运内库经边钱粮率被解户揽头侵冒有一人而假充数名者有一家而擅利一省者奸诡万状法纪荡然今将积岁输纳乾没分数纤悉条列共一百八十七款乞下诏切责当事臣工务体国任事法期必行庶大计有济

上曰钱粮已经起解既不在官又不在民悉为奸徒包揽侵匿玩法殊甚其令各巡按御史尽法严追刻期完报如御史徇情宽纵逾期不报者都察院查劾以闻

○十二月己未巡抚宣府都御史孟重奏山东河南山西北直隶河间顺天保定真定等郡积欠本镇民运粮甚多军饷缺乏乞行各处催解并权借本省库银及预发年例以济缓急户部覆言该镇边储自隆庆元年以□岁终皆报有存积多者一十七万二千余两少不下□万五千今四年终尚有两月粮饷未给而库银存者□二万一千余两即民屯多逋亦或经费不能撙节所致

上曰该镇今岁支费何乃比常数过多民运屯粮巡抚官何不催并专一仰给内帑殊无任事任怨之忠姑不究今后务加意撙节亟为查催如有司怠玩将领冒破者劾奏重治

○隆庆五年七月戊子巡按御史余希周以蓟昌等处主客兵多支隆庆四年本折色行粮共银八万九千两有奇参督抚官谭纶刘应节糜费之罪有旨勿治第严戒督抚

官此后务为朝廷惜财不得妄费

恤民

○隆庆二年二月壬寅诏湖广承天府所进茶鲜令内臣以租银贸易毋得扰民其一切贡献仍如诏停免

○丁未诏内外扈从官员人等毋得沿途生事扰害百姓违者厂卫缉治巡按御史参劾以闻

○己酉

上谕户部曰朕躬奉春祀式弘先德以惠民生所过地方其量免本年田租户部尚书马森等请覆昌平州宛平大兴二县地方凡建设行宫及屯营军马开除驰道者免十分之五所过者免十分之三

上允之仍命查所毁民房亦量与价值以示朕轸恤

○五月辛未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武金上言种马之设专为孳生备用今备用马既已别买则种马可遂口且种马为编审之害有点视之害有岁例之害有交兑之害有轮养之害有赔偿之害重之则官吏之需索里甲之影射民日益穷沿袭至今滋弊尤甚乞命兵部验计每年应解之马若干某省若干某州县若干俱照原数买马按季查解如备用马已足二万则令每马折价三十两输太仆寺遇各边缺马分发估买一马折价可买战马二匹不必加赋而马数自倍且令各府州县取前所养无用之种马尽卖以输兵部如一马定价十两则直隶河南山东十三府可得银一百二十万其料令各府州县每马折银二两计又得银二十四万夫战马之数解俵之丁不更旧制而边饷获急用之资百姓免无穷之害足国裕民无踰于此疏下兵部议于是御史谢廷杰言孳生种马乃

祖宗旧制军机所系但当修法以除弊不当因弊而废法万一有警无可调发咎将谁归金议非是兵部主廷杰议言金议不可行

上独可金奏谓备用马久已买俵种马徒存虚名百姓乃受实害姑革其半以苏民困合行事宜兵部查议以闻已而兵部言明旨卖种马之革其半尚存犹资民牧而养马者费多折徵者费少恐有不均之叹宜下南北直隶山东河南及两京太仆寺今变卖其半每马价银十两徵收草料银二两如金言其存留之马户为正头变卖之马户为帮头养马则轮流折徵则摊派庶惠泽均而法可经久

上从之

○隆庆三年三月丙午命南京上关榷税兼抽本折以苏商困

○五月丁未

上谕户工二部曰近闻京城百姓为签报商人负累困苦朕甚悯之其亟议处以闻于是礼科给事中刘继文兵科给事中扬一魁湖广道御史刘思问陕西道御史李学诗及巡视五城御史孙裔兴等各疏言恤商事

上皆命二部并议制下之日闻者欣然若更生焉

○戊午户部奉

圣谕议覆给事中刘继文等所论恤商便宜五事一明智各场刍藁太仓黑豆原系营马及防秋支用本折之间时有变更然军商咸以折色为便而官费亦省请今后京营所给不必拘泥成限但视价贱即许全折其防秋月支草料亦不必别立名色但令在场有草六十万束有豆三万石通融接济召买亦易又御马监马数未经核实宜会同巡视科道验数登籍送部关给以杜冒口二仓场各商多系中户宜令巡青科道五城御史尽心查审必求其当除文武正途如例优免若援例监生锦衣官校传升乞升纳级买功诸类止免本身其弟侄子男一体均派且商人名数无用过多旧朋户诸类宜尽除之免致骚扰三科道部臣会估料价每多避嫌过刻宜令稍加从宽定以每岁十月中余买又御马监草料视各仓场多寡悬绝殊非事体今后并不许多估以滋侵渔四给放料价旧多不时今后各商纳料过半宜即与全给仍陆续补完以前欠数山东河南督粮参政钱粮未完不许辄回其在顺天府轮委通判一员责以督催之事五诸司书办诸役需索无厌宜令部臣科道查数厘革其商人纳粮领银自本部及监收两道之外凡各衙门点卯挂号一切停止又象房草束守支留难增耗独多甚为商累请令锦衣卫官一员同部属监收即以军役看守耗草如各场例上加二斤毋得增溢奏入

上曰商人名数既已裁省令五城御史悉心查殷实人户充当不许势豪阻挠影射累及贫民

○隆庆四年六月辛酉

上以久雨坏民庐舍谕都察院曰京城内外小民疾苦即今为始每岁五六七月俱免房号钱以资修理

○隆庆五年四月庚子诏免林衡署果户房号税初永乐时有果户三千余渐多窜存者仅七百余户嘉靖间税徵其房号至是果户高锐等奏愬贫难

上亦悯之故有是命

重农

○隆庆二年二月己亥

圣驾诣先农坛亲祭先农之神礼毕诣耕田所

上乘耒三推公卿以下助耕毕

上御斋宫赐百官宴并宴耆老于坛■赐农夫布疋

驾还是日以礼部言增上中下三等农夫各十人于耆老之后如弘治中例

○隆庆三年六月丁酉

上谕礼部曰天气亢旱三时少雨禾苗渐稿朕甚忧之其传示顺天府官竭虔祈祷自初一日始十日止诸司停刑禁屠不许怠忽是夜遂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大雨

上喜命辍祷弛禁

賑荒

○隆庆元年六月丙申

上谕都察院曰迩霖雨连旬民居多坏其令五城御史以房号钱巡按御史以赃罚银分赈之已而左都御史王廷等疏上三千余家贫者户给银五钱次三钱凡用银一万余两诏从之仍令廷等督御史严加稽察务使贫民得沾实惠

○隆庆二年六月辛卯礼科都给事中何起鸣奏陕西西安郡县地震经月压伤人民甚众乞赐赈恤

上曰地震重大处所被灾人民朕深悯念赈济一事户部议处以闻于是户部奏以本省织造羨余银八千八百三十两并预备仓粮相兼赈济得旨抚按官须委用得人给散有法俾小民得沾实惠

○隆庆三年七月乙酉户科都给事中刘继文以四方日奏灾伤官无赈具议令各该抚按亟查被灾地方应赈丁口将贮库赃赎及无碍官银先余穀备赈其积谷事宜仍敕抚按严核有司军卫奏报积穀数目以俟稽察户部是其议

上曰积穀备赈所在有司其从实举行奏报之日该部如议分别以请

○九月己丑户部覆山西巡抚靳学颜奏请以所省防秋客兵银并盐课银六万发各府县余穀备荒又修复社仓令所在皆有余积

上曰积穀备赈成规具在有司奉行者少一值旱涝即云无策户部其令各抚按以实行之无为文具

○十月壬辰

上谕户部曰朕阅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报水灾异常百姓困苦朕甚悯之尔户部即发太仓银二万两选差司官一员赍去同翁大立先尽灾重去处亟行赈济务使民沾实惠其余被灾地方各该抚按官一体设法赈恤仍查灾伤分敷酌量蠲免以副朕軫念元元之意

振法纪

○隆庆元年五月丙辰初南京应天等五卫军人防守浦子口其食盐俱赴买于龙江关已而江浦县知县李大澜谓浦子口隶本县议令买食本县引盐不得越江以启私贩巡盐御史已主其议而浦子口守御江平及诸军坚执以为不便相持久之遂互相攻诘诸军大噪击杀部民大澜仅以身免至是南京兵部尚书郭乾言二臣本以私忿相斗法当究治仍乞酌议盐地以杜争端得旨买盐地方仍旧行凡事干军民有不便者自宜奏诉守御官乃敢纵各军暴横殊不畏朝廷法度平及军人首事者南京兵部逮至法司重究以闻

○隆庆二年十月己亥湖广抚按官劾奏辽王宪<□□火节>罪状有司验问得实上曰宪<□□火节>僭拟淫虐罪恶多端背违

祖训干犯国纪既多官核实参奏本当尽法姑革爵禁錮削除世封其遣附马都尉邬景和告

太庙仍以书示各王府知之拨置群党俱下御史按问

○隆庆五年二月癸卯浙江处州府生员冯椿等以本府同知江应昂笞辱生员朱正色父朱曰口永乃呼引诸生数十人诉于分守参议方岳岳不为理椿等遂群殴岳呼噪而出事闻

上谓生徒聚殴上官大坏法纪令抚按官穷竟其狱无事姑息

○三月丙子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申明巡按事宜一正体统为监司之于守令上下相维按臣不当假手属官考注藩臬以致政弛民玩权柄倒持二修本务谓御史职在肃官僚振纲纪摘奸伏理冤滞宜力举其职诸细故有司存毋得侵官三慎访察谓官以察为名毋自昧昧徒寄耳目宜虚心咨访酌用金言则摘发所及无不耄伏四简受词谓讼必兴于险健听受稍轻则告讦蜂起奉行过当所伤必多自非有司所不能治监司所不能决不宜轻受五完勘合谓本院考察例以完结分数为较毋以文移细故塞责考课时必核其实六公举劾言抚按之于所属每恕于甲科而严于举监今无论其出身惟当核其名实举刺之疏无俟出境以启他议七核查盘谓委属宜在得人一人无过三处则磨勘精核而弊端可厘八倡节俭谓减驸从薄供亿戒承奉以身率物则其下不渝

上嘉其议令所在巡按御史从实举行回道之日仍严考核毋事姑息

○七月辛酉诏自今公差官各依限赴京若违限日久当送问者如例送问其未及送问者停俸在差升迁者必以抵任之日积俸三年方许考满其各府县官推升行取亦以历俸久近为差不必论其选之前后

○八月庚寅建极殿大学士掌管吏部事高拱疏言鞏轂之下各行事衙门在焉而四方奸民往往辐辏于北口言乱政指称吏部诬骗者尤多宜严捕治如歇家敢有窝藏许两邻举首若不举首事发一体连坐重罪庶奸徒无所容而各衙门亦可以行事矣疏入

上深然之令厂卫五城悉如拱言严行访捕都察院仍揭榜禁约

○隆庆六年三月辛卯南京户部尚书曹邦辅参奏管仓主事张振选违抗不职状乞如例罢黜吏部覆言上下之分定而后纪纲立政令行迩来属官不奉堂官约束名分倒置其原皆因往岁执政之臣悦人媚己于是儉夫之在庶僚者托为粤援以语言相构少不快意辄非陷之于是堂官不敢行其约束而属官益恣其胸臆自称风采即未必有奥援者亦皆以违拗堂官为得计而口意承行者盖鲜矣其在外省则由巡按御史往往以进士推官知县有科道之望乃曲为护庇引为私人阴授以廉访之柄凡二司之贤否悉出唇吻少有不悦遂以萋菲而祸终不免于是二司反皆畏惧曲意结纳盖奉承之不暇而又何敢问其政事之得失乎体貌既乖法度尽废害政莫甚于此请革振选职冠带闲住仍通行内外诸司今后属官敢有抗违上官者俱如振选例上官有自降礼体款曲属官平日不能督率有罪不行糾治者以不职论其各巡按御史仍有护庇进士推官知县引为私人者听本部都察院及科道参奏究治庶久涂之耳目可开而久紊之法纪可

振矣

上曰近来属官不受约束上官不行糾治及为曲悦名分倒置政体大乖其今内外诸司一体戒飭以后仍效此风者部院科道官具以名闻重治之于是黜振选闲住

○辛亥兵科都给事中梁问孟言国家所恃以振刷天下者独法耳法一废则犯上作乱其势不可收拾故渐弗可弗防也顷安庆之变虽由官军挟愤而蔑视纪法则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臣请以往事证之昔南京振武营诸军始以小衅致杀大臣当时少事姑息未经尽法遂稔恶不悛当事者至今忧之山西巡抚稽核军饷稍严乃中夜鼓噪围劫督抚浙江东阳县催徵稍急即聚众软血震惊居民处州生员请托不遂毆及方面松江童生考不与选辱及府官仿效成风恬不知法皆缘当事者曲为掩护以避己罪而不知姑息之弊一至此极也惟

陛下鉴于往事敕下法司将安庆官军尽法究治以明宪典仍诫天下有违法倡乱者所司即以实闻勿泥激变良民之律相率欺蔽以隳国法兵部覆奏

上是之诏今后官员军民有徇私挟仇违法倡乱者所司即擒获奏闻朝廷宪典具存决不轻贷其容隐掩饰者听兵部及该科参究

慎刑罚

○隆庆三年正月己巳大理寺左少卿王诤言我朝设刑部以掌刑名又设大理寺以平审之本以相济而非以相病也今问刑官多不能输心服善各务求胜每每违背律例独任意见或曰难以照常发落或曰合比某事拟罪自创一例略无顾忌臣请以近事一二证之一律文所谓凡奉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者杖一百本指制造而言今则操军违限守备官军不入直开场赌博概用此律臣尝驳之则执称律例皆制书也然则大明律例皆不必用独用制书有违一句足矣臣窃谓其舛也一律文犯奸条下所谓买休卖休和娶人妻者本指用财买求其又使之休卖其妻而因以娶之者言也故律应离异归宗财礼入官至若夫妇不合者律应离异妇人犯奸者律从嫁卖则后夫凭媒用财娶以为妻者原非奸情律所不禁矣今则概引买休卖休和娶之律悉令离异财礼入官臣尝驳之则又执称买休卖休和娶人妻原不系奸情然则买休卖休之律何为载于犯奸条下也一律文所谓不应得为而为者笞四十重者杖八十盖为律文该载不尽者方用此律也若所犯明有正条自当依本条科断今人之所犯有手足毆人成伤者应笞三十以他物成伤者应笞四十此其罪名之当得者也今之议罪则曰某除毆人成伤轻罪不坐外今依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夫既除毆人轻罪不坐则无罪可坐矣而又坐以不应得为臣不知其所谓不应得为者何事也人命至重宪典昭然恐不宜附会偏执如此

上曰迩来问刑官不谙律例致多冤枉所奏令刑部都察院公议以闻先是诤以刑部尚书毛恺屡以议狱不合故疏中及之恺不能平执奏部拟皆是又谓买休卖休乃本夫卖无罪之妻为义绝本妇从嫁卖之命为失节买休人娶为有夫之妇为苟婚故彼此

俱罪本妇归宗也若犯奸自有正律不当传此京操班军违限乃题准事例非制书有违而何事变无穷律文有限则有不应得为而为之律盖成法也事有情重律轻者则难以照常发落罪有律无正条者则比附律条奏请亦成法也而曰自创一例略无顾忌何耶于是议久不决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刑科左给事中陈行健等皆以诤议为是

上乃令更议买休卖休律而戒愷等今后问拟评驳务虚心详审以副朝廷钦恤之意已而左都御史王廷覆言买休卖休律分列犯奸条下上承纵容抑勒通奸之条下接用计逼勒休弃之罪会意明属奸情但律文止曰本夫本妇及买休人原无奸字故部寺各执所见大抵该部则谓夫妇大伦不可辄卖当一切裁之以法该寺则以律用正条罪难概拟欲将图财嫁卖者问以不应量追财礼入官其贫病嫁卖及后夫用财买娶别无比情者不坐于情虽便颇属纷更惟

上加裁定得旨买休卖休本属奸条今后有犯非系有奸情者不得引用

○七月辛丑刑科给事中魏体明条陈五事一惩酷刑一慎议谏一戒淹滞一省词讼一禁厂卫其戒淹滞言有可率泥成案惮于平反又多引嫌却避即在重辟心知其冤而莫为伸理至发遣发配之类更相积滞动经数年宜行戒饬其禁厂卫言番校缉获盗贼不问真伪以榜掠定之捶楚之下何求不得衔冤茹痛莫此为甚自今宜送法司鞫审如情真罪当乃与纪功其滥及无辜者即与疏释仍罪及捕者刑部覆奏

上曰淹滞狱囚在外者行所司速为伸理在内者法司具以名闻

○九月甲戌刑部尚书毛恺言今灾异频仍由刑狱冤滥所致其弊有六曰滥词曰滥拘曰滥禁曰滥刑曰滥拟曰滥罚六者皆足以殃民生召灾异宜严饬内外诸司禁革罚者以轻重黜罢

上曰迩来刑狱太滥致干天和其行内外诸司务平恕明允痛祛滥弊以副朕钦恤弭灾之意苛刻害民者在内法司在外抚按官劾治之

○隆庆四年七月庚午刑部尚书葛守礼等言

皇上登极之初大布恩赦与民更生以至停刑有旨无审有贷其所以悯念黎元者甚厚而在外有司无以奉承休德凡有讯鞫不论轻重动用酷刑有问一事未竟而已毙一二命到任甫期年而拷死数十人者轻视人命若草菅如汾州知州齐宗尧三年致死五十人荣河知县吴朝一年致死十七人甚可骇也请行各处抚按官戒谕有司如有仍前惨刻用刑者照例革黜为民有故勘故禁故入平人致死者依律抵死容隐者事发并治

上曰近来有司官不遵律例酷刑虐民抚按官亦不禁察任其所为负朕爱恤民命之意其行抚按官严加体访如有仍前酷刑者劾治之如或姑息容隐法司该科一并参奏

核功罪

○隆庆元年三月戊辰先是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侍郎王之诰上招回被虏人口宣

府三百八十九人大同二千一百六十一人山西一百四十五人因言大同总兵孙吴招至二千一百人参将麻锦一千一百人守备马添禄七百人例当升级加赏副总兵官马芳三百人参将丁世隆方琦刘国守备解一清周伊俱百人以上量赏参将袁世械尤月赵伯勋守备史大典杨淮孟仲麻贵操守张铎俱四十人以上当量犒

上命兵部查例以闻于是兵部言往时边军多杀降冒功故招徕者少今将士奉法遗民怀归其数自倍故事总兵以七百人率为率参将四百人守备把总备御三百人各升一级不及数者给赏今总兵吴于数加倍宜升二级参将锦守备添禄加一倍升一级其余赏犒皆如总督侍郎所拟

上曰参将守备等官人自效力数我为难总兵官合集众力数多为易自今参将四百人守备而下三百人各升一级多者递加总兵官七百人升一级多者加赏孙吴升祖职一级丝二表里麻锦马添禄各一级马芳二十两一表里丁世隆等各四两袁世械等如议其来归者督抚官厚加抚恤务令得所率领者视所率人数赏录

○九月丁卯西虏掩答率口数万入寇大同井坪边进至山西偏头关老营堡驴皮窖等处抚按官以闻

上念边民罹害手诏总督镇巡等官各加严谨战守毋得怠误于是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上言

圣情轸念边事

天语所临旌旗生色顾用兵之际非严纪察之司恐官军不无退怯至事宁而始行勘晚矣

上是其言命各该巡按御史随营纪察功罪务以实闻

○隆庆二年二月癸未御史王渐勘上山石石州被虏功罪法司议覆请首治该镇总兵申维岳田世威参将刘宝及巡抚王继洛岢岚副使王学谟僨事殃民之罪守备杨时隆以下不守信地罪次之太原府同知李春芳岢岚州知州王下贤缮修不完参将黑云龙等备御无策隰州知州魏宗芳等收斂不早罪又次之总督王之诰等守南山难于遥制大同总兵孙吴失于应援而众寡不敌宜薄其罪议上得旨维岳威保各斩继洛学谟谪戍边春芳下贤降三级之诰降二级听用吴落职充为事官管事云龙宗芳时隆等及各分守管操等官下巡按御史按问以闻其有功官游击方振参将尤月各升二级赏银二十两先后捕获奸细明海等及叛人董嗑儿等黑里器等俱斩以徇时边臣选软怠玩掩罪冒功积弊已久故恣虏出入动得利去至是议罚将士始知畏法焉

○十二月戊戌

上谕兵部曰今年边境宁谧丑虏远遁各总督镇巡官修守备戒备多效勤劳其加优赉以示激劝赏总督官银三十两纒丝二表里镇巡官二十两一表里

○隆庆三年正月乙卯论闽广剿寇功赏福建巡抚涂择民总兵李锡两广总督张瀚广东巡抚熊桴总兵郭成参将张元勋蒋伯清银币有差先年二年七月中海寇曾一

本突犯福建界官军出海迎击于柘林盐埕及马耳澳等大破之前后擒斩七百人死水火者万人至是事闻兵部请大破常格先给赏而后行勘以劝边臣效力者故有是命

○丁巳盗劫四川犍为营昌二县库银巡抚都御史严清言盗贼之患随处皆有而四川独多如眉州富顺长寿仁寿垫江威远及犍为荣昌不三年间被盗屡矣失在罚轻人不知儆宜特重其罚庶弭盗患兵部覆用其议得旨下犍为知县计略等巡按御史按问自今有失事者抚按官查各官驻劄处所及失事次数分别奏处

○十月甲辰先是虏入大同塞七日引去总督陈其学巡抚□秋各言本镇探得虏情预为之备以故虏无所利总兵赵岢等先后游击皆有俘斩功宜加赏录而巡按御史燕儒宦言虏自入境来我兵无敢发一矢与之敌者攻陷堡寨杀虏人畜甚多宜正诸臣玩愒之罪于是都给事中张鹵等劾奏边臣欺罔请严究如法兵部请下御史勘实以闻

上乃令总兵官赵岢等待罪防秋参将袁世械等属御史提问及给事查铎御史王圻等复以为言又令其学及秋俱待罪任事候勘至处分至是儒宦勘上状言始虏谋犯我谍者实先知之守臣亦不惮征缮以待虏顾为陵京重地议令岢戒备紫荆关遏其南下岢遂提兵远屯参将方琦等皆不设备游击施汝清等又畏缩不前遂今怀应山阴之间任其蹂躏陷堡寨大者二所小者九十一所杀掠男女及创残者数千人掠马畜粮刍者以万计我军虽尝出边稍有斩擒然竟未接一战原任总兵胡镇及游击文良臣稍能驱逐不致败事而功不胜过其能自保而有劳勋者惟副总兵麻锦参将麻贵葛奈三人而已岢又不自引咎乃逞故智以欺督抚不察而过听以欺

陛下此三臣者罪可胜言哉然臣又惟虏人不数日寻即引去虽纵横两路而不敢睥睨三关亦是三臣防御之力且秋视事未三月展布未遑罪尤可原< 〇〇〇 毓-金 >上得旨赵岢避事殃民本有常刑姑降实职三级陈其学降俸二级李秋夺俸半年胡镇文良臣各降一级麻贵赏银二十两麻锦葛奈各十两方琦等六人皆谪戍施汝清等九人下御史问又以镇巡官或不宜于本镇命兵部同吏部议更置之

○十二月庚子以广东潮州府擒剿林樟等巢贼首郭明等功赏总兵郭成兵备佥事杨芷监军副使江一麟等银两有差初潮揭普惠诸县山贼依险为巢者以百数郭明据林樟巢胡一化据北山洋陈一义据马湖寨声势相倚屠戮劫虏盖二十年是年九月成等率官军分部进剿明及一化一义并伏诛凡斩首及俘获者一千三百有奇诸巢悉平至是总督刘焘奏捷具言抚民林道乾等寔用命宜许赎罪

上既赏成等而命御史勘道乾功绩以闻又以广中山寇尚多饬焘等亟为剿灭毋玩愒养寇以貽民患

○隆庆五年八月甲寅命礼科左给事中雒遵往邳州等处查勘河工先是总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驯奏邳河工成乞录效劳诸臣

上曰今岁粮运比常更迟如何辙报工完且叙功太滥该部核实以闻于是尚书朱衡覆言河道通塞专以粮运迟速为验非谓筑口导流便可塞责乞遣官就彼覆勘而命

季驯戴罪管事报可

恤军士

○隆庆元年甲戌诏内官监黑窑等厂旧役镇朔诸卫军三百十四人俱放归原伍

○三月丁未谕礼部曰朕初即位念守边官军劳苦宜加恩赉尔等其会兵部备查辽东至甘肃缘边一带地方官军实数以闻

○五月癸亥以漕军疲困诏运船过临清免其带砖

○隆庆二年二月庚寅赐扈驾及防守官军马军人各银六钱步军人三钱守

天寿山后马步军如之九门皇城四门直宿围子手及巡捕官军人二钱

○隆庆三年五月戊辰宁夏总兵官雷龙请减撤入卫兵马以实本镇兵部覆言边兵入卫之苦言者非一然竟不敢轻撤者蓟镇土兵未练虏倣时闻不得不藉手足以护腹心耳宜俟来岁将宁夏量减一枝而令蓟镇亟练土兵或练未即成于京营中暂摘二枝俾春秋轮成蓟镇

上曰入卫士马近闻疲困殊甚其令蓟镇督抚官亟行议处以闻

○八月乙丑兵部以大阅请发太仆寺库银一万搞京营官军人一钱

上以军士劳苦命人给三钱

○隆庆四年二月壬戌巡按云南监察御史刘翮奉诏修省陈言边事略曰臣顷见延绥□班军十二车所载生居其二而糒居其一生者颠连憔悴而泣诉曰行粮月粮朝廷所以养吾辈者非不厚也年例新增兵部所以请给发者非不时也本色折色督抚所以凭册报者非不足也然而下情不通胥至毙困者一遏于仓攒之常例而支放愆期再渔于将领之使用而扣克无度三触于家丁之抑勒而额外取盈四害于主兵之好逸而分摆于极冲无暇之地五迫于修边之太急而督责以紧关难竣之工六苦于撤放之太迟而跋履于暑雨怨咨之日枵腹以称戈裂指以荷插故困踣至此推之他镇无不皆然宜乘此撤防之日亟为议处此即

陛下发赈缓刑之仁心而修省以回天变之一端也疏□

上曰入卫兵马既疲困至此尔部臣即行与谭纶从实悉心议处具奏

○五月乙酉诏漕运各总过江过湖脚银之奇羨者解贮淮安府库为军船置办什物之用每船给以四两如再有余则以助船之费仍著为令

○九月乙酉诏兵部发银一万两于蓟镇搞各镇官兵之赴援者先是以虏报调集士马策应已而虏不果入守臣王崇古请量赏之以鼓士气故有是命

○隆庆五年五月戊子从御史萧廩议令各边兵入卫蓟镇者即以掣兵之日放归不必留备冬春

脩武备

○隆庆元年七月己巳驸马都尉邬景和言故事戎政府开操在春季三月秋季八月中旬后以逆鸾建议改于七月宜如故便

上曰秋防事重七月开操不为早其遵成命行

○隆庆二年九月戊辰兵部议覆大学士张居正所陈饬武备事宜其一议整饬京营言

祖宗设立京营屯兵数十万凡遇各边有倣辄令出征盖所以居重驭轻而固天下之本也岁久逃亡者众见存仅九万余人中有多四方窜籍之人有以一人而应二五役者即春秋操演亦虚文耳今宜尽核逃亡之数报册有名者行卫查补无名者发单清勾兵数既足仍行戎政大臣从实操演季冬会同巡视科道阅视勤惰以闻操练既严则冒替者自有所惮而不为矣至于大阅之礼

宣宗尝行之兔儿山

英宗尝行之北郊又尝行之西苑成宪具在今

皇上圣性英姿同符

列祖当戎务废弛之秋正四方改观易听之会伏望自隆庆三年为始于季冬农隙之后恭请

圣驾亲临校阅一以甄别将官验其教练之多寡以为陟黜之次第一以考校军士视其技艺之高下以为赏赉之等差但有老弱即行汰易以后间岁一举如此不惟京营卒伍可变弱以为强即边塞诸军亦望风而思奋矣

上曰然大阅既有

祖宗成宪允宜修举尔部中其与戎政官先期整饬候明年八月内来闻余悉如议务实行之

○隆庆三年九月辛卯

上大阅将士于京营教场阅毕谕总督戎政等官及将士曰诘戎讲武保治弘图训练有方国威乃壮尔等其勉之又敕谕总督戎政镇远侯顾寰协理侍郎王之诰等曰朕惟国家设立京营以养战士平时则讲军实遇倣则壮国威盖以居重驭轻安内攘外为万世计也越我

皇考又更新戎政申饬宏规专命文武大臣为之总督协理其制大备夫何迩年以来法令寢弛蠹弊丛生士马消耗器甲凋敝将多怯敌兵无选锋朕甚虑之夫列屯坐食之兵非益寡而春秋操练之期非甚疎也则何以废坏如是无乃任事之臣不能明宣朕意而以空文塞责欵书不云乎有备无患故治兵讲武搜卒简乘帝王之所重也兹朕远稽古典近遵

祖制采纳辅臣之言以今年季秋亲行大阅之礼将领以下薄加赏罚以示劝惩惟尔等职司营务为国爪牙其尚仰体朕心益修戎备无怠愒以废事无姑息以长奸无营私以挠公无苛刻以扰众务使部伍充实士马精强训练不为虚文征调皆有实用庶几重根本之势消衅孽之萌以称朕张皇六师至意如赞朕命责有所归尔等其钦承之

○隆庆四年正月乙亥

上谕兵部曰畿辅重边地方武备废弛已久近来言者皆详于外而略于内岂万全计尔等宜悉心详议所以捍外御内者具奏施行既而尚书霍冀等条为十事以上一更置守令谓近边府州县掌印官民兵钱粮城堡器械悉属综理所系甚重宜行总督抚按官公同甄别甚应久任某应改调遇有员缺吏部仍慎选甲科老练之人充之如科贡吏员出身有异才堪任者一体起用一修缮城堡谓保障边方城堡为急往年猾虏止于攻毁堡寨近则攻陷州县城矣今沿边方地方自永顺二府之外州县城垣与军民屯堡全未经略即如近京芦沟桥河西务皆素称大镇虏必垂涎之地宜速行各该守臣增筑墙垣多开濠堑工费取之抚按赃罚及户部开纳事例银一申明保甲谓郊畿近地军民襍处往往盗起肘腋而不知虏至门庭而莫避宜申明保甲之法有急共救有罪同罚其他点闸科派之扰一切禁之一团练民兵谓各州县设有民壮专备缓急之用而有司独用以供迎送之役全不教练故民兵虽设武备日弛宜如近议严行所在抚臣加意教阅其有额外壮丁堪练者多方募集编成什伍择其有信义服人者立为队长队副以统领之平时则量减徭役防秋则量给行粮如有捍虏功一体升赏一修筑墩台谓墩台为烽火耳目之寄而近边州县多圯废不修猝遇虏倣不便 传报宜酌量冲缓以时修筑多拨军夫守之一制造火器谓中国之长技全在火器如连珠炮神枪快枪等项宜一一多备仍选军民精锐有胆力者充为火器手不时教习以济缓急一栽植树株谓畿辅重地平木□□于空阔虏骑得以长驱宜于各城堡外多种树木不惟利民且因可以捍虏一预计防守谓城堡既修又湏法令素明乃能有济宜令各府州县掌印官查照各城堡垛口数目编定号次以为信地挨户出丁守之虽势豪之家不得循情优免倘遇虏报戒严即挑选壮丁如期策应一严谨收斂谓虏若大举则当下清野之令使各处保甲马上执旗召集乡民悉迁入城堡如有怠玩者罪之一责成兵备谓畿辅地方一应兵马钱粮之事全赖兵备分理必功罪相同而后能戮力共济即如近年宣大地方战守之功无归之兵备而顷者大同失事罪止坐总督镇巡甚非法纪今后宜以为戒使人人知责任所在不容他倖庶边务有裨疏入

上以为然令各该抚按督率兵备等官着实举行更置有司务依期作速具奏
饬边防

○隆庆元年六月甲辰吏部尚书杨博言顷者天变异常凡霪雨地震冰雹悉为阴沴之象

皇上宜修实政以答天心今边务最急宜及秋防伊迳申饬边臣严为之备

上批答曰各边兵食战守机宜今刘焘王之诰霍冀各督抚镇兵备守巡等官竭忠为国协力整理秋防事竣仍核功罪以闻

○七月丁卯

上谕吏兵二部曰蓟镇边墙因久雨倾圯虽已降旨修筑未知工绪如何又未知修筑之外别有御虏长策否其亟推才望大臣一人行边会同督抚等官阅视工程及讲求

便宜以闻于是尚书杨博等言兵部侍郎迟凤翔可

上从之命凤翔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赐敕以行敕曰朕惟安边固圉为备当周为谋当预迩闻蓟镇边墙因夏月霪雨倒塌数多该镇正在兴工修理而复值秋霖旋筑旋圯今不知工程果已若何文武吏士久事版锄劳瘁之状恒轸朕心又今入秋渐深万一工未即成其御虏之策安出计诸边臣义存报国志切立功当必有成画矣兹特命尔前去该镇宣布朕悯念之意遍历紧要处所验督工程劳抚士卒俾勿隳沮倦怠必期早完仍会同总督刘焘总兵官李世忠刘汉巡抚耿随卿及各将领兵备等官悉心计议目今若何从宜战守日后若何经久备御凡有长策逐一具奏中间或有顾忌不敢自言之情拘碍不能自为之事亦就从实条列奏请边情重务朝廷谓尔有才识特遣尔往处分尔宜仰体朕心务得周详的确来奏庶副简命尔其钦哉

○十月乙酉

上日讲毕问大学士徐阶等以石州陷故谕令选将调兵加意防守于是户科都给事中魏时亮上言比者

陛下因阅御史奏而忧及虏寇又于日讲之后问辅臣以石州事此二事仰见我皇上之加意勤政乃安攘之大本也愿益推此心远法帝尧之无怠无荒近法孝皇之召问大臣俾司马强兵司徒足食宗伯教民以礼令亲上死长而冢宰拣拔真才以任群治如古六卿之职而

陛下独以神运之则顺治威严而虏患不足平矣工科左给事中吴时来亦言圣情留意边防如此虏已在目中更望历召吏户兵部问以督抚得人若何防守定计若何钱粮接济若何庶令当事者人人惕厉永保无虞

上皆嘉纳之

○十一月辛酉

上谕辅臣徐阶等曰朕闻东西二镇虏寇荼毒至甚防虏之计图之宜豫卿等其会文武群臣务实详议以闻于是阶等上议曰比者

皇上以东西二镇突被虏患特降

圣谕命臣等务实讲求预处之策此诚

圣虑宸猷所以制治保邦衍隆平之庆于无疆者也臣等愚陋不足奉明诏其事在阃外难遥度者请仍俟边臣计奏而边臣得便宜从事者亦无容琐渎以烦

圣听臣等谨以边臣所不得自言之情与所不能自专之事提纲挈要彙括诸臣所条议而参以一得之愚具列十三事如左伏惟

圣明裁择一责实效二定责任三明战守四申军令五重将帅六练军兵七缮城堡八团民兵九处久任十广招纳十一储人才十二理盐法十三择边吏

上是之命二镇诸边总督镇巡等官即以所议务实举行其有仍前欺怠者兵部科道及巡按御史参奏重治

○隆庆二年二月己酉

上在天寿山谕辅臣曰朕躬谒我

祖考陵寝始知边镇去京切近如此兹蓟州总督官来朝言近者虏情如何今边事久坏无为朕实心整理者但逞辞说弄虚文将来岂不误事卿等及部臣议拟以闻于是兵部言京师

陵寝均为腹心重地去虏营密迩蓟镇藩屏于东宣镇股肱于西为左右辅使二镇守臣实心干济固可恃以无恐而迩来人心玩愒或文武互为参商或官属自相矛盾或怵于法网之太密或牵于议论之太多坐是日弛一日诚如

圣谕属者虽据总督诸臣报称无懈而衣衲之防正在今日即当移檄二镇守臣多方侦伺务令预得虏情早为经略用纾

皇上宵旰之怀其徒为文具债事殃民仍蹈故智者罪无赦

上是之令总督镇巡等官各条上见行战守方略以闻

○六月癸巳总督蓟辽侍郎谭纶条上分立三营事宜请于蓟昌十路练兵三万人列为三大营以遵化永平游兵二枝合巡抚标兵一枝为遵化一营巡抚都御史刘应节提督之以建昌游兵一枝合镇守标兵二枝为三屯一营镇守总兵官郭琥提督之以振武石匣二营合总督标兵二枝为密云一营练兵都督戚继光提督之各以兵备监督其遵化三屯二营仍听继光往来总理而悉受制于总督不得矛盾同异当春秋两防之时各屯要地如永平一区有警则遵化一营御之三屯出二哨应之密云出一哨应之蓟州一区有警则三屯一营御之遵化出二哨应之密云出一哨应之密云一区有警则密云一营御之三屯出二哨应之遵化出一哨应之兵皆据墙为战以拒虏不入为上功其或一面失守致虏溃入则合三营之兵并力奋击务收全捷又言蓟镇补练主兵将以罢调客兵今行之已踰十年主兵竟不能充客兵终不可罢何者任之未专而行之未实也今宜责之臣纶与继光使得专任其事勿使巡按巡关御史搀与其间俟三年补练有成然后遣官阅视补得主兵二枝即罢调客兵一枝补得主兵一万即罢调客兵五千专任既专功效自著比之频年补练迄无成绩不可同日而语矣< 硃 金 >入报可已而巡抚都御史刘应节言蓟昌十路惟永平一区最为单弱宜厚集兵力以图固守不当以其去京稍远而秦越视之以臣愚计宜于振武营改设副总兵一员驻劄密云统领总督标下各营兵马建昌营改设副总兵一员就彼住劄统领镇巡标下各营兵马以听总理者往来督率训练庶声势相联而于体统亦无所紊

上曰练兵乃御虏要务督抚官宜协力干理以副朝廷委任是所言分营训练与谭纶原议不同未见有同心为国之义秋防□近其□会议详确并议处旧额兵马以闻

○七月己酉

上谕辅臣曰秋防届期不知各边已有备否去岁失事边臣朕从宽宥今内外官尚多虚言误事者卿等宜示兵部申饬谭纶等今后务期实心共济不得仍蹈前非纵虏深

入违者朕处以法不贷

○九月甲戌

上以秋防将竣恐各边督抚镇巡等官忘备玩寇命兵部移文申饬之

○隆庆三年六月乙未兵部尚书霍冀奏御戎之道守备为先去年各边防秋无警迹者又闻掩答西抢回夷其在中国似可晏然无虞矣乃臣犹有虑者臣伏睹凡边事势辽镇虽常逐虏而河西之寇频闻蓟镇固称设险而补练之兵未足昌平则禁山之后可虑保定则三关之口宜防宣府近有车夷之抢不能无向导之忧大同久失大边之险难保无剥肤之害山西土多脆弱延绥久苦征调宁夏三面受敌无一可拒之塞固原一望沙漠尤多易犯之区至于甘肃僻在西陲素称无备即今各酋或住营庄凉山后或聚收西海水头抢番夷者得志则乘胜而谋我不得志则乘机而噬我我之为谋少疎则安枕未有日也惟

圣明笃戒边臣勿令弛备

上曰然各边近虽少警未可恃以为安其亟行诸镇总督镇巡等官严加堤备比年所议战守事宜务实修举毋事虚文

○隆庆四年正月甲申兵科都给事中张鹵疏论总督陈其学巡抚王遴不职状因言宣大总督原驻阳和居两镇适中之地便于经略已而移驻怀来专备南山夫虏不能越上谷以伺南山则南山不宜株守明矣请如故事令总督驻阳和仍严核蓟镇练兵实效及入卫兵减撤之数而戒诸将官各戮力任事无饰虚言兵部覆议得旨令其学回籍听用遴策励供职今后总督每遇春秋两防照旧驻劄阳和有警相机调度余俱如拟

○三月壬午兵部覆都给事中温纯言顷闻宣大屡有虏报而今督抚将领诸臣在陈其学则当回籍在方逢时则当新任在王遴则当内转在马芳赵苛则始更置继总督者王崇古尚候代于狭右继巡抚者孟重始闻命于洛中尚书郭乾方自留都行取未至事势可虞请各加申饬

上曰边报屡至防守宜严其亟行各该督抚等官用心防御新升者趣令赴任毋致稽延误事

○隆庆五年八月乙卯敕谕诸边镇督抚等官王崇古等曰朕受

天明命君主万方内夏外夷无不欲其得所昨岁北虏款关求贡议者纷纷可否互异朕方欲广并包之仁故不责既往纳其贡献授官职许为外臣然夷狄之性叛服不常制御之方自治为要近该辅臣建议请降敕谕申饬各镇文武诸臣及时整理边务诚为安攘至计兹特谕尔等除职掌所系照常修举外乘今边患稍宁严督将领诸臣将一应战守事宜着实整理撙节费用务有赢余修筑险隘务堪保障训练兵马务皆精壮修整器械务皆犀利召种屯田务广储积清理盐法务使疏通收买胡马务求实用招徕党务令解散其事有不便应合改弦易辙者亦要明白具奏请旨定夺毋得拘泥陈说因循自误以后每年听行边大臣查核纪验果能事事整饬著有实绩比照擒斩事例重加

升赏如踵袭故套推诿误事即照失机从重拟罪尔为总督重臣通贡二事既已屡效忠谋尤湏慎终如始广集众思悉心区画毋以目前无事而遂忘戒备之心毋以一时权宜而遂为经久之计务俾边政修举日胜一日御虏之算万全无遗斯副朕委托之重高爵懋赏朕不尔吝或如怠玩废弛以致僨事责有所归尔其慎之慎之

怀远人

○隆庆元年十一月丙寅朝鲜国权国事李昫遣陪臣沈铨入谢表贡马匹方物因归我被倭掠去人民陈满等二十余人

上曰李昫署国之初即效忠顺 赐敕谕以旌之仍赐白金百两锦绮四疋纁币十二表里其获功人等赏金帛有差

○隆庆二年八月辛卯兵部议覆宣大山西督抚陈其学等奏请优录降人白春魏良相田汝光田淮王现等并议招降赏格凡被虏人能斩献大酋首如掩答者能率男妇五百名口三百名口来归者悉如会题例升赏外其五百名口者仍赏银一百两三百名口者仍赏银七十两若有率一百名口以上者授以正千户仍赏银五十两一百五十名口以上者授以副千户仍赏银四十两一百名口以上者授以实授百户仍赏银三十两五六十名以上者授以所镇抚仍赏银二十两二三十名以上者授以冠带总旗仍赏银十两俱世袭十名以上者分别赏赉俱以过边实数为则若能斩获逆叛如赵全周元首级来献者即授以都指挥僉事赏银一千两成能杀害不及斩首自身投降来报者巡按御史核实如前例升赏其已归降又能招诱降者亦如升赏逆酋自能悔罪来降通宥其罪仍授以指挥僉事赏银五百两再能率众二三百名以上者授以指挥同知赏银一千两仍升见任将官管军管事各该承委招降墩哨人役果能率众一起五十名口以上者授以所镇抚二百名口以上者授以实授百户俱世袭 役伴送降人至者每名赏银五钱降人不问男女老幼督抚行各原籍动支官银分别查给为宁家之资仍复其身

上命如议行其归正人果有智勇谄虏情者令督抚官一体任用宣布朝廷恩信以广招徕

○隆庆三年十二月辛酉琉球国中山王尚元遣其臣守备由必都等归我被虏人口守臣以闻

上嘉尚元屡效忠诚赏银五十两彩段四表里仍赐敕奖励由必都等各给银币有差

○隆庆四年十月癸卯虏酋俺答孙把汉那士率其属阿力哥等十人来降总督王崇古受令散处镇城会俺答攻略西番闻变亟引还约诸部兵入犯崇古檄各镇巡严兵御之乃上言今

圣武布昭黠虏效顺殆天意非人力也顾其事系国体不细臣熟计之有三策焉把汉脱身来归非拥众内附之比宜给宅授官厚赐衣食以悦其心禁绝交通以防其许多方试之以察其志岁月既久果无异心徐为录用使俺答勒兵临境则当谕以恩信许其

生还因与为市今生缚板升诸逆赵全等致之麾下仍归我被虏士女然后优赏把汉而善遣之此一策也如其恃顽强索不可理谕则严兵固守随机拒战且示以必杀制其死命则其气易沮必不敢大肆狂逞而吾计可行又一策也其或弃把汉不顾吾厚以恩义结之其部下有相继来降者辄收牧各边令把汉统领略如汉人置属国居乌桓之制俟俺答既□黄台吉兼有其众则令把汉还本土收其余众自为一部以与黄台吉抗而我按兵助之使把汉怀德黄台吉畏威吾边人因得休息又一策也臣日夜度虏之状不出此三端而吾应之之术宜亦无踰此者惟

陛下集诸臣裁定可否得旨夷酋款塞事情兵部议处详确以闻时巡按御史饶仁侃武尚贤等各言虏情叵测请多方抚处申严战守之备疏并下部议于是兵部覆言把汉以愤激来归心志未定其后来降人情状难测如收牧塞上则狼子野心终非可驯之物封疆近 或生意外之虞非完计也且俺答兵已临境合则屯驻□降散则分攻肆掠势所必至宜饬崇古详加译审别无诈谖则给之冠服以系其心其余相机审处宜悉如崇古议

上曰虏首慕义来降宜加优抚其以把汉那吉为指挥使阿力哥为正千户各赏大红纁丝衣一袭该镇官加意□□朕旨别用其制虏机宜令崇古等悉如原奏尽心□□务求至当

○十一月丁丑虏酋俺答闻朝廷索叛人赵全等许归把汉那吉乃令黄台吉罢兵遣使来谢因乞封号及黄台吉官爵求输马与中国铁锅布帛互市于是总督王崇古上疏曰俺答雄据漠北保我叛人掠彼番部兵众十余万矣东结朵颜三卫为向导西挟吉囊子孙为羽翼常首祸谋今把汉那吉激小忿而来降黄台吉谋力向而见挫老酋悔过投诚纳款此天时也臣闻国初时尝封虏为忠顺王近事则西番诸国亦各有封请得许俺答比诸国为外藩定其岁贡之额示以赏赉之等长率众酋以昭

圣朝一统之盛官黄台吉以结其父子祖孙之心归我叛人剪其羽翼亦中国之利也今虏中布帛锅釜皆仰□国每入寇则寸铁尺布皆其所取通贡之后不可复得将不无鼠窃之忧若许通市则和好可久而华夷□□他边如辽东开原建昌肃州西番诸夷皆有市乞仿其制刻日平价申禁防奸以和其交事宜无不就者惟

上亟赐裁决以安强场兵部覆议请俟虏众远遁执献板升诸逆则遣归把汉以结其心其封锡天典俟彼称臣稽首然后更议

上曰虏酋既输诚哀恳且愿执叛来献具见恭顺其赏把汉那吉彩段四表里布百疋遣之归封贡事令总督镇巡官详议覆奏

○隆庆五年三月己巳

上御文华殿日讲毕大学士李春芳等面奏北虏封贡事宜具言外示羁縻内修守备之意

上曰卿等既议允当其即行之于是廷臣知事由

宸断异议稍息矣

○己丑封虜酋俺答为顺义王赏大红五彩纁丝蟒衣一袭彩段八表里赐之敕曰朕惟天地以好生之德自古圣帝明王代天理物莫不上体天心下从民欲包含遍覆视华夷为一家恒欲其并生并育于宇内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君主万方

成祖文皇帝顺天继统镇抚九围薄海内外莫不臣服迨朕缙承丕绪于兹五年钦天宪

祖爱养生灵胡越一体并包兼育顷因尔孙来归特命边臣护视给其服食厚加拊纳以礼遣还尔感朕恩显称臣内属岁岁入贡永为荒服俘献判贼以表悃诚边臣为奏恳款再三朕念比番朝贡代固有之在我国家亦惟常典尔能慕华内附请命恭虔可谓深识天道者矣朕实嘉悦特允所请封尔为顺义王尔弟尔子及诸部落头目俱授以都督等官俾尔世居本土逐草射猎各安生业同乐太平朕代

天覆帡万国无分彼此照临所及悉我黎元仁恩惟均无或尔遗尔尚仰遵天道坚守臣节约束尔众永笃恭顺使老者得安幼者得长保境息民世世安乐朕国家膺万年之天运尔子孙亦保万年之福泽岂不永有美利哉倘尔部众或背初心扰我边境是乃自乖大义轻口盟言

天地鬼神实共鉴临非尔之福尔其体悉朕意尚钦承之

弭盗

○隆庆二年十月庚辰广贼曾一本等驾船二百余艘突至南澳窥福建玄钟界抚按涂泽民王宗载疏请大征

上命两省督抚镇巡官竭力夹剿务期荡灭不得推诿以致滋蔓

○隆庆六年六月丁亥以盗劫安义县库夺江西布政使司左参政方良曙俸一级黜安义县知县曾知经为民始定捕盗条格各州县掌印巡捕官有盗至十人者降一级二十人者降二级三十人以上者罢官各兵备及该道官所属盗起至五十人者降一级七十人者降二级百人以上者罢官抚按隐匿不行参奏者听部院科道官参奏重治若地方有盗即报上官亟行擒灭上官即拨兵马就便捕灭者免究仍录叙其捕盗之功量多寡为升赏著为令

除逆

○隆庆四年十二月丁酉虜执我叛人赵全李自馨王廷辅赵龙张彦文刘天麒马西川吕西川吕小老等来献初赵全与丘富从山西妖人吕明镇习白莲教事觉明镇伏诛丘富叛降虜全惧乃及弟龙王廷辅李自馨从富降俺答驻边外古丰州地名曰板升俺答授全等皆为酋长丘富死全等益用事岁岁引虜入犯边境苦之已而试百户张彦文游击家人刘天麒明镇子吕西川及边民马西川吕小老等先后降虜与全等皆居板升全等因尊俺答为帝治城郭宫殿期日升栋会大风殿栋落压杀数人俺答惧不敢复

居而全等亦各建堡治第拟于王者署其门曰开化府有蟾宫凤阁之号俺答益贵近之隆庆初汾石之祸实全等本谋也时边事日棘中外籍籍以板升为忧募有能得全等者拜都指挥赏银千两久之不能得及是以把汉那吉故虜乃诱执全等至云石堡待命总督王崇古已得请遂受其□□使送归那吉那吉恋恋不欲行崇古阮谕朝廷恩意许奉表通贡不绝及宴赉甚厚那吉感恩誓不敢贰中国携其妻以归留阿力哥及俺答使二人为质至是以状闻其卸言全等凶悖为中国患数十年一旦骈首就缚殆天心助顺

圣德播远之效也宜祭告

郊社

宗庙以昭武功

上曰叛逆元凶频年糾虜入犯荼毒生灵罪恶滔天仰赖

上穹锡治

宗社垂庥虜酋效顺执缚来献足神人之愤朕心嘉悦宜奏告

郊

庙献俘正法内外有功诸臣宜加恩赉者以例闻

○隆庆五年九月庚辰磔广西逆贼章银豹并斩其孙章扶獐于市仍传首夷方银豹广西古田獐民其父朝威自弘治间与其伯朝猛占据县治拒杀副总兵马俊参议马鉉正德间银豹常随朝威攻陷洛容县朝威诛死银豹乃挟其五子四出虜掠屡败官兵隆庆元年五月银豹兄银站恐为已累密送款巡抚殷正茂执银豹以闻传诣京师

上以律吏案银豹谋反律与扶獐俱伏诛其家属党族下抚臣论罪如律

大明穆宗庄皇帝宝训卷之二终